

茅盾著 第二階段的故事

51
M6
I2
33

MG

1246.57

331

文 學 新 刊

第 一 階 段 的 事 故

茅 盾 著

聯 益 出 版 社 印 行



3 2168 1280 4

印 翻 准 不 ★ 權 作 著 有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一 月 滬 一 版

★ 文 學 新 刊 ★

第 一 階 段 的 故 事

著 作 者 茅 盾

發 行 者 聯 益 出 版 社

重 慶 臨 江 路 順 城 街

印 刷 者 聯 益 出 版 社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定 價 每 冊 國 幣 元 整

外 埠 酌 加 郵 費

目次

一之一	上海市中心區之一夕	一
一之二	民族工業家何耀先	二〇
一之三	什麼都沾染了些寒熱病	三四
一之四	和戰皆主派	五三
一之五	與打擊者	六八
二之一	大時代降臨了	九四
二之二	怒吼罷！大上海	一一三
二之三	生活關係在變化	一三八
二之四	工作無門	一六五
二之五	兩條戰線的鬥爭	一九九

三之一	淪陷的前夜·····	二二九
三之二	獻給你光榮的市花·····	二五三
後記	·····	二六四

一之一 上海市中心區之一夕

七月初的天氣簡直迷人，梅雨季剛剛過去，溽暑尚未到來；早晚都有溫和的東南風，初試夏季新裝的年青男女迎着風走，淺色的綢衫就同打了氣似的，飽滿中有柔軟之感，頗有點飄飄然。

人們的手采也好像格外耐看；梅雨季帶給他們那種昏昏欲睡的倦感是沒有了，可又跟初春時節那種肩字間飽孕着春之夢幻，很不相同——如果勉強用兩個字來形容，這是「澄澈」。這是剛從潮濕陰霾中透過一口氣來，而又意識到炎炎的酷日不久即將來臨，心氣甯靜，聚精會神的那一種狀態。

這幾天，報紙上也接連登着許多叫人心胸開朗的消息。國共合作，說是已在具體化了；規模宏大的「廬山談話會」正待開幕；全國縣長、中學校長，也都往這暑期政治中心的廬山準備受訓；——「今年廬山旅館，家家客滿。」新聞記者專電中用這樣的字句描寫這避暑勝地的空前的熱鬧。

但是上海市却另有它自己的一番熱鬧。市政府十週紀念慶祝典禮也正在這幾天內舉行。這是大規模的慶祝，一連十天。報紙上早已登着這十天的慶祝節目；全上海的遊藝界總動員了，白天的節目全是他們的精采。

晚上是「燄火」——「奇偉壯麗」的「燄火」(報紙上這麼讚歎)在上海也是空前的。

市中心區的形勢，就好像車輪的軸心。傘骨似的向四面伸張的馬路條條湊集在市府大廈周圍，條條馬路，上從早晨到半夜都奔騰着各式各樣的車輪，吐出了又吞進了來觀光的各色人等。

條條馬路上隔這麼半里路就有一座臨時的綵牌樓，竊奇門巧，絞盡了工藝美術家的腦汁，這都是上海的一些工商集團或是大廠家大公司對於市政府十週紀念的慶賀——自然帶便也給自己來一次宣傳。

到晚上，裝飾在市政府大廈以及其他公家建築的千萬盞電燈，還有條條馬路上許多綵牌樓上的電燈，齊放光明，把市中心區的上空烘映成一片紅霞，遠遠地也望得見。

從博物館到運動場那條馬路的兩旁，賣飲食的臨時蘆蓆棚，大大小小，一個挨一個的響着鍋杓的聲音，散放出魚肉的香味。裝飽了肚子的人們抹着嘴，一隊一隊地往運動場去。「奇偉壯麗」的燄火就是在這裏的田徑場上放演的。像城牆一般雄偉的田徑場看台頂上，這時已經黑壓壓地站滿了人了。

然而從各馬路上還是不斷地有車子馳來。

一輛裝貨用的卡車蹣跚地馳近博物館門口，便被雄糾糾的臨時崗警喝住了。車裏擠滿的，男女老小全有，大部分像工人，却也夾着幾個穿長衫的。他們中間幾個性急的青年人等不及搭跳板就撲撲地跳了下來，呼朋引友地直奔那個蘆蓆棚的買票處。老太婆戰戰兢兢地從車尾的跳板走下地來，瞇着舌頭，瞷着那四周大建築

上的無數電燈。小孩子們則將那車尾的跳板當作滑梯（這「滑梯」的高端離地總有四尺多）騎馬式地坐着滑了下來，乘大人們一個眼錯就又溜上去再滑一次。

一位穿長衫的，像是個紙烟店的老板，撩起了長衫的下擺，慢慢地從跳板上走下來，一面自言自語地說：「說是慶祝會，放焰火，爲什麼又要賣錢呢？」

「不賣錢也許不行罷，聽說燄火是定製的，貴得很。」一個小商人模樣的，一邊走，一邊回答：「就是賣錢，也要虧本。一夜的燄火，要虧五六千塊錢的本呢。」

「哦！像是烟紙店老板的那位，嚟裏應着，脚下早已加緊，也直奔那賣票處去了。」

體育館一帶像是開了車輻展覽會，綠色油漆的公共汽車，轆場汽車，流線型的雲飛新車，獵狗似的運貨大卡車——全是放空了人後，從體育館前面慢慢地駛過。這是指定的回頭車的路線。轆場汽車和運貨用的大卡車像逃學的孩子似的，死賴着不肯走快，車夫們站在踏脚板上嘈雜地嚷着，打算招攬幾個回頭主顧。但是並沒有結果。燄火還沒放呢，只有來的人，那有就回去之理？捨不得二毛錢（這是最低一級的票價）的人們也老是在運動場的四周，翹起着頭，不怕頸骨酸疼；他們唯一的希望是，燄火或者會放到半天空。

有兩個工人模樣的小夥子在那里爭論：

「你敢賭一個東道麼？我說，一定不會放到半天空。」

「好，賭東就賭東。我見過燄火是吊在高高的木架子上放的，——那不是放到半天空是什麼？」

「可是也有在平地上放的。他們要賣門票，他們放的。一定是平地上那一種。」

「那個麼？那個是東洋燄火。可是報上登的新聞，不是說得明明白白，特請廣東巧手製造的麼？那是國貨。國貨不是平地上放的。」

「不用多爭，賭一個東道就是了。只怕你不敢賭。」

「爲什麼不敢呢，爲什麼不敢呢！」這位「國貨主義者」嘴裏很硬，兩腳却已朝運動場的大門走去，希望從大門口窺探一下，到底田徑場中有沒有高聳半空的木架子。

運動場大門那邊，另有一番情景。這裏嗚嗚地叫的，幾乎全是漂亮的自備汽車，草地上黑甲虫似的已經停了不少，穿號衣的或不穿號衣的車夫橫倒在坐位上打盹。

又有幾輛飛也似的來了，一齊在門口停住。只穿一件輕羅旗袍，光着兩臂，而手裏却挾着夾呢大衣的摩登女郎們，在青年男子的前擁後護中，款款地走着，時時扭着頭，嬌笑一兩聲。

這一羣高貴的先生和女士們，目的並不是來看燄火，却也不是太有閑，來借此解悶。他們每天排定了課程似的要周遊幾家有名的電影院，跳舞場，要到麥瑞去吃午飯，沙利文去用「午後茶」，也要到蜀臍之類忽然膾炙人口的餐館去吃夜飯，——並且也還要上回力球場，或者開個房間，打幾圈「小馬將」，他們實在是忙得很，

然而他們偏偏又要在那「忙中偷閒」，每逢有什麼哄動上海市的事情，例如中古物要到倫敦去展覽先在上海「預展」，或者大世界新到了一頭大鯨魚，乃至某遊戲場有印度人會使螞蟻做戲——總之，不論事情的大小，只要是上海報紙上登了誇張的驚人的廣告的，他們總得去「巡禮」一次。因為他們是標準的有閒的上海人，而標準的有閒的上海人則以沒有看到哄動上海市的每一事件引以為奇恥的，他們到市中心來，並不因為這裏正在舉行市政府十週紀念的大慶祝，而是因為這慶祝典禮已經哄動了整個上海市。

這一羣中間，就有胖得出奇然而又最諱言胖的潘太太和她的女兒雪莉。人家說潘太太的發胖是逐漸的，所以她自己不覺得，但也因為她自己不覺得，所以人家向她說一句「啊！潘太太，你越來越發福了」，她總認為是故意的打趣。可是有一件事却連潘太太自己也承認了，就是她的自備汽車的車門已經嫌太狹。每次上車，總得由她的貼身女僕阿金後面用力推一下，這才把一個高貴的潘太太塞進車裏去了。

現在，潘太太混在大隊的高貴的人們中間，開始爬那水泥的階級，要到地位最好的特別座去。雪莉和阿金像拉練一般拉着她。小汽車夫黃毛跟在後邊。

「這麼大的房子，」潘太太氣咻咻地說，「怎麼——連電梯也不裝一架……」

「媽，這是運動場呢！」雪莉勉強忍住了笑。

可是潘太太生氣來了：「運動場！誰不知道！他們叫人爬水門汀扶梯，也算運動麼？再說，也該替來看運動

的人蓄想着想。」

雪莉沒有話回答，——不，一串放縱的笑已經擠住了他的喉嚨，她要說話也不可能了。她就是這麼愛笑。

人一笑，手就沒有力，這時潘太太正跨上一級，那邊阿金正正在用力捧，却不妨雪莉這邊忘了工，於是整個的潘太太便失了平衡，像泰山一般直向雪莉身上壓過來了。幸而小汽車夫黃毫眼明手快，搶前一步，把這危險救過。

好容易將潘太太掙弄到了特別座位時，這位太太已經不大有精神說話；像一團肉山似的堆在藤椅上，她只是瞪着眼喘氣。她的臉色並不和平，然而她心裏決不抱怨誰個，因為假如不來這一趟，那她就不成其為時髦的上海有錢人了。

特別座已經滿座的了，脂粉香隨着人們的移動而飄盪。兩女一男的一小隊忽然擠到潘太太她們的面前站住；女的中間，一位鵝蛋臉，水蛇腰，約莫四十來歲的少奶奶，笑着叫道：「啊，到底是潘太太麼，我遠遠看來，就猜到除了潘太太不會是別人啊！」

潘太太兩手撐在藤椅的靠手上，似乎想站起來，但是藤椅和她的肉體好像已經連成一片，而且她又要忙着應酬那位女客，顧着嘴里，她的兩只手更加不得勁了。她這種要站起來的姿勢一直延續到一套寒喧完畢。

「真想不到，何少奶奶，會在這里碰到了，真是一個好天，風不大不小，夠涼快。——哎，這藤椅怎麼的咬衣

服？」

「不要客氣。」何少奶奶很溫柔地按住了潘太太的肩膀，「請坐罷。我們來了有一刻鐘了，真熱鬧。雪莉小姐，多謝你，我不要坐，站着說話兒倒爽快些。」

雪莉一邊讓坐，一邊早已擠上一步，拉着何少奶奶同來的那位女郎，吃吃地笑着，問長問短，很親熱。這位女郎便是何少奶奶的女兒何家琪，不過十八九歲，身材却比她母親還要高些。那男的，大約有二十歲了，是何小姐的哥哥，喚做家祥，此時被阻在最外層，寂寞的微笑着。

何家兄妹向潘太太問了好，依着不可缺少的禮貌恭恭敬敬的對答了幾句，便和雪莉小姐一面談着，一面慢慢地走，到了靠近司令台的一端。在這里，他們三個都站住了，望着田徑場中，談話也暫時中止。

這時候，田徑場中靜悄悄地只有十來個憲兵佈成稀朗的崗位。場裏沿着跑道那些燈柱，明晃晃地照出了正對司令台的地上有兩座牌樓式的東西，好像都是木條作骨，彩繪的布作面；前面的一座大些，開着三重穹門，後面一座小些，遠看去倒像一排樓房。最前，離那大的牌樓有十多步，又是一座小小的寶塔，那樣的東西。左邊，有兩條假裝的軍艦，和兩座菱形的炮車。右邊，又有牌坊式的棚架三四道，有獨立的，也有聯在一起的，像曲折的屏風。

何家祥指着場中說道：「這些，就是今夜放的燄火。那邊的假裝炮車，就是當作坦克的。」

「哦！怪道爸爸說，今夜的燄火有海陸軍大戰，原來有兵艦，也有坦克。」雪莉小姐看着家祥嬌媚地笑着說，「要不是說得新奇，媽媽也不一定來。」

「可是老伯呢，爲什麼不一回來？」何小姐問。

「爸爸本來也要來看着的，忽然他那信託公司裏來了電話，要開什麼緊急會，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聽說，好像是北平又出了亂子。」

「對呀，日本人又在北方搗蛋了。」家祥接口說，「可不是在北平，是在什麼蘆溝橋，宛平城。」

「晚報上也已經有了消息了。」何小姐說。

「不錯，我記起來了，是宛平。我還聽得爸爸自言自語地：宛平，宛平，不知在那一個角落里，無名小縣，讓人家一步不就完了事麼？祥哥，是不是日本人又來硬要這個小縣城？」

「恐怕事情沒有這麼簡單罷。」何家祥沉吟地說，眼望着天空。「光景宛平這縣城，雖然不怎樣出名，却是『重要的所在。』」

「年年是這個時候，日本人總要生出些新花樣來。去年不是也很緊張，住在北四川路的人都搬家麼？」雪莉曼聲說，不轉睛地瞅住了何家祥的臉。可是家祥的頭慢慢低下去了。

何家琪小姐在一邊抿着嘴笑，她知道雪莉小姐一向是注意他的哥哥的。但今夜的雪莉小姐確也有二點

魅人的風采，她那輕紗的新裝，她那迎風而立，柳腰半折的姿態，可又有那遠遠的淡淡的燈光，都把燦爛托成異常楚楚有綉，而且瀟灑恬靜起來了。

但這時候，滿場的燈光忽然暗下去了。何家祥彷彿是嘆了一口氣說道：「老罷，燄火就要放了。」

他們回到原地方，看見潘太太的胖腦袋斜擱在藤椅的靠背圈上，光景是睡着了，何少奶奶坐在右首的一張藤椅裏，却扭着身子，和後面的一個人正在談話。雪莉快步走到潘太太跟前，叫道：「媽呀，日本兵打什麼蘆溝橋了！我們的軍隊已經開火了！」

潘太太猛然把懸空的兩腳一縮，但他的胖腦袋却往上一聳，睜開了眼，隨即又抬起右手掩住兩只眼揉了下，喃喃地說：「什麼開壺那裏來的開壺？——哎，我剛剛弄成一付清一色，你大驚小怪的……」

可是這當兒司令台上那一班軍樂隊像突然到翻了缸盪店似的奏起什麼進行曲來了，潘太太的聲音便被那狂風驟雨般的金鼓聲所淹沒，同時運動場四周的看台上也騰起了雷鳴似的鼓聲。

「何少爺，何小姐，就在這裏坐罷。這里有三個坐位。」

何少奶奶背後那個人——就是阿金，大聲叫着。

這時，滿場的電燈全都熄滅，只有司令台軍樂隊中間那幾枝小小的綠罩反光燈把一圈圈的圓光射在樂譜架上。

田徑場中間，遠遠地，似乎在緊靠着對面的那座看台的地方，噓噓噓地一連擲出十幾條流星來，金蛇似的滿天飛舞，看看好像要碰着天空的幾點明星了，忽然拍拍地爆響起來，金蛇沒有了，却迸出紅的紫的藍的小火球，在空中略一停留，便又很快地墜下來消滅了。

有兩支流星放偏了一些，刷的叫着，直竄到特別座的上空，拍拍地爆出了黃色的和淺紫色的四個火球來，飛速地下降，似乎準要掉在那羣高貴的人們的頭上。潘太太嚇得已經叫起來了，但是一眨眼，那幾個火球早就越過她的頭頂，不知道落到那裏去了。

「不相干的，潘太太，」何少奶奶側過頭去說，「你看去是那麼近，實在遠得很呀！」

軍樂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只聽得噓噓地刷刷地無數的流星劃破了空氣的聲音，像有千百條金蛇競賽似的鑽上天空。人們屏住了氣，仰臉看着。於是拍拍地連續的爆響，各種彩色的火球取了各種不同的角度和各種不同的快慢，續續紛紛地下降，中間也還夾着放得略後一些的流星們的橫過長空的金光。

最後的幾個彩色火球也消滅了，滿場烏黑了，滿場蕭靜了，似乎滿場幾千的觀眾這時還屏住了呼吸。和雪莉坐在一處的何家琪小姐好像鬆了一口氣似的輕聲說：「也不過是平平常常的流星，可是同時放多了，又在這樣空曠的地方，所以看去特別好。」

「你敢拿在手裏放麼？」雪莉低聲笑着說，「我放過點那藥線的時候，真有點胆怯，可是噓的一聲從你手

上飛出去的時候，也真有趣，一點兒危險也沒有。」

「可是剛才他們放的，大概是特製的大號，」在雪莉右側的何家祥也接口說了。「我彷彿看見是裝在特別的木架子上放的。」

雪莉吃吃地笑着。星光下隱約可見她斜側着身體，微彎着頭，一對發光的眼睛朝何家祥臉上儘瞧。

這時西面的看台上也隱隱騰出人聲來了，稀稀落落的催促的掌聲也聽得見了；但沒有等這掌聲成爲一片的時候，場中忽然來了砰的一聲，好像槍響，接着就看見正中前面第一座牌樓像從黑暗裏跳出來似的，明耀耀地站在那里；接着是三個大穹門上邊一字兒擺開，亮出五光燦爛的一排燈來，接着又是無數的五彩的火花，的綵絡從牌樓的每一根耀眼的橫線上掛下來，這無數的綵絡像五彩的雨絲，再再地紛紛地，愈來愈多，愈加光耀奪目；接着是穹門上邊那一排燈忽然暗了一下，但隨即是一陣輕微的剝剝的爆聲，那一排燈的地位就變成了一行大字，「上海市政府十週紀念」，一個個字都放射出刺目的強光。

軍樂又奏起來了，但是軍樂的聲音似乎被那一座光燄四射五彩繽紛的牌樓所蓋倒，人們只覺得那些，跳舞着的美麗的火花自有牠們的騰騰地——中間也還夾着必剝剝細響的火之音樂。

牌樓上無數的五彩綵絡漸漸落完了，那一行字也漸漸暗下去了，只是那牌樓的輪廓還是明晃晃地站着。人們下意識地揉着眼睛，場中忽然又有連續的砰砰的聲音來了。從牌樓邊伸出一條火花的帶子，很快地甩到

後面那一排樓房似的東西上，又很快的繞着走了一個圈子，立刻萬點金星同時放光，金星中又夾着無數五彩的火珠，火球，和火的花朵，燦爛輝煌，把人們的眼都看花了，但終於定形——是一座寶光噴溢的宮殿型的大建築。

「呀，這不是市政府大廈麼，真好！」

那邊潘太太高聲說。

嘖嘖地讚嘆的聲音從特別座的各處起來了，隱隱還夾着青年女子的清脆的嬌笑。然而連珠砲似的響聲又在場中起來了，這一次却像萬馬奔騰那麼樣，「市政府大廈」右側那三四道曲折的屏風似的牌坊驟然一齊放光，像瀑布一樣的彩色的光帶從每個「屏風」上急雨似的往下瀉，配合了正中的金碧耀眼的「市府大廈」，把黑濛濛的運動場映照成霞光瑞氣，儀態萬方。

然而連珠砲似的聲音又緊接着來了，似乎已被大家遺忘了的正中最前面那座寶塔形的高台，此時突然拔地而起，一色銀白的火花，頂上巍然一人像，——是伸着手作指引姿態的孫中山先生造像！

軍樂聲盡倒了一切似的廣播在全場。鼓掌聲像雷動。高台上的孫中山先生在火樹銀花中照耀得鬚眉畢露，神采飛揚。

但是，隔着一個直徑五六百碼的田徑場，和這特別座遙遙相對的那一排普通看台——也就是末等座位

的觀衆們，却茫然不解爲什麼忽然要鼓掌。他們什麼也沒有看到。因爲「市府大廈」擋住了一切，並且因爲「市府大廈」的後壁是一層頗厚的洋布，末等座的觀衆們只能從那厚布的被映得五彩斑斕而猜想到那邊一定有很好的燄火，可是始終看不到那好燄火是什麼。

末等座中有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人對他的朋友發牢騷說：「真太冤了！只看見這大塊的白布上紅一陣，綠一陣，只聽到對面高興得大拍其掌。究竟這一排樓房似的東西代表了什麼也還是沒有弄明白！」

「啊哈！你不要不知足哪！」那朋友回答。「你只化了二毛錢。人家是一塊和一塊五呀！」

「然而，仲文，如果不遮上這麼一塊白布，讓我們也看見一點。未必就損害了一塊五的人們罷，——他們一樣也看個痛快。」

被喚做仲文的那人把濃眉毛一聳，冷冷地回答道：「這是你只花了二毛錢的人的哲學。人家規定門票價格的，却另有一種哲學。他們比你更實際，他們可以這麼回答你：要是大家一樣看，化一塊五的豈不是太受了委曲麼？他們覺得惟有加上這麼一塊白布，才是最公平的辦法。」

「那麼，只看了一陣子流星，就值兩毛錢麼？」學生模樣的青年大大不服起來了。

「不要忙，回頭那邊兩條軍纜和兩架戰車放起來的時候，你就可以一樣看個痛快了。」仲文微笑着用手朝那邊指了一下。「況且，——呵，這不是又在放流星了麼！」

這時當真有些流星竄上天空去了。軍樂聲早已停止，所謂「市府大廈」之類也早已放盡光明，田徑場上又是黑森森一片。但是不知道是風向變了呢，還是放的人不經心，這回的流星却個個不走正路，個個像是瞄準了末等座射擊來似的，噍噍地從頭上掠過，便飛到後邊去了，累得末等座的觀眾只管扭着頸子，怪不舒服。

學生模樣的青年賭氣不看，低頭沉思。他是F大學的二年生，本該去受集中軍訓，但在入營的前幾天，忽然病了，所以現在還得逍遙於「訓外」。他叫做張福田，家裏是小地主，但是自從半年以前和家庭有點誤會，至今關係若斷若續，影響到他的經濟也不穩定了。這時，流星在他頭上噍噍地飛過，他的思想也像流星似的紛紛起落，忽然他抬起頭來，對仲文說：

「仲文，我想我這次是到了最後關頭了，不是我屈服，便是——」

「當然是最後關頭！」仲文也是頗有所思的樣子，眼望着遼遠的星空，「這次顯然是預定的計劃！——第二個九一八！」

「什麼……哦！你誤會了。」張福田悟了過來時，不禁苦笑着。「我是講我自己和家裏的關係呢！怎麼你扯到時局上去了。」看見仲文沒有話，他又接下去說，「不過，仲文，你不要笑我老是想着自己的家庭糾紛，我以為這次的中日糾紛大概也還是和去年一樣，轉灣抹角了個把月，就又沒事了。」

「不然！」仲文倏地轉過臉來，他那焦黃色的方臉隱隱泛起紫色來了。「今年的一般形勢和去年不同，大

大的不同，無論國內與國外！」

張福田頹然搖了搖頭，却也不再說話。

「你真是糊塗！」仲文有點生氣了。「事實擺在這里，日本人這次是預定計劃，整個計劃，盧溝橋事變是第一步！」

「可是照今天晚報的消息，似乎也不過是一種威嚇。」張福田還是堅持着他自己的見解。「況且，仲文，不說人家，單說我們政府罷，預定計劃如何，整個計劃又如何，晚報上却沒有提到呀！」

這回是仲文默然搖着頭了。張福田覺得自己是辯勝了，就又接着說：「可是，我和我的家庭，可真到了最後關頭了。昨天我父親來了信……」

「我知道了！」仲文不耐煩地打斷了張福田的話。「脫離就脫離，福田，你真是太弱！再說，整個民族的命運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階段，要是戰事一爆發，一切生活的關係，都得發生變化，你和你家庭的關係就是你想維持原狀也未必不可了，而你老是在心裏放不開，這不是無聊嗎？」

「要是當真開戰，那自然什麼都不同了。」張福田沉吟着，眼看着一個孤另另的流星從前面掠過。

仲文笑了笑，懇切地說：「你父親的最後通牒，你暫時不理好了，放出精神來工作。明天下午的時事座談會，你一定要到，你已經有二次缺席了，這使得你對於一切事情都不能有清楚的理解。你最近……」

突然四周起了一陣歡呼，把仲文的話聲淹沒了。接着是砰砰的響聲接連而來，張福田用肘彎推着仲文，笑道：「看呀開火了，軍艦出動了，哈哈，這算是主力砲擊——可惜相隔還是太遠一點。」

軍艦頭上那尊大砲正在連續發射，茶杯大小的火球射出去有五十多碼遠。兩舷的砲也在發射了，可是射的大近了，火球又太小，被滿身火花構成的艦身所遮照，幾乎不大看得明白。

一輛坦克也出動了。像一個會發燦光的巨大的甲虫，蹣跚地行進，頭上砰砰地發射出一團團的火花。這算是機關槍火了。

觀衆中間騰起了歡呼，聲聲忽起忽落，終於連成一片，將「砲聲」和「機關槍聲」蓋倒。

「這真是廉價的興奮呵！」仲文冷冷地說。

全場暫時又黑暗起來。聲聲却斷斷續續地像一長串的鞭炮放到了尾梢，總線已經鬆開，響聲也就分散。張福田忽然神經質地笑了一笑，推着仲文的肩膀說道：

「我覺得今天的烟火好像是一種預兆——我盼望這次真會打起來。哎，在——總解決中，把我個人的家庭問題也帶便解決了罷！」

聽得這麼說，仲文就繃起眉頭來了，但也不忍再用話去刺激福田，只微笑着答道：「不要說廢話。你看，第二架坦克又開火了！」

這第二架坦克比較大些，聲勢洶洶然爬着，作爲機關槍火的花炮也放射得更高更遠而且更密。

「蠢東西！爲什麼兩架坦克要分開放呢！」仲文自言自語着。這時那一條小軍艦也放了。田徑場的一角頓時又照耀得雪亮。掌聲又像急雨似的襲來。仲文長笑了一聲，霍地站起來，拉了張福田一把，叫道：

「走罷！回頭大家一擁而出，擠住了，白糟場時間。」

兩位就從水泥扶梯走出看台來。可是將要出迴廊的時候，張福田忽然跑進了那扇直通田徑場的門去。仲文搶前一步，拉住了他問道：「你又進去幹麼？」

「我要去看看，那兩排樓房模樣的東西到底是代表了什麼。」

張福田一面回答，一面反倒拉住了仲文往裏跑。這時燄火已經完畢，田徑場裏那些燈柱又已經開亮了，四面都有人向田徑場中央走去。和張福田一樣心思的人，原來也還多着。

放過了的燄火壳子，瘦骨伶仃地站在那裏，雖然精華已盡，但還依稀辨得出是「上海市政府大廈」的形勢。張福田似乎很失望，但又有點依依不捨，仰起了臉，在「市府大廈」的燄火壳子前徘徊起來。忽然他腦後嘖的一聲，同時又感到一陣火熱，他渾身一跳，急回頭看時，原來是仲文不知在那里拾得了一條沒有燃盡的燄光條，正在放着玩。

「剛才你很難識的那一片瀑布似的五彩的光波，」仲文嘻嘻笑着說，「就不過是小孩子常玩的燄光條。」

一個個接連起來罷了，你看，不是所有的烟火棚上都掛滿着這東西的殘骸麼？」

「哦，你從那裏找來的？」

「咄！」仲文把手裏的燐光條一丟，拉着張福田就走，一邊笑着說，「你今晚上真有點可笑，心神恍惚，回去罷。」

他們向司令台下那道門走去，突然間他們覺得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他們被脂粉香和高跟皮鞋所包圍了。原來特別座的高貴的一羣也正在悠悠然下來。仲文和張福田却像野人似的闖了進去。

猛地，仲文站住了。苗條中間夾一個矮胖的一小隊，正從旁邊走過，而中間唯一的一個男的，却向仲文招呼起來：

「呵，仲文，你也來了麼，坐在那裏，怎麼沒有看見你！」

仲文笑了笑，却拉過張福田來介紹道，「張福田，也是同學，你們不認識麼？」

「面熟得很，不同班，沒有招呼過，我是何家祥。」

邊走邊談，這男的一隊便和那女的一隊湊在一處了。張福田聽得一個尖俏刺耳的聲音在那裏說：「媽本來爲了海陸軍大戰來的，那裏知道軍禮上場時，她已經睡着了。瓊妹，你說今晚的燐火也還有意思罷。」

「好是好的，——不過，我每次看放燐火，總覺得有點掃興似的。一場熱鬧，一會兒就煙消雲散，那不是太沒

有回味了麼？」

這一番話的聲音是清朗圓潤的。張福田注意地看着，不知他憑什麼理由竟斷定話的主人是靠着左邊的一位，身段雖長，却並不顯得太直線似的，從頭到腳姿勢非常大方。

汽車燈的強光射在這兩小隊的身上了。張福田看見那位玉立婷婷的女郎，和另一位中年的水蛇腰的女人，同進一輛漂亮的「別克」，揮着手說「再會」的何家祥跟着上去了。

另一輛汽車旁却擁擠着男的三四個。一位矮胖的太太正在艱苦地被塞進車門去。

兩輛汽車都開走了。張福田被仲文拉了一把，這才移動了脚步，然而同時却也自覺得不好意思起來，搭訕着問道：

「仲文，那個何——何，他是幾年級？」

「哈哈，福田，」仲文忍不住笑了。「你問這幹麼？我告訴你另外一句罷：長長的那一位，是他的妹妹。」

一之二 民族工業家何耀先

何公館的客廳也算一個小小的社交的中心。平時，從晚上八點到十點，前前後後來到的客人，少說也有三四起。中間有，何少奶奶的朋友，大少爺的朋友，也有二少爺和大小姐的朋友，但很少何先生的朋友。星期日是例外。星期日是屬於何先生的。少奶奶和少爺小姐的朋友們似乎都很大知道何府這種不成文的「家法」，約好了似的都迴避着，這可就忙了何公館的電話了；何先生在客廳裏陪客人談天，老聽得後邊走道中的電話鈴不斷地令叮令地響。

這一天晚上九點多鐘，何先生回到了家，先到自己的書房裏攷了一二封無關重要的信，就靠在沙發上抽雪茄，閉着眼睛把回家以前，在銀行公會餐室裏幾個朋友所談的話，一一回憶出來，細細地咀嚼。

何先生他們在這天中午就已經得到蘆溝橋事變的消息，並且前幾天他們的北方朋友也來過信，說冀察政局的「明朗化」大概是終於不能延緩了，日本人正在用各種手段壓迫冀察當局。因此，何先生及其朋友對於突然來的蘆溝橋事件倒不驚異，他們在吃飯時間談的，主要是這幾項：冀察當局的態度怎樣？中央的方針如

何日本人會不會在別的地方——譬如上海也來製造一個事件，使「糾紛」擴大？

朋友們的看法各不相同，甚至他們所得的「消息」也頗有出入。轉運業的陸和迴鄧重地說，他從交通方面得到的消息，運兵的列車也在配備，令下即發。但是其他各位的消息却完全相反。何先生自己呢，閉頭談時，也還像有他自己的一種看法，並且可以說還有他自己對這局面的一種主張，可是後來，聽聽別人的話都像有理，他愈弄愈糊塗，同時也就愈加離開他自己原來的看法和主張了。

現在，何先生自己原來的看法和主張好像又找到了老家，一步一步地回來了。然而正在何先生細心咀嚼中的別人的看法和主張，却又像不要臉的女人似的霸佔了何先生的頭腦，拒絕那一步一步找回家來的「主婦」。

何先生朝手裏的雪茄看了好一會，下意識地輕輕地將那寸把長的煙灰彈落，就站起身來，踱出了書房，好像他的朋友趙白曉每途太太和二太太吵架的時候總以抽身走開爲自全之道。

他踱進了客廳，茫然站在窗前，望着夜空的疎星。然後覺醒了似的，發見今晚與往常不同，客廳裏沒有人。他按了電鈴。

「少奶奶他們呢？」他對進來的當差剛問出這一句，就猛然記起他在銀行公會吃夜飯的當兒，少奶奶來了電話，要自家的車子送她們到市中心去看放礮火，——於是他立即轉換語氣，「哦，看放礮火怎麼到此刻還

不見回來，大少爺也回土麼？」

「大少爺後走，是不是也到市中心，可不知道。」

「你爲什麼不問問大少爺到哪裡去？你是幹什麼的？」何先生忽然生起氣來了。好像問了這半天就因爲找不到一個人讓他罵幾句之故。

營業用沉默來回答，但同時也是抗議。

「下去！打電話到大少爺的熟朋友那邊，問一聲。」何先生下了命令，就回到他自己的書房裏去了。

他想用工作來消解心頭那一股沒來由的煩惱。

先拿出營業部上月份的報告冊來，他仔細核算那上面的數目字。這些數目字，他已經熟讀，幾乎可以背誦了，然而每次他覆核一遍，便好像有些新東西被他發現，而這些新發現的東西，總是向着同一的方向營業的天平是在往下低落，上月不如前月，本月又將不如上月。也因爲每次「覆」不出可喜的朕兆來，他好像患了多年惡疾的人，每逢心裏有點不自在，便不由自主地要用手去按摸那瘡疤。

他所經營的，是橡膠廠，有七年的歷史，也曾有過「黃金時代」。在長期的不振以後，去年夏季，似乎又頗有欣欣向榮之勢，可是本年度春季就反露出敗象，入夏以來，情形越弄越不對了。他延長了工作時間，希圖成本減輕，他也想了種種方法去尋覓新的市場，但都是無效。最後一策是限制生產，然而這等於自殺。

報紙上指出：華北的銷路已經萎縮到幾乎沒有了。

他不禁搖搖頭，嘆了一口氣，隨手將報告冊往抽斗裏一撿，便打電話給一個在報館裏的朋友，詢問「北方

的局面到底怎樣？緩和些麼？」

回答是：消息多相矛盾，局面混沌；但吉爾尙堅守宛平城與盧溝橋。外人消息，日本軍隊已向關內輸送。宋哲元仍在樂陵。

「也許不至於罷？」何先生放下了電話筒，這麼對自己說。於是突然又想起了少奶奶他們爲什麼還沒有回來，鐘上已經十點零五分。

這時候，當差進來報告有客，是何先生十年前的老同學朱懷義教授，也是常來何府走動的一人。

主客剛一見面，那位大學教授就滿臉興奮地說道：「耀先，蘆溝橋的一砲，便是東亞大戰的信號。這一次，打不成！」

「你得了確實的消息麼？」何先生慌忙問。

「自然。」朱懷義把臉一沉，立即又湊過嘴去，放低了聲音，很機密似的說：「耀先，廿九軍在北平城內備戰了，北平街道上已經在築工事。這一次再不抵抗，只有亡國一條路。」

「可是我們軍事上的準備已經充分了麼，也許這一次能夠和平了結，倒是於我們更有利罷？」何先生不

知不覺把他的一位朋友的議論借了來應用這位朋友便是今晚上何先生在銀行公會餐室裏談論時局的當兒最多發言而且使得何先生自己原來好像有在那里的看法和主張都變做了沒有的那位魔法師。

「呵！」朱懷義吃驚地把兩眼一瞪，隨即雙手作了個推的姿勢，大聲說，「關鍵就在這里呵！耀先，我們既然自己知道這一次能夠和平了結是於我們有利的，那麼日本人豈有不知之理，他們既然也知道得明明白白，怎麼肯讓我們和平了結，所以我說這一次，不打不成！」

「嗯，你這話就是日本人哪一面的，居心而論，但是我們政府的應付，却須按照自己的利益去定方針。和平既於自己有利，就應當用種種努力去奪取和平。」何先生把他那位朋友的意見完完全全拿過來作爲自己的意見了。

「辦不到的。」朱懷義拉長了諷門說，同時慢慢地搖了兩下頭，接着又換了鄭重的口氣，「我知道政府已經下了決心，打！」

「你得了確實的消息麼？」何先生又慌忙問。

「這不必聽消息，只看形勢就得了，廿九軍抱定主意要抵抗，難道中央政府袖手旁觀不成？」

「哦，懷義，你老是推論，然而事實總是事實，不會被你一推就變了樣子，你說廿九軍抱定主意要抵抗，可是我得的消息並不如此，廿九軍中議論紛紛，猶豫得很。」

「猶豫不定的，只是上級幹部少數幾個人。」朱懷義斷然說，「下級幹部是堅決的守，宛平城的古圍長就是一例。下級幹部會推動上層。」

「哈，這又是推論了！」何先生笑了笑，雙手一攤，意思是要換個題目來談談了。但是朱懷義不肯，他滔滔地辯論著，臉上興奮得通紅。

何先生很曉得這位老朋友的脾氣，便由他發議論，只在不要緊的地方「哼」了幾聲。

何先生頗有耐心，何況面前的又是老朋友，只好格外容忍。但是朱懷義的「推論」却一推二推漸漸推到「事實」上來了，他十二分鄭重地說：

「耀先，你有了準備沒有？要是戰端一開，你的廠裏的工作一定得加緊。膠底鞋的需要一定大大加增。這也是軍用必需品。」

何先生的眼皮跳動了一下。他本來有在心裏的那個未曾意識地思考過的念頭忽然被朱懷義一把拉了出來，要求他加以注意。但是朱懷義接着又說：

「不過，戰事一爆發，日本人不曾放過上海，你的廠會捲進炮火的漩渦，所以耀先，你不能不先有準備！」

這也是「推論」，然而何先生並不覺得不大入耳。「能夠和平是於我們更有利」的觀念又大大抬頭。但是何先生不說出來，只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何先生的橡膠廠在父袋角附近，雖在浜南（蘇州河以南），但正是越界築路地帶，最糟的，他還有很大的投資在一家玻璃工廠，那可剛剛在虹口，他這一項企業，朱懷義却忘記了歸進他的「推論」裏。

「懷義，可是……」何先生側着腦袋，疊起兩個手指頭輕輕彈着右膝蓋，似乎頗費了些心思在斟酌他的措詞。「可是，今天午後我碰到幾個日本商人，他們——他們都說蘆溝橋事變不會鬧大，他們——說，日本並沒有作戰的準備……」

「他們騙你的！」朱懷義奮然作色，打斷了何先生的話頭。「他們騙你而已。」朱懷義的語氣忽又轉為搖曳而多風趣。「耀先，你不應當不明白，在上海做生意的日本人大都是有使命的，是他們本國軍部的間諜特務隊；他們怎肯對你說真話，騙騙你而已。」

「然而，」何先生的語調稍稍快些了，「也不盡然。一二八的時候，日本商人當真叫苦連天的。去年，他們的營業還是不行，就靠了向領事館拿津貼過日子。」

「可不是！沒有特別使命給他們，白化津貼幹麼呢？」朱懷義大聲說，頗為得意地挽了挽肩膀。

「哦，哦，不過，要是這次日本真想大大幹一下，英美各國難道就袖手旁觀麼？何況還有個蘇聯，虎視眈眈在後頭。」說到這裏，何先生略為一頓，似乎給朱懷義一個思考的機會，然後接着說下去，「所以，我看來這次蘆溝橋事件無非是試探，是個嚇，真真目的也許就在滄石路罷。懷義，你以為日本人要是大動干戈，歐美各國就不出

來說一句話麼？」

朱懷義搖了搖頭。

「不然！何先生忽然興奮起來了。但他這興奮與其說是想要折服對面的朱懷義，毋寧說是意在消解他自己內心的矛盾，自己創造出「樂觀」的理由來安慰自己。」不然！何先生又重複一句，「日本人不能不顧環境，一意孤行。而且，英國人也不肯坐視。英國一直是在想法緩和西班牙的內戰，就是要騰出一手來對付東方的事情。」

「也許。」朱懷義慢慢地點一下頭。「可是，你記得麼，二二八時候，英國那種溫吞水的態度……」

「那是時勢不同，那時候，共產黨還在江西！」

「哦，哦，——但是蘆溝橋事件總不是簡單的，至少是試探……」

「哈哈，那麼我和你的意見就對了頭了，我原說是試探呢！」何先生大大高興起來了。「所以我看來，未必就此打了起來的。」

於是何先生很愉快地伸一個懶腰，取一支雪茄在手裏躊躇滿意地朝朱懷義望了一眼。他覺得一晚上的煩悶已經一掃而空，大局前途是富有樂觀的希望的。

然而不料朱懷義却又忿然叫道：「不成，不成，這是苟安的思想！愈想苟安，愈不能苟安下去！」

何先生微笑着聳了聳肩膀，很安祥地切開了雪茄頭，便用輕鬆優美的姿式劃燃了一根火柴。何先生是「工業家」，萬事只問實際，什麼「思想」之類的玄妙的東西，他是素來不大理會的。

他這態度，很激怒了朱懷義。可是這當兒，客廳外傳來了一陣錯落的脚步聲和笑語聲，何先生噴出了一口雪茄煙，很高興地說：「哦，他們回來了！」便走到窗前去張望。

何少奶奶在客廳門前就笑着說道：

「喂，朱先生，來了好久了罷？不巧得很，我們去看煙火去了，沒有招待，真真抱歉。謝謝您，朱先生，您倒好像未卜先知，特地來陪耀先消磨了寂寞。今晚上市中心熱鬧得很，煙火真不錯。」

「哦，爲什麼放煙火？」朱懷義惘然隨口問。

「呀，朱先生忘了麼？是市府十週紀念呢！」

「哦，哦——還放煙火麼？真是閒情逸致！」朱懷義淡淡地一笑，就交叉雙臂抱在胸前，微昂着頭，在客廳裏大踏步走來走去。

何少奶奶款款地走進了客廳，朝她丈夫望了一眼，輕聲喚了聲「耀先」，於是就對着她丈夫同時也對着朱懷義，講述起今晚的煙火來了，中間又夾着講到潘太太，「喂，耀先，兩個禮拜不曾見到潘太太，好像又胖了些了，她對我說，一靜下來，就會睡着，這是一種病，正在請醫生打針呢！她還是不肯說一句，胖……」

何先生和朱懷義都忍不住笑了。

「可是，耀先到底北方鬧得怎樣了？回來時，車裏，家祥和家琪老是講盧溝橋的事情，兩個人爭論起來了。聽他們的說法，好像就要鬧得天翻地覆似的，家祥說，拚着沿海幾省都不要了，變成一片焦土。」朱先生，難道當真會弄到這步田地麼？」

朱懷義還沒開口，何先生却搶先說道：「何至於此！他們年青人總是只圖一個嘴上痛快！」

「啊！你沒看見他們兩個那種鄭重其事的神氣呵！」何少奶奶把腰一扭說，又抿着嘴笑。「我問家祥，沿海幾省都不要了，我們往那裏跑，誰知道家琪却斬斬截截地回答說：往我們的堪察加！這是個新鮮的名兒。我記得好像沒有叫做堪察加的一省。」

「哎，他們年青人胡鬧。」何先生的聲音裏有點不耐煩的味兒了。

朱懷義一直不作聲，忽然怪樣的笑了起來，一邊踱到客廳門口，一邊說，「我要走了……可是，今晚的烟火真怪，市中心做了戰場，而且市府大廈也燒掉了。」

朱懷義到客廳門外的衣帽架上取了帽子和手杖，回身和何先生握手的時候，又鄭重地說：「耀先，你總得有點準備才好！」

何少奶奶覺得朱懷義這句話有點奇怪，但是看看何先生的神氣，似乎並不把朱懷義這句話當作一回事，

而且頗有厭悶的表情，她只好暫時不問她，背靠着窗架，光跟住了何先生在屋子裏來回轉着。

「家慶呢，到那裏去了？」何先生問，站住了。

「好像是到什麼會去了，不大明白。」

「哎！」是抱怨的聲調。

「可是，耀先，我也不便查考他。向來他對我是那麼客客氣氣的。」

「嗯。」何先生的眉頭繃了一下。

「他本來說要和我們一塊兒去看煙火。可是，臨到上汽車的當兒，他忽然說另外有約，不能去了。不等我開口，他揮揮帽子就走了。」

何少奶奶的語氣雖然很婉和，但臉上擺着幾分受了委屈的神情；她款款地走到沙發跟前，就坐下了。

何先生苦笑了一下，又繼續地來回踱着。同時自言自語的：「到什麼地方呢？怪了！」忽然他又立定了，回頭看着少奶奶說：

「那個女孩子，——姓曾的那個女孩子，今天來過麼？」

何少奶奶搖了搖頭，抿着嘴笑。

「沒有來過麼？」

「我不知道呵——可是耀先，你爲什麼不喜歡這位曾小姐？我倒覺得她並沒有什麼惹人厭惡的地方。」

「你不懂得其中的道理。我會看相。她聰明有餘，溫厚不足，並且也太解放了。恐怕家慶的常常去到什麼會，還是她在那裏拉扯。」何先生把「拉扯」二字念得特別用力，於是頓了一下，手摸着下巴，沉吟地說：「我近來簡直不能夠見着家慶的面，早上我起來時，他已經出去了，晚上我回來得早些，他不在家，晚些，他又睡了。你呢，又同他客客氣氣，人家叔嫂也還要親熱些呢！他在家裏太不像一家人了。」

「這也不能怪我！」何少奶奶把腰一扭，臉上似笑非笑的。「我做後母，我雖然當他是親生的一般看待，他總是遠遠地躲着我，有什麼辦法？他從小就是這樣，現在是二十三歲的大人了，自然更加。」

「不是怪你——不過，一個兒子在自己家裏倒像是作客，總覺得不妙罷了。」

「那也不見得。他和家祥家琪他們，一點也不生疏。」

「哦可又來了！這也是我不大高興的。他們三個一鼻孔出氣，什麼都瞞過了我老頭子。」

何少奶奶又抿着嘴笑了，輕聲說：「當真，今晚上家慶去到什麼會，也還是家琪無意中漏出來的。」

「那就叫家琪來問罷。」何先生一邊說，一邊便去按電鈴。

但是當差來了時，何先生卻又改變了主意，吩咐道：「大少爺回來了沒有？回頭他來了，叫他到我書房裏。」

「剛才打過電話到大少爺的朋友家裏，都說不知道。」

「算了。回頭叫我書房裏就是！」何先生再叮囑一句，就點着了一枝雪茄，在沙發裏坐下，架起了腿。

何先生約略猜得到家慶所到的會，是怎樣一種東西。一年前上海學生硬要到南京請願，在北火車站索車，後來還自己開了兩列車出去，鬧得京滬交通也斷了兩天的時候，家慶是大學二年生，是什麼都有份的。那時候，何先生很不贊成家慶的行爲，但也諒解家慶的愛國熱忱。父子中間有過一次爭執。從這以後，兒子的行動，便常常成爲父親心中的謎。

「他們年青人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何先生輕輕彈去了煙灰，對他夫人說。「救國不是遊行開會能夠救成的。人人能守自己的本份，勤奮小心，就是愛國，也就救了國！中國的大患，就在人人不能盡本份；官不像官，兵不像兵，老百姓不像老百姓！」

何少奶奶聽得笑起來了，橫波一盼，說道：「我給你加上兩句：兒子不像兒子，母親不像母親，對不對——可是你自己呢？」

「我麼？」何先生摸着下巴，一臉的正經。「我大概也不像一個民族工業家罷？然而自己知道不很像，就總有像的一天到來罷。」

「據我看來，這一天到來的時候，中國早就翻過幾個身了。」何少奶奶帶笑說，用她皮鞋上的高跟輕輕敲着地板。

「怎麼要翻過幾個身？」何先生睜大了眼睛。

何少奶奶又笑了，伸了一個懶腰說，「怎麼？簡單得很。我是照我的經驗說。十幾年前，我也夾在一大羣人們中間高談婦女參政，婦女運動，那時我何曾想到要做人家的母親，而且是後母，可是二十幾年來，中華民國翻過好幾個身了，我却翻到了家庭裏，而且是後母，而且是母親不像母親！」

「哦！」何先生眉頭一縮，覺得夫人這話太掃興。

「大少爺還沒來，耀先，你還等着嗎？我可覺得累了。」

何少奶奶說着就站了起來，又一個淺笑，輕盈地走出了客廳。高跟鞋的聲音漸漸遠逝，終於是一片寂靜。

一之三 「什麼都沾染了些寒熱病」

四五天過去了。這四五天工夫，有些人是不知不覺就讓他滑過了，另有些人却感到過的又慢又悶。橡膠廠主何耀先可以算是後者中間的一個，他的大兒子家慶也是。不過父子之間又頗有不同。父親是只覺得又慢又悶，兒子却在過去了以後回頭一看便暗自吃驚道：「怎麼？已經五天了麼？」

這因爲何家慶心裏的「期待」更多。在公的一方面，他「期待」時局的一個開展，而在私方面他又「期待」他和父親的「糾葛」和曾小姐的「關係」也有一個「合理」的開展。

他和曾小姐原來也不過所謂朋友而已，但自從那天晚上父親巴巴地等他回家，而且鄭重其事地告誡了他以後，他忽然連自己也有點弄不明白，他覺得父親那種看法是冤枉了他，也「侮辱」了曾小姐，可是同時他又自認其中關係原也有點「微妙」，而他是一個對於生活相當認真的人，現在既由父親提起了這個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他就要意識地來研究這問題，並且打算給一個「合理」的解決了。

五天工夫就這樣過去。

五天之內，華北的局面忽弛忽緊，何家慶在他所參加的時事討論會上每次和曾小姐打了個照面，眼光和眼光接觸的當兒，便總覺得他和曾小姐也傳染了華北時局的寒熱病。

他因此微微感到煩悶。這一天，他去看話劇「日出」爲藉口，找一個機會，打算診驗一下到底他和曾小姐誰有「寒熱病」。

向來他無論是在看電影話劇，總是預先定座，臨到開演前五分鐘這才到來的，這一次也是預先定座，並約好了曾小姐，早這麼半小時就到卡爾登。開幕以前這半個鐘頭，應當是最好的談天的機會。

可是不巧得很，他們剛剛坐定，旁邊就來了一人，却是仲文。

何家慶淡淡笑了一下，心裏說，「好極了，爽性再來一個熟人，大家瞎扯一頓，今天我就不診這討厭的寒熱病也行。」於是他就開玩笑似的向仲文說：

「難得難得，你這幾天不是很忙麼？居然也有工夫。」

「可巧今天沒有什麼嘈雜的事情？」

仲文一面回答，一面注意地看了下曾小姐，又看了下何家慶。

「怎麼你說是『嘈雜』的事情呢？」

曾小姐說這一句時，態度很從容，可是何家慶却覺得她的聲音不大自然，好像是勉強找出這麼一句話來。

掩飾她心中的一種不安的情緒。他忍不住瞥了曾小姐一眼，意思是「哦！你這，就是寒熱病的表現！」

仲文把他的濃眉毛一挺，僵出上半身去，朝下邊池子裏望了一眼，又扭轉頭向整個樓座很快地一瞥，苦笑，「嘿，還差半點鐘呢，可已經這麼滿滿的了！」——啊，密司曾，我說是嚙嚙的事情，還不能算是批評呢，只是一個形容。他們那種心裏，哎，那種看事情的立場，思想的方式，真個是——妙得很！剛才我忽然想起來，他們和這里大多數的觀眾，氣質上很有點相同。

「你這話，未免過分了罷？」何家慶沉吟着說。他知道仲文所說的「他們」是誰，也領悟了仲文所指的是什麼事。

但是曾小姐並沒有猜到，她急忙問道，「家慶，他們是那些人？」

「還是請仲文來說明。」

「哼，除了大學教授朱懷義和他的同類，還會有別人麼？」

「哦——哦，可是，仲文，你說和『他的同類』太尖刻了！而且我覺得朱教授本質上終究還是一個熱情的——有血氣的人！」

曾小姐的語氣又委婉又誠懇，她瞥了何家慶一眼，似乎要求他來表同情。不料何家慶倒站在仲文一邊，搖了搖頭說，「血則有之，氣呢，未見其正！」

「家慶，怎麼，你也學了這套——尖酸的話！」

曾小姐有點佛然了；但是她這佛然，一半因為朱教授抱屈，一半却也爲的何家慶好像故意在逗她。

「對了，老何這品評，一點也不錯。」仲文說，態度很嚴肅。「密司曾，朱懷義的缺點就是在這一點上。她認定自己最勇敢，最堅決，最前進，老是懷疑別人的不可靠，一碰到人事問題，他比老婆子還要嘮叨，和他一塊兒工作，真是說不出的——糟糕！」

曾小姐不再爭論了，却微笑着朝何家慶溜了一眼，彷彿說，「算了罷，你勝利了。」而何家慶也好像聽懂了這無聲的說話，也報以一笑。

這時前面兩個空座裏來了一對四十多歲，商人模樣。靠仲文那邊一個「缺」也有人補上了，是個學生模樣的女郎。

滿院像是個蜂窠，羣蜂正在鬧衙。

曾小姐聳起肩膀向四面望了一會兒，忽然將頭一低，向何家慶和仲文那邊側着臉，低聲說，「喂，朱懷義也在这里呢！我看見了，在前面第二排右首過去第六七的座兒上。」——他還沒有看見我。」

「我看見他進來的，」仲文微笑着說，「他前一步，我後一步。」

「再找找，一定還有認識的人。」何家慶隨口湊了一句。

「我知道，還有張福田，可是不見這位寶貝。」仲文回答，伸長了頸子，一雙眼睛忙着在那里找。

何家慶低聲對曾小姐說，「聽得過張福田的故事麼？」

曾小姐點了下頭，注意地對何家慶看了一眼，嘴上一閃過一個微笑。

「聽說悲哀得很呢，密司李已經給了最後的答覆：談不上。」還是何家慶的聲音，更低了。

「李對我說過，」曾小姐的聲音却和平常一樣高低，「她說，很怪，張福田在一星期前還是甚麼表示都沒有，——他們一向就不過是往來得密些的朋友，可是，三天前，張找到李，正乎其經的，先告訴她：他已經正式向他老子說，從前媒妁之言的那一位，他不要了，——他說，同家庭斷絕關係了……」

「哦，這就是張福田第一次的表示罷？」

「不！剛是這麼着，倒也沒有什麼。」曾小姐把頭一偏，笑了起來。「李說：他接着就向李提出了要求。慶慶，李告訴我：『他那神氣，倒好像買東西，叫我怎麼回答，除了乾脆的一句：談不上！』仲文剛才說張是寶貝，可不是，——然而不是老實的寶貝。」

何家慶也笑了，有意無意地接着說，「是不是他太不懂戀愛的藝術了？」

曾小姐不回答，只將肩膀聳一下。何家慶心頭却微微一怔；他不明白曾小姐這個細微的動作的意義，但覺得這話題已經拉得太長，不能不斷了；同時他在心裏自己想着，「寒熱病到了熱退寒來的階段了罷？」

前面那一對商人模樣的夫婦忽然站了起來，大聲嚷叫，似呼在招呼甚麼人，惹得左右前後的觀眾都把眼光移到這一角來了。

何家慶他們就此被朱懷義教授看見了。仲文用肘彎推着何家慶，淡淡笑着，和朱懷義點頭。這位教授站起來了，用手彎成個圓圈，套在嘴上，似乎想說什麼，但又不說，急急忙忙棍着肩膀擠過來，還隔着一排座位時，他就僵過身子，很激動似的說：「你們知道麼？消息不好，——大不好！妥協局面暗中已經定了，——已經定了！」

曾小姐一雙眼睛異地睜得很大。但是朱懷義不等誰開口，做了個「什麼都完了」的手勢，又悲觀地憤然地搖了搖頭，就匆匆擠回去了。

「當真有這樣的消息麼？」曾小姐遲疑地看着何家慶和仲文。

「不大明白。」仲文回答。「不過朱懷義總是過分張皇。樂觀起來太樂觀，悲觀的時候又彷彿命運已定，甚麼都是白費了精神。」

「我剛才聽父親說，時局有妥協的可能。但我想來，還不至於壞到像朱懷義所說的那個地步。因為我確實知道，中央政府各部會長官已經奉命立即回京辦公。要是妥協已經定了，不會有這命令。」

「也不盡然。」仲文對於何家慶的後半段話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一會兒緊張，一會兒又和緩，真是個謎！」曾小姐說着，嘆了口氣。

這時舞台上奏起開幕前的「前奏」了，但是何家慶他們三人的時局談話還在繼續。後來終於換了話題，曾小姐說：

「這一場的觀眾，大部分不是知識分子，女人中間，舊式家庭婦女也不少。我不知道他們何所見而來，得了什麼回去。」

「各人得其所罷了。反正『日出』這劇本也並沒有下斷語。」

仲文接口說，目光掃過那密密的人層，似乎也在估計觀眾的成份。

何家慶笑了笑，「仲文，你還說得太好一點。我們家裏一個朋友的太太——潘太太，她也來看過，她的所得是：佈景像得很。潘太太的女兒也來看過，她的所得是：去女主角的那位，長的並不美，叫人看了不相信她能顛倒衆生，使得那位銀行經理那麼着迷。——還有哩，另一位老翁說小東西嫌太太大了一點，而且也太不美麗，所以金八的要她，就是說不過去……」

曾小姐和仲文都禁不住大聲笑了。但仲文是有不肯馬上認輸的脾氣的，他笑定了說道：「不過他們肯說出來的所得，也只是有一部分，而且是意識到的最浮面的一部分；還有他們下意識的一部分，雖然不能成爲『意見』從他們口裏說出來，客觀上是存在的，而且在他的意識上起着作用。」

「那也不過像在鏡子上呵了一口氣，暫時起了寒騾，過一會兒就會蒸發而至於完全沒有。」

仲文似乎語塞了，他從何家慶臉上看到曾小姐臉上，忽然笑着叫道：

「密司曾，老何這比喻，你同意不同意？」

曾小姐被仲文這一問，這才猛省到自己剛才凝視着何家慶的眼光裏太充滿了親熱的讚歎的意味。

但此時全院的電燈已在黑下去了，從池子裏來了一陣掌聲，歡迎這話劇的開幕。

優美的舞臺面在煞費匠心的「照明」下顯現出來了。觀眾座中嘈雜的聲音漸漸低落，終於是全场肅靜，劇中人的對話開始擒住了觀眾們的心了。

跟着劇情的波浪形的進展，觀眾們的情緒也在一起一落。

何家慶的一顆心却飄飄蕩蕩地沒有一定的歸宿。而對着舞臺的他，却時時覺得自己的「心」並不在戲劇上，而在身旁的曾小姐身上。他覺得劇中人的聲音笑貌，貪曠哀樂，就是曾小姐的變幻；然而當他注意地觀察了曾小姐那種雙眸凝注，嘴唇半啓的神情時，他又覺得甚至於自己也成爲曾小姐的「幻相」的一部分了。

「沒有的事！」何家慶在心裏對自己反抗。「那是笑話，我何至於就像春蠶似的縛住了自己？看我超然物外，保住了主動罷！」

他轉眼去看仲文，真不料仲文微笑着正在瞧着他，和「她」——

何家慶受窘地一笑，低聲說「不是有點膩得得的感覺嗎——這位空想家的男主角。」

「什麼——哦，可是男主角的重頭戲還沒上場。」仲文好像變調似的回答，眼光飄到別處去了。但是像閃電一般，那兩道銳利湛澈的眼波，倏又落在何家慶臉上，似乎在說：「你，不要耍賴，那就是你的寫照。大凡『男主角』都不免有點兒膩得得！」

何家慶低了頭，忽然問道：「你以張福田怎樣？他是膩得得的反面了罷？」可是這句話的聲浪達到了何家慶自己的耳鼓時，他又茫然一驚，不明白自己爲什麼忽然會說出了那樣的一句話。

「那要看是怎樣的看法。」仲文不經意的回答，眼光轉向舞台上去了。

如釋重負，何家慶鬆了一口氣，臉也正對着舞台了，但更正確地說，是正對着曾小姐凝神觀看的處方。

在何家慶看來，曾小姐現在的態度好比一個擺好了架式的拳術家——在靜待人家的進攻。她的「專心」觀劇，無非是鎮靜的表示。何家慶也不是毫無經驗的「拳手」，然而正惟其有經驗，他也不肯先出手；在戀愛劇中，先出手的人往往會失手，而不能保持優勢的地位。

這樣相持到第一幕的尾梢幕徐徐下來，鼓聲聲壓到了一切的時候，何家慶不得不先探了一手：「空氣太惡濁了，到外面去鬆一口氣罷！」

說着，他站起來伸一個懶腰，然後從人腿的行列前擠了出去。到得出口處，他這才回頭一看，却見曾小姐已經近在他背後。

兩人在休息間的沙發上坐了，暫時當真享受那清新的空氣。

從他們坐的地方，可以望見跑馬廳南首大建築頂上的霓虹廣告牌的一角，在蔚藍的天空耀武揚威。只隔了一條馬路的國際飯店十五層樓頭，隱隱飄來了舞曲的聲浪。

還是何家慶先開口：「悟生，要真是這一次又打不起來，那麼，你下半年打算做什麼呢？」

「你應該說，如果這次當真打了起來，我們做什麼？」曾小姐眼望着窗際的天空回答。

「當真打起來呢——那我們要做的，而且是應該做的事，就多得很了。可是我總覺得——這一次，打不成。除了我們這一班人，各方面的姿勢都不像要打。嘴上嚷得多麼熱鬧，然而我就因為他們特別出勁，看出了他們的其實只想不打起來。」何家慶一面說，一面很留心地看着曾小姐的神色。

曾小姐驚訝地睜大了眼睛看定了何家慶，好一會，這才反問道：「可是，家慶，剛才朱教授大放其悲觀論調的時候，你不是不以爲然麼？」

「呃，那是因爲他的悲觀太——太像煞有介事了。靜靜兒想一想的時候，我總覺得未便斷定這次會打起來。」

何家慶的態度很從容，只是眼光有些不定，似乎特意要迎上曾小姐那兩道注射在他臉上搜尋什麼的眼光，但又似乎想避開。

曾小姐輕輕地「哦」了一聲，也不再追問下去了。

「所以，悟生，」何家慶略為興奮起來，「下半年我們幹什麼，此時應當也準備準備。我們不能只是蹙蹙擦學等候抗戰到來。要是固然打起來了，那自然什麼都不同了。不然的話，我們下半年總得有個個人的計劃。老是那麼今天時事討論會，明天救亡聚餐，也沒意思；至少，我們應得有一個個人的計劃，關於繼續求學，或是關於職業——從事一項什麼事業。」

「哦，這個——」曾小姐沉吟着。

何家慶把身子挪近了一點，鄭重的說，「我呢，就是還拿不定主意。前幾天，我父親提出，要我下半年到美國留學去。他提出了好幾個條款，到美國留學是其中一個。悟生，你說，我去好呢，還是不去？」

像一道閃電似的，曾小姐的眼光在何家慶臉上掠過，但隨即下注在她自己的脚尖，她搖擺着肩膀，十分隨便似的答道，「嚶，這要看你自己的……」但是何家慶不等她說完，就接口道，「不，我要徵求你的意見。」

「我的意見？」曾小姐微微一笑，眼光又注射在何家慶的臉上了，「我贊成你去！」

「哦，可是，」何家慶似乎很興奮了，神色不定起來，「我剛才那句話沒有說明白，我先要曉得你——下半年有了什麼個人的計劃。你打算出國呢，還是不……」

說這話時，何家慶的眼睛，有一種異樣的光彩，曾小姐感得心頭微微一震，但她的神色仍舊很安詳。又低聲

說了一句：「這兩件事，何必併做一件。」

「可是，悟生，併做一件來討論，更加好些！」

這是「圖窮而匕首見」了。何家慶覺得自己額角上已經沁出一片興奮的汗珠。

曾小姐笑了一笑——這笑是多少帶點可喜的消息的，然而沒有言語的表示，這一笑也可以作另一樣的解釋。她側着頭，凝眸望着壁角的一盞燭台形的壁燈，有一只燈蛾正在繞着飛。

何家慶凝神靜氣地等待她開口，同時也在準備自己再開口邁進一步。

曾小姐又笑了一笑，便站起來，朝樓座的進口處望了一眼，說：「該又要開幕了，進去罷。」

「怎麼，悟生，你的計劃？」何家慶跟在曾小姐後邊，一面走，一面說。

「也許這次還是會打起來的！」曾小姐回答，拋給何家慶一個甜密的微笑。

何家慶走在曾小姐之前，進了戲場。擠到了他們的座位裏時，這才發見仲文不在，却有一個紙條用空的汽水瓶壓住，留在那裏。何家慶拿起紙條來看，就遞給曾小姐，一面輕聲說：「這真是寒熱病了！」

仲文的紙條是這樣幾句話：「頃遇見老周，知道他們正在找我。有興奮的消息。計劃發動請願。散場後請到

玫瑰咖啡店。」

「這可家緊，我說是也許終於要打起來的……少見你那麼性急！」曾小姐嘲笑着默然沉思的何家慶，將

那紙條慢慢地撕成碎片。

「好罷，讓我們個人的問題和民族的問題一同解決罷，此之謂個人的命運和民族的命運打成了一片！」何家慶帶點變態的意義結束了他的試探。

戲在演下去，何家慶定心看着。然而好像看戲的目的已經失去，他一面看，一面又不耐煩起來；他覺得這劇本太多用了對照的寫法，刺激雖然有，可也使人容易發生疲倦——「只在感情的浮面滑走，」這樣的感覺，一點一點在他的心上厚積起來。

不等到終場，何家慶和曾小姐就出了戲院。

沒有再多說一句足以造成深刻印象的話語，兩個人就分手了。何家慶獨自到仲文約定的那家咖啡店。

仲文之外，還有兩位，何家慶都不認識。

「這位是李，——職業界的代表。」仲文指着胖些的那一個。

李大約有三十歲了，從衣服到頭髮都表示他不但愛清潔，並且不願意別人在他身上找出什麼「可議」之處來；最足以代表他這個性的，也許就是他身上那件白綢的長衫，這長衫的裁製，從長短，腰圍的大小，以至領子的高低，都頗費了斟酌的；既不「老式」，又不太時式而流於「油滑」。

敬給何家慶一個名片，「李衛國」；捏名片的手指保養得比有些女人的還要柔軟些。何家慶微笑也點頭，

也通報了自己的姓名。

另外那一位毫無特點；他那種側着腦袋吸煙的姿勢，是在新聞記者以及別的筆墨工作者的羣中，常常會看得到的。他左手的手指和中指被煙薰成了焦黃，頭髮也隨隨便便，——不是蓬，但說不上光滑。

似乎是忘記了，仲文沒有給這一位介紹。

談話由仲文開始，不多幾句就引到正題上了。

何家慶知道了所謂「請願」是到蘇州去要求釋放那七位鼎鼎大名的愛國犯。誰去呢？如何去呢？是志願的方式。然而最好能夠代表着社會上的各界。換句話，就是去的人中間最好各色人等都有。

「工業界也有人願意去了，」仲文看着何家慶的臉說，「要是再得一兩個知名的老板去，那就更好。」

何家慶懂得仲文爲什麼看定了他的臉這麼說，他笑了笑，「老板易找，知名的，却難得，可是，仲文，有人就得了，何必知名，反正也不會發生效力！」

「這回是可以發生效力的。」那位「毫無可議之處」的李衛國用了不高不低的音調異常誠懇地說。

「想請你勸勸你的老人家的駕呢？」不曾經過介紹的一位，帶笑把「要求」提了出來。

何家慶搖了搖頭，眼光在三位的臉上瞥過，又笑了一笑。

「本來，這是失儀義提議的，而且他自告奮勇，說有把握，可是我們覺得你去勸駕更好些。」仲文說。

「不行！朱教授去也不中用，乾脆就放棄了這個計劃罷！」何家慶好像有點不耐煩了。「老人家的主張，我難道不明白他根本就不贊成這一套。朱教授真是異想天開！」

「可是他說，你的老爺跟沈老先生是向來就認識的，所以我覺得總有點希望呢！」這又是那位不曾經過介紹的朋友說的。

「就因為認識，所以希望更少！」何家慶堅決地回答。

看見那三位都表示驚訝地面面相覷了，何家慶笑一笑，又接着說：

「很簡單。因為一向認識，老人家從開頭就很留意這案子的發展，他時常打聽，會不會有嚴重的結果——他實在是很關心的。但是前星期，他從關係方面得了消息，說不能隨便了結，他就消極起來——他說過，要是把握，他可以出面去保，然而……」

「那麼還是很有希望的。」仲文搶口說。「今天有人從蘇州來，消息很好，只要有人去保。所以我們商量好了用請願的方式。」

「哦，這也許是……，可以試一試。不過，消息是怎樣來的，正式呢非正式？他老人家一定要尋根究底的呵。」何家慶說時緊看住了仲文的臉，又瞥了那位不相識者一眼。

沒有具體的事實提供出來。仲文他們只說是「關係方面」的一種「表示」，但又力言靠得住，絕對不是

「估計得太高」的「主觀。」

「那還是不中用。」何家慶搖了搖頭，冷冷地說，「我不能負責這個使命。」

三位的努力終於沒有效果，何家慶倒好像是他父親的代表似的，不受勸說。咖啡店裏却漸漸地熱鬧起來。玻璃門不斷地擺動，視一下就進來了一對或兩對。從戲院裏散出來的人們擠滿了門外的人行道。大概「日出」也已經演完了。

何家慶在公共汽車的站頭遇見了張福田。

「老何，上那兒去！」張福田追上來叫道。「也是看了『日出』了罷？演的真夠味！」

「嗯！」何家慶只好站住了。「不錯，導演和演員都很賣力。——就是你一個人麼？」

「一個，當然只我一個！」張福田神經過敏地紅了臉了。「哦，不是約了仲文的，可是我找不見他。今天是滿座了，真擠。」

何家慶笑了笑，知道自己無意的一句話觸痛了張福田的心創，覺得很抱歉，但又忍不住再逗他一句：「哦，我以爲你是和密司李一同的。」

張福田的臉更加紅了，支吾着說，「本來，本來……不過她臨時有了事，喂，老何，我知道朋友們拿我——我們，做話柄；可是，有點跟事實不符。她今天向我解釋過了。我是諒解的。」

這時有一輛公共汽車停在面前了，何家慶跨上車去，回頭對張福田揮揮手，說了一句「那是再好沒有」。但他心裏却感得有點滑稽。

「流行病——忽冷忽熱，但張福田是高興的……」這樣雜亂的思想伴送何家慶到了家裏。

在客廳門口，聽得家祥在那裏大發議論。家琪跳着出來，迎面叫道：

「大哥，表嫂他們就要來了。打了電報來，托我房子，」一定要在法租界的！」

「那一個表嫂？」何家慶惘然隨口問了一句。

「除了紹泰的嫂嫂，還有誰？」

「哦，是他呀！難道他辭職了麼？」

「不是辭職，是要把家眷送出南京。」

「你還不知道麼？」家祥接口說，「有密令。公務員的家眷回鄉去。」

「爲什麼呢？」

「爲什麼呀，這就是決心準備幹一下的步驟，——」家祥大聲說，擺開了兩條腿，儼然的在客廳正中站定。

家慶沉吟着點點頭，但並沒有忘記朱懷義教授在卡爾登戲院「報告」的相反的消息。

「我們剛才正在這裏討論，要是一開戰，我們做什麼？大哥，我是已經定了，我當看護去，不——我還可以做

看護以外的事！二哥說要上火線……」

「家慶，你聽，剛才他們兩個和我大辯論呢，」何夫人也笑着說了，「中國有的是壯丁，我說，那裏用得到你嬌養慣的少爺們去抗槍呢，——這就惹出了家祥的一大堆話來了。噯，仍舊是你來再說一遍罷，家祥。」

「我也和二哥一個意思，」家祥正待開口，却被家琪搶了先去，「這一次打仗，不比自己打自己的內戰，不是，一定要全國總動員。歐戰時候，法國，動員令一下，立刻，馬路旁邊舒舒服服喝咖啡的人都紛紛入伍去了，私家汽車也立刻徵發去了，大公館的僕歐，大公司的店員，都放下生活，跟着徵兵的旗子走了，馬路上到處是軍鼓喇叭聲，到處是一小隊一小隊的新兵，不要說我們，連爸爸那樣年紀，那樣的老板，也得去抗槍呢！不是！」

「她就像親眼看見了似的！」何夫人格格地笑着。

「可不是！我在電影裏見過不止一次呢！」家琪毅然說。「大哥，中國總動員難道不是這樣的麼？」

「當然是！」家祥很有把握似的，「不然，如何能戰勝日本！」

「也許是，但也許不是。」家慶一面說，一面轉身要走了。

「慢走，等一下！」家琪忽的跳起來拉住了家慶。「十一點三十分了，聽了中央電台的最後廣播消息去！」

她跑到收音跟前，低着頭弄那轉鈕，轉到中央電台的波長，同時笑嘻嘻學着那報告員的腔調說：「第三件：

中央社，十點四十五分，北平電……」

收音機咕咕地響了，家琪把針旋得準些。帶點吵啞然而非常清晰的女報告員的聲音在客廳裏擊動音靜寂的空氣——大批日軍陸續由通州經過永定門外的大紅門，開赴豐台；至十一時，又有日軍四百餘名，乘戰車六十五輛，攜帶坦克車四輛，迫擊砲七門，突向我軍挑戰，意要衝入北平城。我軍奮勇抵抗，遂發生激戰，日軍傷亡頗重……又據續報，今日下午北平城外激戰時，日軍飛機多架，轟炸南苑我軍……

「啊，這還不是正式開戰了麼？」家祥興奮的叫着。家琪向他搖手，並且把收音機的音波調節鈕向右轉去。家慶繃了眉頭，在就近的一張椅子裏坐了下去，同時却不能不想到僅僅四五小時以前所聽到的種種「和平有望」的風聲。

一之四 和戰皆主派

潘先生喝着濃郁的咖啡，慢慢地把當天的新聞紙翻開來。他穿一件繭綢的晨衣，大肚子將衣裾擺開，露出了有點黑毛的光腿。他的臉皮像塗上了橘色的油彩，亮晶晶地叫人不敢逼視。除了眼神稍見昏眩，此時的他實在可以說是「精神抖擻」的。

然而他自己說是「這幾天有病。」因為「有病，」這幾天來，他就在大公館裏（也就是太太和少爺小姐的公館）過夜了。而且居然也有一個整天沒有出門。這一天，如果在全中國範圍裏說起來並沒有什麼特別可記，那麼，在上海「市場」上却有一件衆目交加的事——就是「紗交操縱案」的開審。潘先生恰在這一天在「大公館」里發病，無怪人家猜疑到他和「紗交案」——至少間接不無關係。雖然潘先生曾經對極熟的朋友這段閒話：「簡直是開我的玩笑呀！人家和紗交案有關係的，全是數一數二的重要人，闖入，紅人，怎麼輪到我呢！哈哈！」

「病」中的潘先生並不能真個發病。電話鈴忙了，而他的汽車夫想告半天假也沒邀准。

潘先生放開咖啡，燃起一支雪茄，很正式地讀起當天的新聞紙來了。

第一板，他是向來只望了一眼的。第一板無非是黨政軍大事，潘先生自有他這圈子裏的消息的來源，不等報上登出來，他早已知道個大概，但還是望一眼看，那也不過是對證一下的意思。第二三板，他就連望一眼的工夫也沒有了。本埠經濟板，他費五六分鐘的時間，然而這決不是爲了『臨市面』。所謂『本埠經濟』，主要是交易所里的『行市』，潘先生所爲何事，難道要看了報才知道麼？而馮潘先生雖然自謙他還不配成爲講動半上海的『紗交案』的關係人，可是交易所里的『行市』，這幾天來特別是公債行市，他潘先生却也是造成者之一。因此，他之要化五六分鐘在新聞紙的這一板，就彷彿一位作家覆看一遍他的已經印出來的『傑作』，或者像一位將軍勒馬戰場，憑吊自己的戰績而已。

潘先生一面憑吊昨天的「戰場」，一面用右手輕輕摩着他那個大肚子，摩到大概是第九遍時，他霍的一聲把新聞紙翻過了一面。

這是本埠的社會新聞板了，這里經常有些「姦」「誘」「離異」——色情的桃色的新聞；是在這里，潘先生乃始用了真正的讀報的姿勢，眯細了眼睛「欣賞」起來。

忽然他嘆噓地笑了一聲。他的眼光射在新聞紙的一角。短短一段「報告」是一位昔曾爲妓而現在則下海伴舞的老四五之類新近和某公子的糾葛。潘先生是和這位女主角有過一點交情的。像沉入了回憶，潘先

生半閉着眼睛，一隻手掌輕輕的拍着大腿。

他的汽車早已停在大客廳門前灰色的水泥道上，汽車夫小三等得不耐煩，時時繞到後邊，在潘先生「喝咖啡」的這個「書房」的窗前，偷偷地張望一眼。

汽車夫小三在大廚房門口，對太太的貼身女僕阿金訴苦道：「十點半了，老爺還是一身睡衣，在那里看報。昨天也是吩咐下來說九點就要出門的，可是，嘿，一直等到十二點半。我想告半天假，回家去看一看，連告了兩天了，老爺都不准，可是兩天的上午全是白白的等過去了。今天又是——」

「告半天假回家？騙那一個？」阿金做了個鬼臉。

「說說就爛舌頭！到虹口去看一看，不是半天工夫儘夠了麼？」

「哦，看你的相好去麼？家什麼麼呢？」阿金似笑非笑地嘴唇牽動了一下。「可是，你晚上不好去，偏偏要在白天，嘿！」

「晚上？」小三發起急來，「他媽的東洋兵戒嚴，弄頭弄角，賊一樣的，槍上了刺刀，猛生里跳出來，刺刀就戳到你胸脯前，你要是一慌，性命交關！晚上好去麼？」

「哈哈，那你是活該！誰叫你亂奸頭的！」阿金得意的笑着，揚長自去。

小三哭喪着臉，再到老爺的窗外偷偷張望一會。

潘先生已經換好了衣服，在那里踱方步，仰起了團團的臉，在心裏排一個當天的課程表，終於排好了，他乾咳了一聲，挺胸凸肚地走出來了。

但是剛到了大客廳前的過道，他的女兒雪莉像一陣風似的從樓梯上跑下來，還沒到跟前，就叫道：「爸爸，血紅的指甲的手作了個要錢的手勢，」今天要到公司裏去，有好多東西都要添了。」

「哦，你不好叫他們記在帳上麼？」潘先生從衣櫥架上取了一枝手杖下來，「怎麼又要現錢？」

「是到另外一家公司，向來沒有往來的。」雪莉走近父親的身邊來了，伸手給父親拂去了衣領上的一點看不見的塵埃。

潘先生似乎遲疑了一下，但終於掏出支票簿來側着腦袋朝女兒看了一眼。女兒趕快微笑說：「爸爸，二百二百也就夠了。」

潘先生開好了支票，客廳外水泥道上那小三已經把汽車馬達弄得軋軋地叫了。然而女僕阿金也跑了來說：「老爺電話。程三老爺打來的。」

「哦！」潘先生兩眼往上一挺，慢慢地放回了手杖，匆匆地走向「書房」去了。

過了一會，阿金臉上掛着個幸災樂禍的巧笑，走到客廳階台上，朝汽車裏的小三說道：「下來罷！老爺在電話里說，請程三老爺到這裏來呢！——這是你的運氣到了。想不想告假呀，虹口去曬哈！」

小三不閃睛，却把汽車又弄響起來，然後出氣似的將車子往前開了幾步，又退後了幾步，終於再往前轉了一個彎，一直把車子開進車間里去了。

大約十分鐘以後，大客廳前那空地上，便有兩部汽車停放着。一部是程三老爺的，小三認得，另一部是「出差車」，但那車夫連號衣也沒穿。

在潘先生的「書房」裏，主客三人的「談話」顯然不是泛泛的。

這是他們一個圈子裏的人特有的「商量大事」的方式：有時交頭密語，聲音之低，就是那耳朶最尖的伺候在門外的當差潘貴也不能聽得；有時却是哄然大笑，甚至於大廚房裏也可以聽到這樣的斷片——「今天天氣哈哈！」這是豈有此理了，今晚上罰他在老五那裏來一個花頭，非——嘿哈哈，非罰他不可！」

潘府的男女用人們都熟知這一套的，於是太太的心腹阿金便要窺到窗外，偷偷地朝裏邊看。

程三老爺獨自坐在大沙發上，嘴裏斜啣着香烟，兩手挽着膝頭，仰着臉，瞧着對面壁上的「漢宮春曉」，使勁地搖擺着膝頭，似乎「欣賞」到了「陶然」的地步了。潘先生和另外那位客，則站在放茶具和煙具的銅圓桌前，半面相向，潘先生把肥手指拈着一枝雪茄，正待劃燃一根火柴，却又不劃，在聽着那位客人的說話。

忽然程三老爺從「漢宮春曉」回過臉來，看着那位客說道：「卓翁，令親的寶眷來到了沒有？」

「到是到了，」卓翁只把頭略偏了一偏，那半側面向着潘先生的「傾談」的姿勢仍然沒動，「可是她們太太們又在抱怨這一趟是多來的了，看了幾處房子，也沒有一處合式……」

「我介紹一囉，」潘先生劃着了火柴，「地段好，租價也公道，全堂的紅木傢具，」再劃一根火柴，這才把雪茄吸燃，「也不貴，頂費一千二三就行了。」

「可是今天做連桿又打了加急電來，叫他們暫住旅館，說大局好轉了……」

「梅老，」程三老爺站了起來，走到潘先生跟前，「這就對了。今天市面上說北平城里的沙包都拆卸了，鐵絲網也撤了，可見不是謠傳。」

「和平解決是有了九分了，」卓翁也加了一句，「大局會急轉直下。」

「可慮者，就在這一點上。」潘先生噴出了一口雪茄的青煙。

「也未必然。我們改做多頭——喂，卓翁，十二那天跌停拍，十四，再跌停拍，可是十五就漲停拍了，這幾天來，漲了就跌，跌了又漲，人心恍惚，沒有人敢一把捏住，做多頭就做到底——這都是太相信了宣傳之故。打開天窗說亮話，埋頭準備打一仗的，有幾個中國那里能夠對外！」

「怎麼不能夠理應該打！」潘先生忽然瞪出了眼睛大聲說。「一味求和，大家都完了。」

「哈哈，你——梅老，你又來主戰了！」程三老爺會意地大笑起來。

「不然，不然，連跌了兩板的時候，梅老也是主和的！」

「對呀！潘先生拍着卓翁的肩膀，也笑了起來：『要是一成不變，十四那天，我們早就完了蛋。幸而和戰不定，我們這才轉危爲安。』」

「不過看今天的情形，和局是定了。」程三老爺搖了搖頭，一臉是莫奈何的神氣。

「要是就這樣和了，那真是——太不成話！」潘先生忿然說，把雪茄啣在嘴裏，反背了手，踱起方步來。

程三老爺回到原坐位上，重新「欣賞」那一幅「漢宮春曉」。卓翁則繞着那擺滿了煙茶具的黃銅圓桌，走了兩步，就輕輕地在桌邊叩一下。

沒有多久，主客三人又攢集在一處了；這一回，却在潘先生的寫字桌前，兩位坐，一位立，都把上身靠着桌沿，切切地細語開始了。卓翁還拿着一把象牙的裁紙刀，在桌面上指來劃去，好像潘先生這寫字桌的光滑的桌面就是一幅地圖，而他卓翁則是參謀長，在指陳「作戰」的方略。

當然，這也是一種「作戰」。有許多實力不大充足的冒險家會被迫陷入了他們三位的「埋伏」，而至於傾家蕩產，但是，用潘先生常說的一句話，這也還是一種「公平交易」，因為他們三位自身也同樣冒着險，同樣有被更大的實力者解決的危險。

大約五六分鐘以後，程三老爺首先伸了個懶腰說，「那麼我就要走了。事情就這麼辦去。如果明天沒有意

外的變化，就是財神爺有眼，不會認錯了人。」

潘先生也站起來，一面去按電鈴。一面對卓翁說，「坐了我的車子去罷，我們一同走。」

「我雇了車子來的。還在那裏等着呢。」

「那麼，叫他回去就得了。」潘先生再按一下電鈴。「可是，剛才說的那所房子，令親要不要呢？這是個機會，錯過了可惜！」

「再過一天如何？今天早上接了那個電報，他們女人家又沒有了主意了。」

當差潘貴在門口探進半個頭來。

潘先生吩咐潘貴去開發了卓翁的汽車，轉臉笑着說道，「何必過一天！卓翁，你代他定下來就是了。包你明天又是一個電報，說要趕快找房子了。」

「哈哈，梅老到底還是主戰派。」程三老爺當先走出去，回過頭來說。

在哄然的笑聲中，主客都離開了那書房。

潘先生並不「願意」北方的「事態」就那麼一天一天緩和下去，但是也不很「願意」它就此「擴大」，「嚴重」乃至真正開仗，這是潘先生和他的老友兼親戚的「人民公僕」趙委員大人顛駑蹇劣的……

實行法幣以後，潘先生常常自悲『英雄無用武之地』甚至有半年工夫他當真不大熱心於公債市場，但是盧溝橋事件釐地到來，接着又是『忽冷忽熱』的局面，這可刺激了潘先生，立即『投袂而起』了。

這是他的看法：不是馬上就和平解決，寫的「面子上」大難看了，然而也不會真正決裂，因為事實上辦不到。根據了這樣的「觀察」，他和程三老爺在市場上大顯身手，見低即補進，回高了就拋出，這個他謂之「穩紮穩打」。終於他的個人利益和民族利益成爲「一致」。他反對一味的「主戰」也反對一味的「主和」。

就在他們的「書房會議」後兩天，潘先生和他的親戚趙委員大人在飯局上有了小小一點「爭論」。連天的時局頗有不久即可「澄清」之勢，北方的消息說和平解決的條件已經簽字，只待實行。這都是出於潘先生意料之外的，而且他又剛剛受了程三老爺的抱怨來着，心裏正沒好氣，所以聽了他的令親委員大人一番「爲國爲民」的議論以後，忍不住冷冷的說道：

「今天聽說盧溝橋宛平一帶的中國軍隊都撤退了，馮治安部下又有撤退到永定河以西的說，頭，然而日本軍隊呢，有來的，可沒有去的，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我們老百姓不曉得，不過從葫蘆外面看來，總覺得不大像樣罷哩！」

「呃，這是軍政大事的機密，不到時期是不好說的。」

委員大人一面說，一面用筷子到一個菜碗裏淘了一下，仍舊空手而回。

「是呀，老弟，」潘先生把酒杯端在手裏，「機密是機密，可是我們做生意的，就吃虧不小了呢！」

「梅翁這話，對極了，對極了！」另一位客人接口說。「這幾天，市場混亂到極點，簡直是出乎常情之外的。許多老於此道者，都摸不清是怎麼一回事，很吃了一次虧。」

「那是有人在那裏搗把之故，」趙委員傲然正容說，「那裏已經派人密查了，想來不久可以上軌道。」

「哈哈！」——潘先生笑了起來，灑了一手的酒，他將手在桌布上捫一下，腦袋向前一頓，輕聲說，「老弟，——真是，嘿嘿，不查倒還好，越查越混亂了。唉，這且不去說它，不過，那麼一件大事，華北五省，幾個日本國那麼大呢，人家刀架在我們頸子上，我們的口氣也來得硬，隱晦，」侍者送上繡手巾把子來了，潘先生接在手裏抖開來，隨便抹一把，還是繼續在說，「隱晦，終不成兩個禮拜沒到就一天大事化為無事了？——這是誰也料不到的。」

「能夠和平解決，自然愈快愈好。」

「哦，那麼開頭就和和平好了，何必其勢汹汹！而且大前天，在蘆溝橋，還打得那麼狠！」

「哦，這個，這個——」——「勝，老哥，這不是你——」——「哦，你我乾脆就不必過問這一套！」趙委員的腦子忽然提高了些，然後又看看四座的人們，笑了笑說，「總而言之，能夠和平解決，總是和平的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哦，各位說是麼？」

這時前菜端上來了，主人趁勢讓客，把這話頭擦下去了。

潘先生不等到終席就先告辭，他坐進了自己的汽車，一聲聲叫道：「到公司去！」他有關係的那家信託公司今晚開常務董事會，他應該到一到。然而汽車剛開過一條馬路，潘先生忽然又變了主意，他要先去找程三老爺。

同時，一個新計畫也在他心裏漸漸成熟。他認定時局不會再有意外的「糾紛」，但總還有幾天工夫的市場人心不定，他打算利用這幾天的寶貴時間挽救他在前天大前天所做的錯誤。

四五天以後，晚上十點多，坐落在法租界一條馬路轉角處的一所洋房，不像「公館」，但也不像「字號」，大門上高高地一盞頗大的門燈，渾圓乳白的燈罩上鑲漆着很大的紅字「36」，門前停着一輛流綫型的黑牌汽車，熄了車燈，車夫像蝦子似的彎曲在車裏打盹。

洋房裏的一個房間，此時正聚集了一些「快樂」的人們。

房中的布置，像是富人家的內室，但也像是上等的旅館。鏡子特別多，梳妝台上是三折的鏡屏，衣櫥門上的一方像「立軸」，大槩櫃上的可就是橫額了。有一堂「屏條」，真正的屏條，上面是金字，但屏條的本身實在也是鏡子。

天花板正中垂下一盞四個燈頭的纏絡縷紛的大電燈。

只有這麼一盞燈。似乎房主人因為要省燈，所以特別地多用了鏡子。

這麼一間鏡室，初進去叫人頭暈。而況房裏還有一股似香非香的濃郁的味兒。但是到這里來的人，大半就喜歡暈眩，他們是找這個來的。不過他們要求的那種暈眩，是生理的，同時也是心理的。

此時房裏實在只有三個人。鏡子將他們反映出無數化身。三個人在「清談」。

四十光景的一位，倒是方面大耳，但臉色蒼白得很，打了個哈欠，用重濁音慢吞吞說道：「怎麼——還……不來呢？」

「啊哈，你也忒性急了，敏翁！」看去好像是小了幾歲的一位說，朝鏡子裏的敏翁做了一個鬼臉。「不是說，電話剛打通麼？人家也得裝扮裝扮，也許要洗個澡，搽點兒粉……」

「也許她那里也還有人。」第三位搶着說，怪聲地笑了起來。他是一個小胖子，也不過三十多歲，一對貓頭鷹的眼睛，睜得靜定。

敏翁像被刺戟出精神來了，也高聲笑着，但也分辯道：「該死！該死！只有你們，才是時時刻刻想着那個呢！我差說潘梅翁呀……」

「大概梅翁也是被人勾住了。」小胖子忽然變得徹底正經。

「未必。」敏翁又打了個呵欠。「未必是有人把他勾住，多半是事情……他和程三他們打公司的那樁事

情，又——又出了岔子。」

「他們不是已經很得手了麼？很撈到了幾文呢！」

「不見得罷。」

「聽來了！」第一個和敏翁開玩笑的那位，驀地叫了起來，同時歪轉了臉，盼一下鏡子裏的自己的影子，伸手把領結摸摸正。

有女人的笑聲在門外經過，可是漸漸遠去了一會兒就消逝。

小胖子伸出一根手指，朝那邊在傾耳諦聽的臉上虛指了一指，正待開口嘲笑他，忽然那笑臉的冷笑聲又來了，這回很近，似乎就在隔壁房裏。

敏翁和小胖子都噴出笑來。敏翁拍着那位同伴的肩膀笑道：「賓君——大概是走錯了一道門罷？我和老劉推你去調查。哈哈——」

「調查是要吊存根的呢！賓君狡猾地笑了笑，向敏翁反攻。

「吊存根，要什麼緊！」敏翁微笑着將眉毛一挑。「日本人的大砲打來了，誰還有閒工夫理他們！」

「這一次，小鬼的大砲，倒的確有功。要不然，什麼嚴厲查辦呀，澈底查辦呀，官話是打了出來了，怎麼下台呢？我倒替他們想不出好法門。」

「可是，老劉，也不要太高興。日本人的大砲還在北方響了一陣。」

「上海也快要響了，你去看看江灣那小鬼的兵營！小胖子冷冷地回答，一對貓頭鷹的眼睛不住的閃動。敏翁微笑點頭，燃起一支香煙來，忽然正容說道：『並不是我和紗交案有點關係，便巴望打仗，——說一句良心話，人家一個一個耳光打過來，老不同手，也太不成話了。紗交案，有人吃飽，就有人跌餛斗，打一句官話，叫做操縱，舞弊，可是中國人賺中國的錢，總比賣國好些，總比幾千萬里地皮白白送給人家好些，是不是？』

「嗚囉，你又來主戰了。回頭等潘梅翁來了，你們搭搭吹起來罷！」

「敏君譏諷地說，摸出錶來看了一眼。」

「可是潘大塊頭近來，又主和了。」老劉說。

「不一定。要是前兩天他們扒進的，今天都脫了手，包你明天他又主戰了。——哦，怪了，怎麼他還不來呢！」敏翁說着又打了個呵欠，將半截煙丟在煙灰盤裏。

「啊，還不來！太沒意思！」敏君伸手摸了一下梳得光滑的頭髮。

「另外再叫一個罷！敏君！」老劉也表示了憤慨了。「上過鏡頭的，就有這麼一點臭架子。」

於是老劉和敏君就研究起人選來。老劉的標準是「和氣」，敏君的目的却是「要有身份」。兩個人爭辯不休。

敏翁却獨自斜靠在沙發上，玩賞那鏡子裏折來折去的無數的燈光。

他從鏡子裏看見門帘動了一下，他急轉過頭去。早有一片哈哈的笑聲和一個大肚子先進了房門。

「嘿嘿——哈，怎麼只有你們三位，」潘梅翁定了神，看清楚了時，這麼說，臉上是一團喜氣。

「會長不來，怎麼敢估先呢！」老劉迎上去說。

「倒楣，叫了有廿多分鐘了，還沒來。好像當真要特地洗了澡才來呢！」賓君也站了起來，伸手去按電鈴。

敏翁却跛到潘先生跟前，相面似的看了他一眼，微笑道，「滿臉紅光，恭喜恭喜。」

「可是聽說又要打了起來呢！」

「這不是正合了你的脾胃麼？」

「然而當真打起來就不能罷手，倒底要攪得什麼市面都沒有。」潘先生一面回答，一面掏出一枝肥雪茄來，印在嘴裏。

一之五 「與打擊者以打擊」

潘雪莉小姐很得意地完成了她的化妝從現代美容院出來，側着頭，把腰一扭，便沿了人行道往東走，高跟鞋敲出青春的快樂的節奏。

已經有十點多鐘了，但這一帶的馬路上，行人稀少，商店也沒開市，只有捧得異常明淨的大玻璃窗內新奇的舶來品放射着誘人的彩光。「假日」的清閒，在這一條街上到處流露着。

一家白俄開的專賣女人用品的商店，將雪莉吸住了。大玻璃窗內依最新的「櫥窗藝術」陳列着的貨品中，有不少各式各樣的女帽，那位白俄店主且又自出心裁，用一條頗闊頗長的白緞帶從一頂闊簷的帽子綰到另一頂無簷的，緞帶上寫着『Summer Novelty』兩個翠綠色的美化字。這雖然是「蠻行」的文字，但在漢字藝術論者的眼中大概也不失爲「龍飛蛇舞」。

就是這一堆東西激得了潘雪莉小姐的一顧。

她的目光注射在一頂闊簷的黑寶石似的發亮的草帽。

剛才在現代美容院時，那位拿着剪刀太梳的「藝術家」很誠懇地勸誘潘小姐讓他試驗一下「超級的飛機式」，那時潘小姐心裏一怔：「飛機式麼？太通俗了！」然而那位「藝術家」有他的「理論」，像潘小姐那「銀盤」式的臉龐，（可惜這位「藝術家」對於東方文化毫無修養，不然，他準會說是「唐代美人型」的臉龐，）得要飛翅似的「頭蟻髮」方能「襯托得任」。結果，潘小姐讓他「試驗」了，完成了後，相當滿意。可是既經被那位「藝術家」那麼一點明，潘小姐就更加「前進」起來，她覺得那位「藝術家」的「創作」還欠積極，她照了好半天的鏡子，總覺得還是「上輕下重」。不過頭髮總是頭髮，不是銅絲，潘小姐也明白。

潘小姐是聰明人，所以偶然瞥眼看見那一頂闊簷的草帽時，她就記起那位「藝術家」的「理論」，並且更加以發展。

她諦視了約莫有兩分鐘，決心要把櫥窗這傢伙和自己的臉龐配一下看是怎樣，她轉身找那商店的門，於是忍不住獨自笑了一聲，自言自語地：「呸，怎麼我忘了，今天是禮拜！」

向櫥窗裏那傢伙投了最後的一瞥，潘小姐繼續向東走。她覺得她應該去拜訪幾位朋友，想個法兒，度過這「假日」的下午。本來學校已經放假，潘小姐每天都沒有什麼正經事絆腳，但還有那習慣，每逢星期日，她就想，到應該多約幾個朋友到什麼地方去玩個暢快。

她想到甜美處，便驕然微笑。迎面一家漂亮的糖果店，門首那個「頂天立地」水晶體似的陳列樹照着她。

的笑臉，像是有另一人在向她打招呼。潘小姐的腳步慢了一下，覺得這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爲她祝福，她的脚尖兒一斜，便走進那糖果店去了。

她選定了幾種心愛的糖果，正待把一張五元的紙幣往櫃上一擲，忽然有人拉住了她的臂膊。潘小姐回頭一看，便吃驚的叫了一聲。拉住她的臂膊的，是一個丘八。

「噯哈，雪——莉，噯噯哈！」那丘八笑着說，將頭上的軟胎軍帽往腦後掀，露出半頭捲曲的黑髮，兩條彎彎的長眉，眉下一對頗大的發亮的眼睛。

潘小姐也認出來了，是隔了兩重「表」的姊姊，（也許是妹妹）——趙委員的女公子，清芬趙小姐。

「噯，是你呀！還當是什麼……可是，你們軍訓結束了麼……噯噯，你這樣子，簡直是個丘八！」

「自然是啦！」趙小姐的一對靈活的眼睛骨溜溜地在玻璃櫃內搜索。「我們這個把月的軍訓，跟——跟當兵一樣。雪莉，你忘了麼？今天是星期日，我講准了假，回家去——洗個澡。」

「沒有澡洗麼？這可真真是難受了！」潘小姐吃驚地說，肩膀輕輕搖了一搖。

趙小姐指着好多種口香糖，叫伙計拿出來給她挑選，一面回答道，「洗澡房是有的，可是——我沒有用過。」

「哦——」潘小姐似信非信的應了一聲，同時下意識把身子退後些，一雙眼睛在趙小姐身上瞥了一周；

這樣的熱天，一星期或者竟是兩星期不洗澡，——可能麼？潘小姐覺得難以索解。她猛覺自己身上像有些發膩的小東西在那裏爬了。

「雪莉，一塊兒和我家去。有許多新鮮的事兒，好玩極了——哦，就是這兩種罷，一樣一打，那些都不緊。雪莉，你爲什麼不也去受訓一下，很有意思呢，回頭我講給你聽罷。」

「可是，清芬，幹麼不縫一套好些的軍服？這黃斜紋，太壞了！」

「什麼？這不能由自己挑。官長也是同樣的料子。」趙小姐一面說，一面看看自己身上，順手把衣裙拉一下。坐進了趙小姐的汽車裏，潘小姐這才感到有點酸味從趙小姐的身上發散出來。幸而車開動後，涼爽的風也把潘小姐頭上的香氣吹開了。潘小姐猛然想了起來似的問道：「那麼，你們也上操罷！」

「怎麼？不天天操，大大太陽裏上操！」

「嗚嗚，那不太熱麼？」

「不——出了汗就涼快。」趙小姐很天真地笑了笑。

「哦！可是你剛才好像說過，你們沒有得洗澡。」

趙小姐笑吟吟地點了點頭，忽然抓住了潘小姐的手，似乎要促起她的注意，鄭重地說：「雪莉！告訴你，我們的發明，出了汗，可以代替洗澡。一身大汗，下來，你就換一身乾淨的襯衣，好了，跟洗一個澡差不多！我一天要

換三身衣。」

潘小姐似信不信地點點頭。趙小姐却又接著說下去了：

「雪莉，營裏還有冠牛園呢，什麼都有：冰淇淋，汽水……」

「可是前些時候，聽伯母說，你打電話出來，叫天天給你送些罐頭去，我們都奇怪，送一天批給你存在那裏，豈不便宜麼？要天天送呢，路又那麼遠。」

「你不明白，那是營裏，每個人放東西的地方都是限定了尺寸的，多了放不下呀！」趙小姐的長眉毛一挺，笑着說，似乎可憐潘小姐的見聞太寡陋。但是忽然趙小姐又抓住了潘小姐的手，使勁的搖着，銳聲說：

「呀，雪莉！忘記了告訴你：中國就要同日本開仗！」

「喔，噲，可是連天報上不是說已經和平了麼？」潘小姐只是隨口回答。

「這是鎮定人心之計呀！我們總隊長對我們說得很明白——」

趙小姐忽然頓住了，仔細地瞧着潘小姐的臉，似乎要等待潘小姐完成了集中注意來聆受的準備。這才開口。但這時，汽車正到了轉角，走得慢了，馬路上有什麼事正吸引了潘小姐的注意。趙小姐也不由自主地望着馬路上。

「排「奇裝異服」的蘇格蘭聯隊的士兵在那邊走過，全副武裝，隔不了多遠又是一對印度騎巡隊力勒

住坐下的馬匹，不使走快。

嗒嗒地叫着，汽車又快起來了，潘小姐回過臉來望着趙小姐，猛然想了起來似的說道：「哦，清芬，要開戰麼？你們總隊長說什麼？」

「前天，總隊長對我們訓話，」趙小姐慢慢的，像是在追憶，忽地小聲笑了笑，却又立即嚴肅起來。「他說，你們是全國集中軍訓的第一隊，女生，你們要給全國的女生，樹起模範來！現在，敵人，蓄意挑釁，民族的危機，一天，一天，加深，最高當局，已經下了決心，在必要的時候，你們，要拿起槍來——保衛，我們的國家！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要，獻出他們的力量，保衛國家！」趙小姐掏出手絹來，在臉上抹了一把，然後又靠潘小姐的耳邊，悄悄地說：「今天聽說，總隊長到南京去了，他是師長呢，部隊在江北，他要指揮他的部隊去了。集中軍訓要加緊，要縮短時期，提前結束了。」

「哦，哦，那麼，看樣子，當真要打麼？」

「是打的成份多！」

談話暫時中斷了，兩位小姐各有所思似的，看着前面。汽車正以最快的速度，在坦溼的柏油路上奔馳。路的前方，愈延愈遠，終於只是一點，像是盡頭，然而汽車前進着，像是一點一點在濺闊起來了。

趙小姐的一隻手，按在潘小姐的肩上，很關切地問道：

「雪莉開了仗，你做什麼？」

「我麼？」潘小姐遲疑地轉過臉來，看了她的表姊妹。「可是你呢？你是受了軍訓的了。」

「中隊長說過，我們可以擔任的職務是：看護，偵察，間諜。由我們志願挑。」

「那麼，我只好去募捐了。」潘小姐寂寞地笑。

「啊呀，我又忘記告訴你了！」趙小姐興奮的叫着，一面伸手到她那軍衣的口袋裏去掏摸。「政府會派定全國國民的任務，已經有了計劃了。」

她在口袋裏摸出一本日記冊來，飛快地從頭翻到底，又倒過來翻到頭上，「哦，在這里了。雪莉你瞧，準備國家總動員……人人準備以所有的資力物力，貢獻於國家……人人以所有的知識技能，聽候國家的徵發調用……聽候國家的指揮。」

「要是派我一件剛剛是我幹不了的呢？」

「那自然先來調查，填表。」趙小姐很有把握似的回答。

「那麼，譬如我的爸爸，我想來，他大概不能幹旁的什麼，他出錢好了。可是他倒底有多少錢？媽媽，我還有哥哥，也都不明白。政府自然也不會明白，叫他自己填表，你想他肯老實填麼？」

「想來總有辦法。」趙小姐的口氣還是像很有把握。但是她也覺得這個話題越弄越枯燥了，便改口問道

「雪莉，回頭我們去看電影好麼？有一張好片子，與打擊者以打擊！」

「有這樣的片子麼，什麼你打鐵打鐵誰的主角？」

「噢，哈哈！雪莉，你真是……回頭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趙小姐抓住了潘小姐的手，天真地笑着。潘小姐也應酬的笑了笑。趙小姐忽然又吃吃地笑得臉都紅了。

這時候，汽車也到了趙府的門前了。

趙清芬小姐再到客廳裏時，已經換了一個人了；顏色輕綉的旗袍，胭脂，口紅，銀色的高跟鞋，一脚剛進了客廳門，就叫道：「雪莉，聽說選出了『上海小姐』了，你去看過麼？」

這一問太兀突了，正在聽趙夫人細談軍訓學生怎樣了不起的「刻苦耐勞」的潘小姐，一時聯想不起來。側着頭，只望着趙小姐發怔。

「啊，你看，你這上海通，百曉大王，也被我考倒了！」趙小姐蹦蹦跳跳地撲倒潘小姐身旁，就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我，雖則在營裏，可是什麼都知道！」

「你倒底也該讓人家聽清楚呀，人家一心在聽伯母說話。」

「那麼，你聽好！」趙小姐吃吃地笑着。「十多天前，不是有一家外國人開的跳舞場發起了……」

「哦，我懂了，選舉『上海小姐』——我怎麼會不知道！」潘小姐搶着說，勝利地笑了笑。「可是，沒有意思。那是羅宋人開的一家跳舞場，被選的，單是外國女人，中國女人不算數。沒有意思。」

「這就該說是『上海的外國小姐』才對呀！」趙夫人正容亢聲地說。

「所以囉，報上說這是羅宋舉三胡鬧，一點也不錯！」

「哦！」趙小姐似乎也很掃興，「到底選出了沒有，你去看過麼？」

「誰去？我就沒有那一份閒心情！」潘小姐有點忿忿然了。「你想：他們在上海，中國地面，却忘記了還有中國人！」說到這裏，潘小姐不屑地冷笑了一聲，「聽說選了出來的，還是一個羅宋姑娘，一頭的紅頭髮，高鼻樑，凹眼脛，說不定滿臂膊還有毛毛，這也算個美人麼？」

但是這樣「排外的唯美論」，趙小姐頗不以爲然。她當然不是紅頭髮，也不是凹眼脛，但她的鼻樑不能說低，正像潘小姐不能說是「有」鼻樑一樣。趙小姐一面跳來跳去，調弄籠裏的書眉和安靜地躺在趙夫人腳邊的叭兒狗，一面和潘小姐辯論着紅頭髮和高鼻樑等等，也可以是「美人」，並且西方美人勝過東方美人的地方實在不少。

「雪莉，你弄錯了！我們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人！」

當潘小姐的「反感」從紅頭髮高鼻樑凹眼脛的美人而波及到一般非我族類的時候，趙小姐忽然跳起

來尖着聲音這麼糾正她。

「日本女人麼？更加難看了！」潘小姐頓了一下，曼聲回答。「單看她們那種走路樣子罷，活像一隻鴨，——拍塌，拍塌！」

大家都笑了起來，於是有五分鐘光景，「日本女人」成爲談話的主題。

潘小姐看了一下手錶，就起身告辭，說是約好了朋友，時間已經到了。

迎着涼爽的風，潘小姐信步走了好一段路。街上已經顯出「近午」的熙攘。轉過一條街，是南北向的馬路了，那就異常的熱鬧，接連幾輛運貨汽車飛馳過去，車上滿載着箱籠包裹。夾在汽車的急流中間，也有不少的人力車，也都載着箱子衣包，上面還有人。這一切，在潘小姐眼前曾過，在她腦海裏滾轉了淡淡的微波，隨即又消逝了，——她只討厭那撲面的灰塵刺激她嬌貴的喉嚨。

她走到左近的公共汽車站，跨上了停在她面前的第一輛公共汽車。

售票員走近她跟前的時候，她這才決定，到何公館去。「要是阿祥不在家呢？」手指搖弄着車票，她心理這麼想，「不會的。因爲今天是禮拜。」

她開了手提皮袋，用那裏邊的小鏡子照一下自己的面孔，尖着手指輕輕的擰了擰頭上的「飛翅」。不知

什麼時候出了亂子，那蓬鬆的「飛翅」似乎失却了飄飄然的丰姿成了板板的了；潘小姐對着小鏡子左顧右盼，覺得頭上像帶着緊箍那樣的難過。她歸咎於趙小姐：「她有兩次摸到我身上來……可是自家也太大意，怎麼那時竟沒有想到這頭髮！」

到了該下去的一站了。直到賣票員提醒了她，這才忿忿然站起來，下了車。

在馬路旁又遲疑了一會兒，她終於帶着點「自暴自棄」的心情，悻悻然跳上了一輛人力車，揚起挽着皮袋的那一頭，指着到何公館去的方向。

車一跑出了勁，潘小姐的高跟鞋忽然閣閣地在踏板上敲着。前面一箭之遠，盪開着的一對黑油鐵門裏吐出一輛車。潘小姐舉手朝那汽車打了個招呼。她自己也下了車，丟給車夫一張角票的時候，又朝皮袋裏的小鏡子望了一眼，下意識地伸手攏了攏頭髮，便走進那黑油門去了。

客容心的草地上，便遇着了何小姐家琪，她一把握住了潘小姐的手，雜亂地問道：

「隱莉，你從那裏來的？走過四川路麼？你路上看見什麼？」

「潘小姐搖了搖頭，却望着那遊客廳裏。」

「你沒有看見什麼？你不知道麼？北四川路出了事！」何小姐拉着潘小姐向客廳走去，一面說，「日本兵戒嚴，斷絕交通，還要挨戶搜查呢！爸爸一早就得訊，出去了剛回來，現在又出去了！一二八，又要來個一二八呢！餓死！」

的人多得，卡車都叫缺了！——二哥剛出去看了來說。」

「哦，戒嚴？」潘小姐不慌不忙的回答，在路上看見的接連不斷的搬家車子在她腦膜上閃現了一下但是立刻又被別的東西掩住了。她精神一振地接下去道：「啊，祥哥也是剛回來麼？」不自覺地笑了笑，伸手撫一撫頭髮。

「剛回來不到五分鐘。他親眼看見，日本兵放了那麼多的步哨，明晃晃的刺刀，你朝他多看一眼，槍就端平，要刺到你身上！」

「噫，噫！」潘小姐驚呼；可是她心裏却不慌，所以驚呼之下還有一句話一轉念間就被她咽下去了，她偷望了何小姐一眼，不自然地笑了一笑。

兩位小姐到了客廳裏，潘小姐看見桌上和沙發裏散亂地放着中文的和英文的好幾種日報。何小立即拿下一張英文報來，匆忙地翻一下，嘮裏說：「這上面，記得很明白，你瞧！」但是她又將報紙擦開，接着說：「不用看了，我講給你聽罷。」

從何小姐的興奮而交雜的說話中，潘小姐聽出了「事件」的大概來了：昨夜十二時光景，日本海軍陸戰隊忽然全體出動，在北四川路布置步哨，檢查行人和車輛，據說是一個日本水兵被人用汽車綁去，不知下落，另一日人說，他看見那水兵和中國人爭吵之後就被架上了汽車；昨夜住在虹口方面的中國人回家去，路上都被

搜查北四川路底的住戶，也被搜查；日本的鐵甲車也出來了，在那一帶巡邏。

潘小姐搖着頭慢聲說：「那是一派鬼話。一個日本兵，又不是財主，人家綁他去幹麼！光景是灌醉了黃湯，睡死在什麼東洋堂子裏了罷！」

「剛才大哥說，要真是走失了一個日本兵，事情倒還簡單，就怕根兒沒有這麼一回事，這就準會鬧大。」

「哦——」潘小姐似乎不大相信。

「你忘記了盧潘橋是怎樣打起來的麼？」何小姐急口說。「也是先說不見了日本兵呀，也是先說要進宛平城去搜查，可是就開火了！」

潘小姐似乎領悟了，慢慢地點頭。但是她對於這件事不感興趣。中國兵和日本兵在上海打仗，她不是已經見過了一回？那是她十三歲，除了吃和玩，於世更無所求，而那一次的戰事——她記得，也並沒有對於她的吃喝遊戲有什麼妨礙。那時，她家的一個住在虹口的親戚，曾經「逃」到她家裏，帶來三四個和她彷彿年紀的男女孩子，她們還打影兒擲狀元，推牌九。那一次，戰事在她不知不覺中發生，在她不知不覺中了結，如果不是有那一家親戚「逃」來，她對於戰事簡直會完全沒有什麼「印象」的。

「我們剛才還賭了東道呢，」何小姐特意將腰帶以上挺得直硬，開了大步，像男人樣走着，「我們賭的是

那個走失了的日本兵我不找得到。」

「噯，你們真淘氣！人家爲了這件事着急，你們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我們正是注意這件事的結果呵！誰要是希望那個日本兵找了出來，他就是不贊成和日本開戰的主和派！」

潘小姐笑了：「哦，哦，那麼，你……」

「不單是我！」何小姐搶着說，「我和大哥二哥，都說一定找不到！只有爸爸希望找到。可是爸爸又不來和我們賭東道！」

「那不是賭不成了麼？」潘小姐抿嘴小聲地笑。

「不！後來大哥想了一想，說他還是來猜猜得到的罷。」

「他不贊成打起來麼？——噯，他是怕東道弄不成，故意押個冷門。」

「也不是，不——都不是。他覺得政府還不想打仗。他說，北平方面，昨晚上連夜把沙包撤去，表示和平，所以昨夜上海的亂子，也不過是日本人的威嚇，日本也不想當真激起中國的抵抗。我和二哥可不是這樣看法。中國愈退讓，日本愈強橫。」

「對了，你們會聽的，潘小姐隨口敷衍着，故意一笑，忍住了一個呵欠，然後轉臉四顧道：「喂，祥哥呢？怎麼不

見他。」

「啊，幾乎忘記了！」何小姐走到潘小姐面前，兩手按在她肩膀上，「你不要回去了，吃過飯去看電影，」與打擊者以打擊，「看過麼？應該去看一下。」

潘小姐還是第二次聽到這古怪的影片名兒，她心裏納罕，爲什麼這樣一張片子她們（趙小姐和何小姐）却着了迷似的，偏偏她不知道，但是她不肯露出弱點來，就微笑着答允了。這時，何家祥也進來了，臉上一團高興，何小姐立即趕着問道：

「二哥，電話打通了麼？是不是照常開映？雪莉也要去看呢。」

「照常開映。」何家祥和潘小姐招呼着，一面回答，却又淡淡一笑，加一句道，「不過戲院門前馬路邊兩個日本兵仍舊在那里站崗。」

「呵，日本兵是那一家戲院呢？」潘小姐接口問。

「就是上海大戲院呵。」何家祥很有禮貌地回答了潘小姐，走到窗前，無目的地望了一眼，却又轉身對着兩位女士微笑說，「但是戲院大門口就有中國警察。」

「哦！」兩位女士同時叫起來。

「不用了。」——剛才大哥又打電話來，說，東道恐怕是他贏了。」

「什麼？那個日本兵已經找到了麼？」何小姐着急地問。

「好像還沒有找到。但是形勢緩和得多了，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步哨大多數撤回去了，不過上海大戲院門前還有兩個。」

「還有希望！我們賭的，是找不到那個兵呀。」何小姐自安自慰地說，却忽然發見了潘小姐的頭髮今天另是一個式樣，便走近去看看，談話就換了方向。

東道還是何家的大哥贏了。那個「失蹤」的日本水兵終於被中國官廳在內地找到了。這傢伙固然不出潘小姐所料，在東洋堂子裏嫖昏了，忽然畏罪，不知怎的就到了靖港地方，並且在那邊搭上了小火輪，打算跳水自殺。

正當他被護送到上海來那一天，何家祥和家琪向他們的大哥認了輸，可是又不甘心似的說：「在理論上我們並沒有輸給你，大哥！抗戰的砲聲已經響了，宋哲元決心堅守北平，廣安門外不是已經發生了大戰麼？」

「我們還是講事實罷，」何家慶微微一笑，「你們幾時履行協定呢？今天晚上是不行的，我有事。」

「放心！沒有人存心賴你！就是今天中午罷。不過，請那幾位客，讓我開出名單來。」何小姐說着一陣風似的就在地大哥的書桌上撈了一張紙，一看紙上有字，就翻過去在反面寫了起來。

何家慶兩臂交叉在胸前，慢慢地踱着，自言自語地說：「二十九軍呢？遣上了梁山，二十九軍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不能不拚命了。但是——北上的中央軍，爲什麼不過黃河去？」

「啊，沒有過黃河麼？」何家祥猛然大聲問了。

「消息靈通的人，這麼說，」何家慶站住了，朝他的弟弟瞥了一眼。於是又加一句道：「據說都分配在鹽海線一帶。」

何小姐拿着紙走過來說道：「連主人七位，夠了麼？」

「把仲文也邀了來罷。」何家祥的手指從那紙上的一排名字上掠過，一面提出了意見，但他的手指忽然又指在一個名字上，笑了笑叫道：「琪妹，你又來淘氣了！何必請她——密司潘。」

「你倒不知道麼？」何小姐吃吃的笑着，「她近來很想學進步呢！況且，那天去看『與打擊者以打擊』是她搶着請了客的，她又曉得我們這東道。昨天還問起到底是誰輸了呢！」

「不過，夾她在裏面，總有點不調和。」何家祥還是反對。

「不相干，二哥，這不關你的事，她算我的朋友，這可好了罷。」何小姐很尖利地回答，却又轉眼看着家慶，笑道：「大哥，我還想加一位，不過要徵求你的同意了，就是密司會！」

「隨你！」何家慶淡淡地說，伸手拿過那張紙，翻過來一看，忽地縮了眉頭，「哎，琪妹，你把我一封沒有寫完

的信糟塌掉了！」說着，就將那紙折疊起來。何小姐的黑眼珠靈活地一轉，悟到了什麼似的，放聲笑着說：「我瞎你！」就從家慶手裏搶那張紙，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我知道了，這是寫給誰的信！」何小姐尖聲地嚷着，「可是我也太粗心，怎麼不先讀一遍。」

「趕快打電話去請人罷，——不是有仲文麼！他是頂難找到的。」

何家慶笑着把話岔開去，將那張未完成的信放進衣袋裏。何小姐還不肯放鬆，可是當差奉着老爺的命來找大少爺了。總算解了圍。

父子兩個在父親的書房裏見面。

何先生朝兒子看了有兩分鐘，將雪茄從嘴唇裏拿開，這才慢慢地說：「家慶，下月二十左右開紐約的總統號，還有輪位，大批的官學生也是這條船去的，你也趕這條船動身罷。」

幾乎是看着一個字一個字從父親嘴裏吐出來，何家慶的眼角忍不住輕輕地跳動起來。這件事的到來，並非意外，但料不到會那麼快，而且何先生的主意又那麼堅決。沉默了半分鐘，何家慶遲疑地說道：

「可是，爸爸，前星期你不是說，買外匯有點痔瘡，打算過了……」

「現在已經辦好了。反正有錢給你帶去，你不用管這個。」何先生直捷了當的語調與其說是意在安慰兒子的，心倒不如說是要制止兒子發言。

「不過，在廠裏爸爸不是需要一個幫手麼？我想，到美國去留學，也不過弄個頭銜回來，不如在廠裏學習，多得點實在的本事。」

「哦，你還沒忘記那天晚上我對你說的話麼？」何先生望着他兒子苦笑起來，然後兩眼向上一挺，似乎在斟酌將要說出來的語句，又似乎在克制一股熱地沖上來的感情，終於他將兩眼直對着兒子的面孔，用急促的言詞說道：「阿慶，廠裏現在不加入人了。時局變化得那樣快，今天不知明天事，廠裏正想收縮呢。談不到再加入！況且，局面是那樣不定，你到廠裏去，白糟塌了光陰！」

「爸爸！」兒子的聲調也高起來了，「你說廠裏收縮麼？我不懂……」

「不收縮也不成！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倒要問你一句，你天天談國家大事，你說這次中日會不會打仗？」

「照這幾天的情形看來，恐怕一定要開戰了。」

「一定要打！嘿，嘿——你們兄妹三個天天嚷着打不成，打了才有活路；你們背地裏說我做老子的主和，我為什麼主和？我也贊成打，不過現在還不到時候。你說你不懂為什麼廠裏要收縮？你要是早懂了，也就不會巴巴望立刻對日本人開戰了。」

「我知道了，爸爸——是不是因為戰事會使工業停頓？然而，爸爸，我們的廠，橡膠，也是軍需品，不會停頓，不應該停頓。」

「嘿，你說得那麼輕鬆！大前天那個水兵失蹤的事件要是鬧大了，上海又要做戰場了，難道不會波及到工廠的工作麼？就算它不波及罷，原料的來源呢？交通不便起來，原料從那裏進來？那時候，要在銀行裏用點款子，也未必能夠照你的如意算盤了。問題多着呢，不收縮也不成！」

暫時的沉默。父親看着雪茄煙頭那一段白灰，伸起食指，好像要彈掉它，可又不下手。兒子的臉色非常嚴肅，眼光直射在父親的臉上。

終於是兒子奮然說：「政府對於有關軍用的工業，應當有辦法！」

「可又來了！你天天留心國事，你看見了什麼辦法沒有呀！」

一段蒼白的雪茄灰，掉在地板上了。

又靜默了半晌。

「不過，爸爸！」何家慶堅決地說，「我不願意到外國去！這麼一個時候，我反而躲到了外國去……」

「怎麼是躲奇了中國不少，你一個人呀！」

「爸爸，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是這麼想我也許可以幫你一點忙！」

「哦——」何先生目光注在地下，聲音裹帶着感情，「可是，家慶，你在我身邊，也沒有什麼用處，你在這裏，反而要我多操一份心！」

「他家慶不作聲，他知道所謂『操心』是指什麼。這頗引起了他一點反感。他更加覺得『到美國去留學』沒有意思了。輕輕聳了聳肩膀，他抬眼朝他父親看。老人家用手指在桌子上劃着一個什麼字，臉色是異常頹喪。他家慶從那手指的動作上，認出父親寫的，彷彿是個『戰』字。而且父親的手指也好像有點抖。突然，他家慶心裏湧上了一陣悲酸，他又把頭低下。但隨即霍然站了起來，以一種稍稍變態的音調說道：

「爸爸，戰爭是一定要來的！即便不是爲了國家，單就自家打算罷，爸爸，你也總得趕快決定了辦法！消極，猶豫，都會誤事的呀！」

「辦法？什麼辦法？」何先生愕然望住了他的兒子。

「我們的廠，我們中國工業中小小的一份子，爸爸，你十幾年心血經營的事業！」

「哦！——」何先生自暴自棄似的冷笑了一聲，「小小的工業，十幾年的心血，一陣砲火不就完了麼！」

「不是這麼說的！爸爸！總該還有方法從砲火裏救出來，趁現在。」

「嘿，你說得太容易了！」何先生苦悶地搔着頭，沉吟了一下，又接着說，「朱懷義——也是這麼一番議論，何嘗沒有道理。可是，又不比一個家，要搬就搬。就是搬一個家罷，也得先找好了房子……」

「主意打定了，地點什麼的總不會毫無辦法可想罷。」

「可是，事情也許不至於像你們想的那麼壞。」何先生眼望着天花板，「倒是虹口那邊的大批貨，原料，趁

早搬一搬也是不錯的。不過這一搬動，也得化上千塊錢。」

何家慶注視着他父親的臉，走前一步，輕聲說：「爸爸，你還覺得戰爭可以避免麼？不是聽說江灣的住戶已經接到警察的祕密通知，叫他們搬走麼？」

「難說！」何先生冷笑了一聲，「就是北方罷，一面在打，打倒北平城門邊了一面在天津還是開談判。誰知道呢！他們大家像是變戲法，而我們是在夢裏！」

何先生把雪茄頭丟在烟灰盤裏，回頭看着兒子，又說道：「那件事——到美國留學你去仔細想一想罷，這是爲你的好——」他再看了兒子一眼，就自己去辦事去了。

何家慶從父親的書房裏出來，無目的地在走廊上站住，仰臉望着天，足有三四分鐘，他的思想好像遠遠的，只在天空那些雲堆裏飄浮，收束不回來。然後他無意中伸手到衣袋裏，觸着了那一封沒有寫完的信，猛然一驚，他的手緊緊抓住了那一張紙。他嘴上浮過一個苦笑，慢慢地伸出手來，把那信慢慢地撕成碎片，望階台下的陰溝裏一丟，鬆一口氣，挺直了腰，就大踏步向前面客廳裏找他的弟妹去了。

半個鐘頭以後，他們都在南京路一家華貴的菜館裏。冷氣使他們精神振發，幾杯酒下了肚，又使他們多言。潘雪莉小姐用了刺耳的尖音發表她對於「帽子」的研究。這是她這幾天來最專心的工作。

「怎麼伸文還下不來呢？」何家祥焦灼的轉着腦袋說。

「你不是說不必等他麼？」他小姓着了手鐐巨斧，「噫！竟叫他們快製上菜麼？頭我還和隨司會去找幾個朋友。」

「這倒不忙，反正約好了是三點鐘。」曾小姐微笑說，眼光時時在何家慶臉上瞥一下，似乎在驚異他的沉默。

來客中有一位密司李也是潘小姐向來不認識的，但是他們倆立刻談得很投契。另外兩個，一男一女是何家的親戚，大概新從南京來罷，老是對何家慶談着那裏的情形。何家慶傾聽着，但好像並沒當真聽進去。

「南京不容易守，」那親戚男的慨然說，「中國沒有海軍啊！」於是又放低了聲音，朝四面看一看，這才吞吞吐吐的，「沒有——準備呀，什麼準備——也沒有。這，怎麼能——打！」

「紹哥，人家打過來，」何小姐的聲音偏偏又高又急，「難道束手待斃麼？沒有準備也得拚一下！」

忽然滿座肅靜了，那位親戚紹哥端起了酒杯，也不喝，只是慢慢地搖着頭。

有一陣異樣的聲浪隱隱從窗外來，不是通常的喧嘩，倒好像是極密的劈拍劈拍的響聲。何家慶第一個注意到，他走到窗前隔着玻璃一望，晴天一碧，烈日正當頭頂。但是那響聲更加緊密而且近了。何家慶猛然開了窗，迎面撲來乾燥的熱氣和震耳的連片的爆聲，中間還夾着轟轟的單響。「什麼……」何家慶剛喊出了這兩個字，那邊衆人早已全擁到窗前來。但是何家慶也明白了，這是鞭炮。斜對面一家百貨公司的最上一層，一串血紅

的極長的鞭砲正在掛下來。

「旗，國旗看呀，那邊！」何小姐急口地指點着說。

頗大的一面國旗，正在不遠的一所大廈的高頂冉冉地升上了旗竿。

鞭砲的聲音愈密愈響，窗外下邊馬路上也接連地響應起來。眼睛望得見的地方，所有的店舖全已掛了國旗了。

「一定是北方打了勝仗了！」何小姐確信地說，「走吧，下去看一看！」

她不管別人怎樣，拉了會小姐走了。

何家慶他們隨後也就下去，在門口恰好遇見了仲文。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何家祥一把拉住了仲文的臂膊。

「豐台和廊坊都已經克復了！」

「真的麼？」親戚紹哥不大相信似的問着。

沒有人回答。大家都向人多處走去。忽然何小姐和會小姐從一個人堆裏擠了出來。何小姐滿面笑容，手裏一張紙高高地揚起，跑到仲文他們一夥眼前，連聲說，「號外，號外！」一轉臉見了仲文便又叫道：「你幾時來的？」

吃過飯了罷？

何文還沒有回答，何小姐早又逢過人，跑去和潘小姐說話了。

一路上鞭炮聲音不會斷絕過，似乎全上海的市民都跑到馬路上來了。賣號外的，一批一批過去，出勁地嚷着，時時停住了脚步，立刻以他爲中心，聚起一堆人來。

有一輛大卡車，四面圍着白布，斗大黑字的「捷報」，放着鞭炮，一路放着傳單，嗚嗚地叫着過去了。所有收音機播送着同一新聞，報告員的聲音也發沙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充滿了空間。

何家慶他們一夥到了外灘就各自分散，兩兄弟和潘小姐却還是一路。

「你怎麼回答爸爸呢？」弟弟問哥哥。

「我不去！我要留在中國！」何家慶回答，望着那像流水似的從北往南的搬家車！汽車，人力車，老虎車，獨輪車，什麼都有，好像開了車輛展覽會，他興奮地又接着說：「聞北全在搬了，可是爸爸還不下決心！我不去。新時代到了，我要留在中國。」

「與打擊者以打擊！」何家祥笑着說，有意無意地朝潘小姐看了一眼。

「哦！與打擊——」潘小姐接口說，「可是，中國也有那種頂大的坦克麼？」

「大概不會沒有罷——」嘿，看呀，這車上的是什麼？何家慶指着一連串的卡車，正飛也似的向西北而去。
「啊——全是廢袋！」

「是麼？我也看出來，是做沙包用的蘆袋。我不相信上海會沒有事的！」何家慶一邊說，一邊就又想起了午
前他和父親的一番談話。

整個下午，上海市在興奮中過去了。

晚上，何家兄妹又興奮地議論着晚報上的消息。何家慶覺得那些消息有點矛盾，但是何小姐堅信二十九
軍至少可以「幹上」幾個月。

十點鐘光景，何先生回來了，臉上冷冷的。一見了他們兄妹三個，就蹙腳嘆氣道：「廿九軍損失重大，北平遲
早要完了，可是今天滿個上海還放鞭砲呢！」

「什麼，豐台廊坊呢？」何小姐搶先問。

「說什麼豐台廊坊，這消息不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剛才聽說，駐紮在南苑的萬把人全被日本飛機
炸光了，一個師長，一個參謀長，都還沒有下落。而且就是這里宣傳克復了豐台廊坊那個時候。」

兄妹三個都睜大了眼睛，不大相信。過了一會兒，何家慶說：「如果真有這樣的事，這是鬼混的什麼和議空
氣作的祟！」

「萬把人麼？那是太冤枉了。太可惜！」何小姐輕聲說，聲音有點不自然。

何家慶咬着嘴唇不作聲，老是朝他大哥看。

二之一 大時代降臨了

北平失陷了！沒有經過巷戰，這一座「古城」就換了主人。

但是悲壯的血戰却展開在天津。警察，保安隊，正規軍，——「血肉的長城」三十餘小時的鬥爭，壯烈的犧牲，轟炸，焚掠，屠殺，侵略者的「王道德政」，南開大學成了一片灰燼。

又一個驚人的消息：偽「冀東政府」的保安隊全體反正，粉碎了傀儡組織，消滅了通州城裏的敵兵。

大上海的市民爲北平而憤怒，爲通州而歡呼，爲天津而振奮。廣播南京城一三〇〇千週波，全世界全中國其譁聲——時局已到最後關頭，犧牲到底，沒有自由就沒有和平！

八月四日那天，大風襲擊着上海市。

大風似乎帶了不少「家」來了。人和行李，擠滿了條條馬路——從虹口，從江灣，吳淞，閘北，從京滬的每班車，都塞進了蘇州河以南的「保險庫」。

大風又似乎把上海的市民吹到了，銀行，米店，雜貨鋪，從早到晚，那些被謠言嚇住了的零星存戶，（這中間

小本經紀的商人，有瞞了丈夫擅私房的妻子，有大公館裏的老媽子，車夫。那些「想得周到，防於未然」的主婦，都像沒頭的蒼蠅一般，向他們的目的，存款，米，煤，鹽，香烟，火柴，肥皂，醃臘，進攻。

從早到晚，北浙江路靠近界路的一家轉運公司，工作緊張得很。

小伙計姜九一面擦着算盤珠，一面對他旁邊的一個矮胖子同事說道：「喂，老楊，山西路周宅那八十七件的運費，你少算了十來八塊錢呢！——三一卅一，六去五還一，哦，算少了可不是。」

「什麼！」老楊從一堆賬單上抬起頭來，瞪出了眼，惘然片刻，這才像清醒過來似的，一伸手就抓起姜九面前的「張紙，瞧了一眼，叫道：「噢，你這人，才發昏呢！這不是老校批的字嗎？給一個八扣。」

「喔，——沒有看見。整天打算盤，眼睛都花了！」

「他媽的！」小胖子老楊從前額掙下一把汗水，「怎麼一回事？在上海的人搬內地去，在南京，杭州的，又搬上海來，箱子木器，便宜了輪船火車，做一筆好生意，帶累老子們忙得透不過氣，姜九，你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還不是爲了錢多麼，沒錢的，一步也不能走，住在那里就只好獸在那里。」

「不是這麼說。我是問你，要是當真打起來，到底是內地太平呢？還是上海租界里安全些？」

「這——個麼？」姜九把一支鉛筆插在耳朵丫里，又的的答答打靶算盤來，「你去問天去！」

小胖子老楊迷惘地瞪視了好一會，然後又埋頭在賬單里。

杭育的呼聲不斷地從外面傳來，夾着東西落地的沉重的聲音。粗聲大氣的吆喝：「還有百多件呢！他媽的，你們上勁些！」

又一個聲音由遠而近噴着進來：「一件也裝不出去了，沒有車皮！他媽的，剛才去的，已經打了回票呢！」於是爭鬧的人聲盡倒了一切。

轉運公司的老板陸和通鄙夷地冷笑一聲，把一疊舞票遞給一個擺臭架子的舞女，就揚長走了。他的兩個朋友，賀君和老劉，追了出來，拉住了他說道：「何必和通！逢場作戲，跟她們嘔什麼氣！」

陸和通轉臉朝這兩個「摩登鴉片」看了幾眼，冷笑說：

「我跟誰嘔氣，你得說個明白呢！」

「哈哈，陸老板，一只寡老不是你的——」

「可又來！」陸和通一聲斷喝似的打斷了對方的申說，大步朝前走；可是不多幾步，他又站住了，回頭對跟上來的兩個說：「哼！那小子仗他老子搯地皮來的幾個錢，在這里裝什麼！他不想想：十年前，他老子還趕着我陸

和通屁股後邊叫大哥呢！他這黃毛小子，居然在我面前發獃勁了！

「可不是！依我說，」那位常常顧影自憐的費貴君搶上一步獻起議來，「陸老板，索性大把化上幾文，給那小子一個沒臉。」

「對了！人家說你陸老板這幾天日進斗金呢！」那小胖子老劉也從旁慫恿。

陸和通伸手在兩位肩膀上拍一記，仰臉大笑道：

「囉七七，好一對狗頭軍師！把我姓陸的當什麼看？我才不來嗚這口閒氣，化這路冤錢，讓那只寡老背地里笑我是洋盤，走罷——瞧着總有一天在我手裏！」

撤下那一對「幫閒」，陸和通自願自走了。馬路上搬家的人潮還是洶湧不絕。而在各種車輛之間，還有步行挑着担的，背着包的。一個漢子挑兩大筐的破爛東西，——從鐵鍋、馬桶，直到斷了頸的洋酒瓶，也擠在威武的大卡車（裝滿了大皮箱和紅木傢具的）旁邊招搖而過；一個女的，兩手全拿着像衣包一樣的東西，三個小孩，跟在那漢子後邊。

陸和通似乎對這一家逃難人發生了興味，接連向他們睨了幾眼。可是作怪得很，他心里却忽然想起小胖子老劉那一句話人家說，「你這幾天日進斗金呢！」他咀嚼着這句話，覺得受用，又覺得不受用。他忽然後悔，即在這一天上午，他的公司還沒沒趁勢漲價：「媽的，充什麼好人！有錢上我這里來的，多要他幾個，不是千該萬該麼！」

法租界的一所弄堂房子。這里附近一帶，是白俄新近「發見」的「新大陸」，晒台變成了四層樓，灶間改裝爲雜貨店，這都是他們（將軍爺，甚至也有親王）的「事業」。

然而中國人的二房東也並不示弱。單間三層樓的屋子住了九份人家，二房東還說太寬舒了。

二房東太太伸出蒼白的手，敲着二樓亭子間的門。

決不會錯，二房東太太的手，四十許的婦人的手，蒼白，並且沒有一點肉，骨節奇大。像是骷髏的手。兩骨節之間，金戒指放射燦黃的光。

但是因爲已經抽足了鴉片烟，這枯骨似的手，用勁的敲着。

和房客見面時的第一句話也是精神飽滿的：「張先生！幫忙幫忙！明天請你搬到底下灶間後邊罷！」

「唔唔，」張福田困憊地看着二房東太太的稜角分明的臉龐。「哎，明天麼？」「唔，可是，我始終弄不明白，爲什麼一下子非要我搬到那個——那個自來水龍頭旁邊的糟糕地方不可呵？」

「啊，唔，不是前天說好了的麼？」

「前天……前天我說什麼？」張福田遲疑地抓了抓頭髮。

「噴噴，哎，張先生——好意思麼！自家說過的話呢！你不喜歡底下那一間也不要緊，娘姨房間讓給你，好麼？」

「娘鏡房間！」張福田似乎被這兩個奇怪的字刺激得頭腦清醒些了。那也名之曰「房間」麼？張福田惘然追憶他何時見過這間「房」。

「我不想搬動！仍舊住這亭子間罷！」

張福田定了定神，決然說。

二房東太太大響笑了。鴨子叫似的，令人毛骨聳然的鴉片煙老槍的笑，張福田被笑得心慌。

「好好！」二房東太太的嘶啞變毛的聲調。「那麼，人家付的定洋是十塊，加倍罰，二十；人家肯出二十五塊的房錢，二十五，——四十五，張先生，一共四十五塊，你認了賬，我就不來打擾你了！」

張福田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這不是在作夢。他嚇嚇地吐出了一句：「不過，我沒有說過不住罷。」

「啊啊！規規矩矩！」二房東太太嘶啞的尖音刺得張福田的耳朵嗡嗡地叫，接着，一串快板似論說明都是張福田自己不好，半個月前，他說過一句「要搬走」，而且前天，房東太太跟他「說好」換一間房。

張福田像聽「新聞」似的聽完了二房東太太的話。他記得彷彿有過如此這般的經過。但是，天哪！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就會如此嚴重。並且他實在也記不清，到底是他先向二房東太太說過「要搬」呢，還是二房東太太先向他「表示」，請他「另就高明」，但即使是他先說過，也只是那麼一句話而已，在那時他天天爲了「密司李的問題」所困擾的心境中，說過了會忘記，還不應該原諒麼？而況比「搬一個家」更嚴重萬倍的和密司

李的「分手」不是他也天天說在嘴上，而且說過了又不算數麼？

而況十多天來，仲文又時時拿「民族的危機」呀，「振作起來」呀，「小布爾的根性」呀，來攻刺他。可不是，迴旋在他腦際的大問題太多了！他怎麼能像二房東太太似的，老是把房子問題放在心上呢！

他苦笑着，他窘了，但也激惱——因為二房東太太偏在這多事之秋提出這「無聊」的問題來逼他，也因爲這吸而鬼，這沒靈魂的婦人，竟敢小看他拿不出四十五塊錢，竟敢不信任他的「價值」遠在四十五塊錢以上！他的眉頭繃起來了。

可是二房東太太又火上加油似的擲下了一句：「四十五塊！張先生，你主意打定了沒有？」

「閉嘴！沒有靈魂的渺小的婦人呵！」張福田勃然動怒，神氣頗爲凜凜然了。

二房東太太沒有聽懂張福田這句話，但也怔住了不作聲。

「走你的罷！四十五塊——」張福田不屑地將手一擺，便插進口袋裏去，但是手剛碰到錢袋，他那板得緊的臉皮突又一鬆，他目前的所有還不夠二房東太太需索的那個數目。不過他仍舊毅然摸出了他的錢袋來，罄其所有，望桌上一擲，威嚴地說：「拿去三十塊——餘下的十五塊明天就有！」

二房東太太又鴨子叫似的笑起來了：「喀喀，張先生，真怪——我們做二房東的，難處也多得多呵！喀喀，謝謝你呵！」

張福田一聲不出，只寂寞地微笑。望着那「人臘」似的二房東太太的背影，他心里想道：「可憐的沒有靈魂的人，多麼容易滿足！」

於是他往床上一橫，民族的問題，個人的問題，——許多比四十五塊錢嚴重到萬倍的問題，又像走馬燈似的在他腦膜上來回了。

兩小時過去了，他還是這樣躺着。

公共租界近西區。路燈光穿過了人行道上密茂的樹蔭，落在—所房子大門旁的銅牌上。斑駁的光，浮漾着幾個蘇體字：××中學校。

幾個人影在「蘇體字」邊一揖，打着招呼。元氣旺盛的笑。

「有什麼好消息麼？」說話的是一位穿白綢長衫的男子；從不遠的房子裏射出來的燈光落在他那梳得光滑的頭髮上，亮閃閃地有一種反光。

「有！可不一定好。」

「嚇，我們的朱教授總是要求太高！」另一位搶着說。

這時，他們一夥已經到了一個屋子前，在跨上台階了。剛才那最後說了話的人，正和朱教授並肩。這是一個

中等身材，結結實實的傢伙，將近中年，但舉止言語一點也不「老成」。

朱懷義教授輕輕哼了一聲，又聳了聳肩膀，意思是：「跟你們沒有話可說。」然而朱教授自己知道自己的正確。他因為他有這一份自信，所以他又覺得「教育」別人，「克服」別人，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爲的要盡這一份責任，他就常常和「沒有話可說」的人們辯論。而這，又往往在「哼」了一聲，聳一聳肩膀以後。

此時雖然在跨上台階，「時」與「地」都不適宜作「教育工作」，但朱教授不肯放棄這一瞬的光陰：

「怎麼是要求太高，高不高，有什麼標準，要曉得，不能亂用這句話。先得客觀地把握當前的形勢……」

他只好不說下去了。同行者已經一個一個搶先進了屋子。最後一個是穿白綢長衫的那位，在門邊回頭招呼着朱教授，像安慰似的說：「等會兒，反正是你作個報告——不錯，把握當前的形勢，這不能馬虎！」

這是一間會客兼閱報室。兩三個人已先在里邊，低頭閱報。

朱懷義教授這一到場，空氣立刻不同了。他莊嚴地舉目朝屋子里瞥了一眼，擺出個西方政治家的微笑來，對屋子里各位打了招呼，然後穩重地踱步到屋子中央那張蒙着白布的長方桌子的上端一站，肅然掏出銀表，放在桌子上。舉目看着各位，手指輕輕叩着桌面：

「各位時間已經到了。還要等誰——這樣的時期我們都得遵守時間，不能爲一兩個人耽誤了寶貴的光陰。現在我們就開始。」

這本來不是一個怎樣正式的會議，不過是幾個人，在一定的時間會面，交換消息，交換意見而已。但朱教授是「非正式主義」的頑強的反對者，主張無論何事都得「三板一眼」地做去，他的理論是，幾個人在一處，既然不是談閒天，就是開會，開會得有開會的秩序，秩序雖屬形式，然而即是精神所寄，辦事而連樣式都不夠格，那裏還談得到精神呢！結果，他的「理論」佔了「勝利」。

現在，朱教授就非常正式地開始了他的「報告」。

朱教授「律己」他是很嚴的。每次他自己先宣布限定「報告」三十分鐘，這次也不是例外。每次，他的「報告」先從「國際形勢」講起，而「國際形勢」又必先從「美國的態度」開頭——對於這一點，他曾經兩次三次地化過十來分鐘申述他的理由：「並不是兄弟在那邊住過多年，特別熟悉牠的國情，而是因為中國事件——太平洋事件，美國的態度是當然的而且必然的要起決定作用的。」

沒有人反對過他這理論。照朱教授的說法，是「任何人不應該反對他這理論」的。

像下圍棋似的，先安下了「定子」，朱教授的「國際形勢分析」就是把「美國的態度」作為全盤的「定子」——幾乎是「命定」之上的「子」。從「美國的態度」之如何，他斷定了其他歐洲國家之態度也一定如何。

十分鐘過去了，他剛從美國傳教士對遼東事件的看法談到美國一般「主婦」們的看法。座中有人打起

呵欠來了。答答，朱教授用手指叩着桌面，眼睛睜得大大的，同時「報告」也中止。

約莫靜默了三十秒鐘，朱教授這才回頰作喜似的說：「各位不要以為我報告的是無關緊要的閒文，須知美」是民主國家，而主婦們實在是美國社會的柱石，她們的見解影響到丈夫，到兒子，這是千萬不能輕視的；我們

們要客觀！」

「可是十五分鐘過去了呢！」曾經說朱教授「要求太高」的那一位，忽然高聲地插進了這麼一句。朱教授立刻看下一下他面前的擺得端端正正的錶，意思是要考查這所謂已經過了十五分鐘的話是不是正確。不幸是千萬萬確的！

「不忙！」他抬起頭來說，「只要把美國的立場——嗯，動向弄明白了，其餘歐洲國家的將有的態度，可以不察言而解答了。」

於是他從美國的「主婦」們移到「出口商人」了。

在二十八分鐘的當兒，他作結論了：美國現在簡直無意於東方，因此國際形勢非常對中國不利，這是「客觀的，隨你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事實總是事實，不因你主觀如何而就變一個樣的。」因此大局前途實在糟糕。

兩三分鐘的靜默。

朱教授所說的「美國的態度」倒也並非不是「事實」而況在座各位都未嘗到過美國既沒有在美國「房東太太」——就是朱教授說的這個民主國家的社會柱石——的飯桌上研究過三四年的她們的思想也沒有傳教士的朋友更不認得什麼出口商人，那自然無從提出異議了。但是在座各位却不甘心「默認」朱教授口中的美國那撥不可抗的「決定」的作用。

這「不甘心」被從各種不同的觀點提出來了。發言的秩序很「不好」。朱教授驚異地瞪大了眼睛，連連叩着桌子，也沒有見多大效果。他生氣起來，打算給一個「充耳不聞」，然而他到底是「負責」的人，他覺得應該教育說服他們，他不能用十二分的耐心去聽。

「各位，這里不是菜館呵！」當各位都靜止了時，他透一口氣，用沉着的音調說：「都是要担負救國的大責任，要領導民衆的，不能這樣沒有——呢，不守秩序的罷好，我來總答覆一句罷。我沒有說歐洲各國在東方沒有利益，沒有說他們對於中日事件不關心，但是我認爲他們都無力東顧，所以不能不依美國的態度爲重心——呢，重心這便是所謂——我講過不止一次的美國的當然的而且必然的要起的決定的作用！我又認爲歐洲各國不得美國出場，就一定要使中日避免戰爭，他們主張妥協，勸中國儘可能——不絕對的容忍，絕對的讓步，請各位冷靜地想一想罷，我這結論是不正確的結論？」

「那麼，我們自己呢？難道也把歐洲各國的態度作爲我們的態度？」

說這話的是穿白的綢長衫，頭髮梳得光光的那一位。

朱教授還沒回答，那位說過他「要求太高」的，又搶着說道：

「朱先生，你變成主和派了，你的議論就是主和派的議論！」

這一針似乎刺得太重了，朱教授臉上變了色，懽然把雙肩一聳，冷冷地叫道：「什麼話——誰不知道，我比任何主戰派都主戰些！」

有人歎氣似的說：「怎麼，還不見仲文來呢？這沒有結果的爭論！」

朱教授猛烈轉臉四顧，像是要搜尋什麼。他覺得他的尊嚴受了大大的侮辱。他冷笑了一聲，心里想道：仲文，哼，一味迎合羣衆的浮躁情緒的人！但是這樣的話，當然不好出口的，他振作了一下，莊嚴地警告道：

「各位，我們一定要克服掉浮躁的感情。我們要守會場的秩序，像一個辦事人似的來冷靜地研究討論。」

這話發生了效力。於是首先由那位穿白綢長衫的轉換了話題——「中國方面怎樣應付。」他看着那位說過朱教授「要求太高」的，結結實實的傢伙說：「密司脫黃，你來報告點消息罷。」

「我是認爲全面抗戰一定要爆發的！」黃斷然說「只看上海罷，江灣吳淞的人家已經奉到命令叫他們搬了，那邊的一些大學也在搬家，保安隊已在築工事，滬杭京滬兩條鐵路上，一面是松江做中心，一面是無錫做中心，集中了精銳的中央軍；——而且，銀行界是一支風雨表，這一兩天裏，大老倌們拚命提存款，買外匯，帶引各

星存戶也起恐慌，這難道也是無風起浪麼？」

有幾個人高興得鼓起掌來了。

「各位，不要忘形，引起麻煩。」朱教授用壓低的然而鄭重的口音說，回頭又看着密司脫黃，「不過，打的架式雖然擺了出來，打的決心實在沒有，我也有事實證明。」

滿室肅靜。朱教授似乎在斟酌他的「事實」的語句，其餘各位則眼巴巴地等待他說出來。

這當兒，有兩個人匆匆闖進來，把眾人嚇了一跳——却原來正是仲文和何家祥。

「怎麼？時局有新的發展罷？」有人這樣問。

「聽說長江上游各埠的日僑全體撤退，日本領事也一同走，上海的日僑也在開始撤退，同時日本要向上海增兵了！」何家祥興奮地回答，一面從一個紙袋里拿出麵包來啃着。

「嘿！朱教授，你覺得如何？」黃頑皮地側着頭戲問。

「不過，自然也還有人不肯放棄所謂和平呵！」仲文一邊就坐，一邊冷靜地說，「明天，南京有重要軍事會議，閣白，韓復榘，何健，都到了。」聲音低了些，「聽說也有朱德。」

「哦！」不約而同的叫了一聲，接着是嚴肅的靜默，似乎在等待下文。但是仲文接着說道，「國際空氣並不見得好。」

「可不是麼？」朱教授高興地大聲叫了，「我剛才也是這樣的觀察。我說關鍵全在美國。」

「恐怕還是在英國罷！」仲文回答。

「不然，不然，」朱教授連聲反對。於是熱鬧的爭論又爆發了。但是大多數人對於這樣的爭論不感興趣，幾乎是很不客氣地堵住了朱教授的滔滔雄辯。這才開始討論如何展開工作。

深夜一時了，潘太太還在打電話四處找尋潘先生。

這天下午二時許，這位享福的胖太太方才知道「中國人的銀行鬧風潮」她是頗有一些瞞過丈夫甚至也瞞過兒子女兒的私藏的，她趕快去提取，不料銀行裏的小伙計不認識她是有「來歷」的太太，很公式地回答道：「哦，定期存款麼，還沒到期，——要總經理簽字的，明天上午再來罷！」潘太太白擠出了一身大汗，一回家便要找丈夫替她想法，找了半夜還沒找到。

潘太太抱怨她的女兒。爲什麼不早把「時世快要不太平」告訴她：「雪莉，你天天在外邊跑，怎麼回家來一聲也不響！」

「媽，我不是說過幾次麼，中國跟東洋開仗了。」

「喔，可是你是說中國人打勝了呀！那一天，上海還放了半天砲仗。這幾天打敗了你還沒有說過！」

「那是沒有的事，那里說得到！況且，我又不知道媽有錢存在銀行，我也想不到忽然大家要擠提存款了，——這都是漢奸的把戲，擾亂市面，媽，你就乾脆不要理罷！」

雪莉小姐侃侃而談，臉微向左轉，避過了壁燈的直垂的光芒。一個小虫子正繞着那蓮蓴形的燈泡飛着打圈子。雪莉小姐忽然望着這小虫子，思想飄飄蕩蕩的也在打回旌，她想到這幾天她所聽到的許多事，所看見的許多人，她彷彿覺得他們都幻化成那個小虫子似的，繞着那一團光亮，百折不回地在那裏飛，總想接近去，她彷彿覺得自己也在中間，在光波下翱翔了，——她微微笑了起來。

但是潘太太的不斷的咕噥又將雪莉從恬適的幻境裏拉了出來。她聽進了她母親的一二句話，覺得煩燥，便努力想置之不聞，冷靜地思索一下那些更大的問題，——這是何家琪小姐曾經熱心地向她解釋過的。可是，不去想倒罷了，一經「考究」，她又茫然自失了，她好像一個沒有把書念熟的小學生，雖然記得了書本子上許多句子，但是已經忘記了牠們原來的排列次序，片片段段的，永遠不能連成有系統的整塊的東西。她煩燥地將滿頭蓬鬆的髮髮向後一掀，突然轉臉對她母親叫道：

「媽！你這樣勞勞叨叨有什麼用呢！——況且，你也是空着急，今天提不出，明天提處得了，明天難道還找不到爸爸麼？」

「噢，雪莉，你說得好輕鬆呀！今天不是我親自去過，人家告訴我，我也不會相信，——銀行裏比小菜場還要

開些。也是一位太太好像她是認得我的，悄悄告訴我，說明天銀行要封關了，一個錢也提不出來。」

「那麼，此刻晚上，就是找到了爸爸也不見得有辦法。」

「哦，雪莉，你到底只是只肯得讀書的小姐，什麼事都不關心。你忘記了上次要行法幣那一回事麼？」

雪莉小姐搖了搖頭，心里也實在感不到興味。可是潘太太精神抖擻地挪動她那肥重的身體，靠近了雪莉耳邊，氣急咻咻地又接着說道：

「你忘了麼，那一次，你爸爸得了消息，就去設法，不是也在晚上麼，倒底多提出五萬現洋來，後來聽他說，臨外不瞞裏，那晚上差不多的銀行都開了夜工，趕做起賬單來，做了半夜的賬，庫裏的幾十萬現洋就變做早已兌出去了。這件事，我記得明明白白的。」

「可是，媽，這是舞弊！」雪莉尖聲叫起來，但又吃吃地笑着道：「真是，偷天換日，跟偵探小說裏的情節差不多。……那麼，媽，你更不用着急，明天也還不是一樣麼，反正是走後門呵！」

「我就怕他們在今天夜裏趕一個通夜來，改做賬單，到明天什麼都弄好了，那我的存款……」潘太太忽然住了口，側着耳朵，她彷彿聽見外邊有電話鈴響，她反應似的將兩手撐在靠沙發的臂上，打算站起來，一面叫道：「是老爺來的電話麼？」

沒有人回答，好像連那阿金也躲懶去玩了。

雪莉快步跑出去。潘太太在後面氣急地高聲囑咐道：「告訴他三處存款，四萬多呢！告訴他馬上回來！」

於是潘太太好像放了一半心，鬆口氣，軟攤在沙發里了。剛才半小時的緊張，在她那樣的肥人，委實不是開玩笑的。她閉了眼睛打算養一養神，不料立即就睡着了。

還是雪莉的笑聲將潘太太驚醒。

她一睜開眼，來不及拭掉掛在下巴的口水，就像沒有打過瞌睡似的，很清醒的問道：「是他吧？他怎麼說？不是馬上就來？」

「是倒是爸爸，」雪莉玩皮地笑着回答，「我都告訴他了，他不說什麼……」

「回來不回來呢？」潘太太性急得蹣着蹣空的一隻腳，只想站起來。

「明天來！」雪莉忽然放聲大笑了，「媽，你不要急，爸爸還說笑話呢！我聽得他笑說，日本人的大炮，倒把你的私房打出來了！」

「沒良心的人家在火裏，他在水裏！」潘太太臉也氣青了。

「你放心好了，媽，到明天再說。」

「就怕明天是來不及了。」

「不會的。爸爸既然曉得了有四萬多塊錢的關係，他不會糊塗的，四萬多呢，他一定會設法，那怕是沒有辦

法了時，他也會生出辦法來。」

等莉是了解她父親的爲人的。

二之二 怒吼吧，大上海！

滬杭鐵路的S站，從早晨起，就擠滿了驚惶的旅客。

月台上，山一樣的行李，堆在那里也有半天了，「紅帽子」們坐在行李堆邊空閒的手車上，打呵欠找同伴們吵嘴。客車顯然是誤點了，照行車時間表算起來，第四班車也早該到了，但是枋州開來的早快車，也還一點消息也沒有。

已經進了月台的一部分旅客，像尋食的螞蟻似的，窺探一下，西張一下，焦灼地只想打聽到一個正確的消息。他們中間，來得最早的，足有六七個小時，已經向小販們買過三四次「可以飽肚」的東西了。

他們彼此間只要對看了這麼一二分鐘，就會像老相識似的交談起來，熱心地告訴一些誰也不知道，是假的消息。階級和身份暫時一下子取消了；挺胸凸肚的紳士會追住了小工模樣的漢子問長問短，高貴的時髦女人也肯和滿身汗臭的鄉下老兒搭腔了。

六十多歲，渾身是「官派」，但又處處帶點「土氣」的一位老先生，似乎是遠臨時的「月台待單」場面

裏的「主角」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地，消息最多的人，往往就可以成爲大家注目的「人物」，但這位老先生之所以忽然成爲重要，倒不在消息多，而在他的說話最響，並且氣派不凡，說什麼都像絕對有把握。另一個不能忽略的原因，是他還帶了兩個年青的女人，一個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標勁十足，又一個却淡淡梳妝，不聲不響，偶一露齒微笑，便吸引了不少年青人的眼光。

兩個女人的年紀不相上下，顯然都是那位老先生的眷屬；好事之徒，所爭論不決的，倒是兩個中間誰是老者的姨太太，或者都是。

老先生也不像是怎樣有脾氣的人，要是有人含笑對他看看，他就翹起一個大姆指說：「再等一個鐘頭，早快車就來了，已經過了四趟兵車，還有兩趟！」

有人記得開過的兵車已不止四列，但老先生的口氣既然那麼肯定，而且好像什麼都瞞不過他，也就含糊點點頭，焦灼地望着遠處的外場，看着有沒有列車到站的朕兆。

月台和車站相通的鐵柵門已經拉上了。站裏就像一個蜂窩。鐵柵門上貼滿了人面孔。票房早已停止售票，但是已經買得車票的旅客也有不少被關在站裏，不能出去；站長怕月台上的人太多，有礙秩序，所以斷絕了交通。

站長，乃至站裏的憲兵警察，曾經一次又一次的對旅客解釋：「客車要來的時候，自然開門，不要慌！」可是

每逢月台上有什麼擾動，特別是卡卡地一列兵車風馳電掣而過，這鐵柵門內的「蜂窩」便會像忽然來了一條蛇似的鼎沸起來，鐵柵門成了進攻的目標，憲兵不得不粗聲喝罵，甚至想借用警察的棍子。

現在這癩性的紛擾又一度發作了。特別因為那一系列兵車要換「龍頭」，居然在站前停住。人們都想看清楚，發狂似的擠到鐵柵門前，並且側攻到兩旁的早已擠滿了人頭的小小的窗洞。

七八歲光景的一個孩子，站在長椅上，從鐵柵門前的人頭上向外瞻望，可是還不夠高，急得踩着腳。一個當差模樣的漢子趕快將孩子搶在肩上一面和善地喃喃地問道：這可看見了罷？有些什麼，告訴我杜大也看見了爺爺和媽媽罷？」

他們旁邊，倚着三兩口手提皮箱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女人，頗為憔悴了，但還不甘離伏，臉上施着濃重的脂粉，衣服也頗時髦，偶然地也朝鐵柵門那邊瞧着。

小孩子老是貪婪地望着不作聲。月台上忽然傳來了雄壯的歌聲——千百條雄壯的喉嚨的合唱。那杜大又喃喃自語道：「誰在那里唱？學生呢？——兵唱罷？」但是歌聲隨即沒有了，遠遠地一個「龍頭」在叫，接着是空空空——鋼鐵的鳴響，鐵柵門前緊擠着的人們也往後退散了。

杜大將孩子放下了肩頭，揩一把汗，對那四十許的婦人說：

「二太太，多少兵車都是向西開的，——還不是開到上海去麼？老爺怕鄉下不太平，巴巴地要搬上海去，這

可不是上海倒先要開仗了麼？」

「那里是老爺的主意，都是這東西——」二太太也着，伸出一根小指一比，「出的花樣！她在鎮上，嫌拘束罷，好好，上海，花花世世，夠她浪啦！老爺是軟耳朵，迷湯灌昏了！」

「喂，杜大！」忽然那孩子說起來了，「我看見馬！許多馬！」

「哦，哦，白馬，紅馬罷？」杜大隨口應着，却又繼續他和那二太太的談話，「可是，二太太，我做你的話，就照老爺的分派，留在鎮上看守老家，比到上海舒服多了？」

「我不！」二太太的嘴唇撇得高高的，「我倒讓了那東西麼？」

「喂，杜大，我又看見——我不識得，」孩子用手比了一下，「這麼大的，可是跟書上畫的砲不一樣。」

「想來也是砲，」杜大回答，「看見媽媽麼？」

孩子搖了搖頭，却又朝二太太望了一眼，說，「我看見新姨娘，我認識他的花衣服。」

「哼！」二太太從鼻孔裏笑了一聲，近旁有一人大聲嚷道，「快了，快了，車就要到了，鐵柵門要開了！」立刻人們又紛擾起來。二太太站起來了，提起了她自己的小皮箱。那孩子張開臂，要杜大抱。

但這是一個虛報，

月台上的人們似乎已經磨練出耐心來了，懶散地談着，大部分人則坐在他們的小小手攜行李上，好像打

算在這兒過夜了。

可是間諜也有比較緊張的談論在這里爆發——這都是關心着上海的「命運」的，都是對於「上海怎樣了」的推測。

這些都是高貴的老爺太太。他們大多數正似杜大說他的老爺似的因爲自己所在的地方來了軍隊而且開始機樂工事，便慌的不得了，想來想去，覺得還是上海最妥當，他們都是有記性的，還記得上一次上海打仗，租界裏一點事也沒有，他們又都是懂得一點國事的，知道淞滬停戰協定裏規定上海附近二十公里不駐兵，上海永遠不至於再作一點戰場。但誰也想不到，今天來到車站，却正值政府向上海增兵，而且是一列車緊接一列車，站上憲兵如梭，緊張萬狀。這可把那羣高貴的候車人嚇得心神不定了。

「難道已經打了起來麼？開這麼多的兵去幹麼？」一位大肚子八字鬚的老爺憤憤地叫着。

他旁邊一個滿面烟容的中年人却速速打着呵欠，有氣沒力地說：「要是已經開火呢，乾脆退了票，回家去罷，怕只怕到了上海可巧他們就——就打起來，那倒是來得去不得，糟了！」

「不會的！」一位衣衫楚楚的紳士，滿臉滿身好像掛着「精明強悍」的標幟似的，斜刺要挺身而出，毅然決然說：「虹橋飛機場的意外事件，經由外交途徑解決，已經雙方同意了。而且，日本大使川越，剛到上海，來開外交談判。大家想想，要是日本存心打上海，還派川越來幹麼？」

「哦，哦！」八字鬚和滿面烟容的，都顧全那位紳士的面子似的應和着，但同時也覺得心裏寬慰了不少。

帶着兩個青年女子的老先生和另外幾個旅客在談論，老先生的高朗的聲音增加了他的議論的有把握：「一定要打！不過上海是沒事的。條約上寫明白，上海不作戰場，有外國人担保，各國領事都簽了字的，都是保人呵！這些兵車，都不是開到上海的呢！我知道這條路上去的兵隊都是到了莘莊，或者是新龍華，就下車了，那邊南京開出的兵隊，就到崑山。要打，就在那幾個地方打。我說在這里：一定要打，不過上海是沒事的！」

這一番話，把大多數的「聽眾」都說得點頭了，這正是他們由衷的想望，——再不打太不成話，但最好不要在上海打，留下整個的上海讓他們避難，讓他們做買賣罷。

挾着幾分「共鳴」乃至「欽佩」的心理，有好多位旅客簇聚到老先生的四周，來攀談或「聆教」了。談話由「上海的命運」轉到了中日戰事的預測，——營台，廊坊，天津，遼州，南口，中國軍隊多麼勇敢，而且他們又親眼看見了剛才開過的軍隊多麼整齊，有精神。「看那些大砲呀！一砲打出去，總得打死他們幾百！」

噠，噠，噠！……

報告客車快要進站的鐘聲忽然落到噠噠噠的人羣中。

月台上立時只見站立着的，提着什麼揹着什麼的往東往西亂跑的人，通車站的鐵柵門也拉開了。擠着出來的人們增加了月台的紛擾。憲兵不斷地來回走着，不讓人們太擠近了月台的階沿。

杜大的肩頭拉着他的小主人，兩隻臂膊像蟹的巨螯似的橫撐着，擠開一條路，護着那太太出來了。他們到了那老先生的旁邊，那孩子下得地來，就拉住了那個淡妝的年青女子，叫道：「媽媽，你看見馬麼？許多許多馬！」女子微微一笑，只看了點頭，却不說話，伸手溫柔地撫弄那孩子的臉孔，這臉正向她仰起，一對黑眼珠亮得十分可愛。

「阿紗，這里來！」那老先生高聲喚着那孩子，同時開始率領他這全體眷屬往月台的一頭——該是頭二等車停靠的地位，慢慢地走過去了。

二十小時以後。

大上海在極端的緊張中。

蘇州河以北的廣大區域，一個從未見過的「大搬場」從早上起就開始了。滿裝着貨物的，傢具的，箱籠的，各式各樣的車子，狂流似的衝過了橫架在蘇州河上的五座大橋；萬國商團和英美水兵正在那些橋腳下趕忙堆沙包，布鐵絲網。

軍用車和臨時的徵發來的大卡車，滿裝着麻袋，鐵絲，鏟子，武裝的萬國商團，平時運垃圾的大汽車也都滿載着沙土，在蘇州河南的各條馬路上飛馳；一條表示「中立」的防線立刻從上海西站起，折北向東，沿蘇州河，直到黃浦，匆匆忙忙地在建築。

同樣的「工程」也在法租界進行，但在「中立」的意義上再加一個「這是法租界」的標幟。愛多亞路和福煦路華南路旁也都堆起了胡北的沙包。

一個刺激的消息，市政府已經搬到楓林橋舊址去辦公！

三十萬的大軍在向大上海推進，賣山路口，八字橋，楊樹浦底……：……在防禦物的後邊，我們的英勇的保安隊站在哨位上。

十點鐘，北京路銀行街人湧如潮，各銀行門口掛出了「奉財政部命令，臨時休業二日」的佈告。

從報館街，搶得了第一批「號外」的報販，用獨餘的步子，蹣跚邊叫：「開北已經開火了！東洋人吃了敗仗！俞市長照會各國領事……：……人們包圍着報販，報販又衝出人層：「好啊！幹呀！中國人做人的日子來了呵！」人堆裏有這樣的聲音大叫：「號外」在人頭上飛舞。

全市八十多家廣播電台忽然一齊播送「義勇軍進行曲」。這悲壯的歌聲壓倒了一切似的在大上海的上空激盪。

又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政府已經封鎖長江。江陰砲台附近，築了堅固的封鎖線。昨午夜，中國的輪船都得了政府的密令，着即駛往封鎖線的上游，日本商船××丸已經被俘獲在封鎖線以內了！

六條舊輪船已經沉在南黃浦，黃浦江也已經封鎖了！

中國童子軍第××團團本部，發出了緊急命令最後關頭到了！拿出服務的精神，犧牲的精神，組織救護隊，糾察隊，站上崗位來！

文化團體和學生團體在分頭開會，熱烈地討論怎樣進行工作，宣傳隊，慰勞隊……盼望了六年的一天到了，現在有救國的自由。

南站，擠滿了待車的人。布告：本日開杭客車一次。時間已經過了，列車的影子還沒有。從站長處得來的消息，兵車擁擠，還得等一會兒。

虹口，最後一批的日本婦孺，離開了丈夫，父親，兒子，滿心怨恨地被迫着回本國去。陸戰隊鐵青着臉，把守各街口巷口，惴惴然惟恐那極比的民房裏突然殺出了中國便衣隊。

下午四時左右，浮雲滿天，沒有風。忽然轟轟的重砲聲震動了大上海的高空。也比什麼都尖刺些鑽進了人們的耳朵。要來的終於來了！不是意外，沒有驚恐，大上海的市民呵，準備好了沒有！

有史以來第一次，大上海發出壯烈的怒吼！

差不多也是四點鐘的時候。何耀先老板將他最後一批的貨物運出了即將成爲「戰地」的楊樹浦區。這以後，就沒有了一輛載貨的卡車能夠出來。幾萬萬的財產——中國人的和外國人的，就那麼被截留住了，虹口早

已成爲敵人的軍事據點，原也不是今天一天開始的。

何耀先以一個中國人應有的忍痛犧牲的決心，朝遺留在那邊的財產行了個注目的告別禮。他的心是澄靜的，他沒有留戀，沒有幻想的萬一的希冀，他知道這一次不比上一次，但他心深處不能不有隱隱作痛的懊悔。——六年來，他不應該還把的「事業」托根於這「虎口」。

「但這又怪得我自己麼？」他在心裏給自己辯護。「內地，那里是可以安放我的工業的？交通不便，匪盜如毛，捐稅繁多，隔一個省就隔一國似的，政令不統一……這叫人家怎辦實業呢？現代的中國人，除了軍閥官僚，買辦，土豪劣紳，那一個不是注定了要背負十字架的？」

懷着這樣的心情，何耀先回到了家裏。

一個聽去怪熟悉但又想不起是誰的聲音，從客廳裏出來，使他跨上台階的步子不自覺地放慢了些。接着又聽得一個女人的口音，故意裝得那麼甜俏，叫人聽了難受，並且還想像得出，這聲音的主人說話的當兒一定是全身都在扭動的。他打算不進客廳去了，但是遲了，客廳裏一人早已聽得他，汽車的喇叭聲，正走到門口來看着了。

「老表弟，貴忙得很罷？好久不見了，——哦，十足是兩年呢！」

客人反側搶步迎出來，拱手招呼，這是個六十多歲的老者。他的背後，拿一塊花綠綠的手帕掩着嘴的，是打

扮得跟花蝴蝶似的一位年青女子。

何耀先怔了一下，這才猛省過來，連忙笑着叫道：

「哦，守拙，真想不到是你來了，幾時到的？」

「昨天，就是昨天呵！」喚做守拙的老者一面回答，一面就同「寒鴉展翅」似的開了兩支臂膊，讓何耀先進去。

主客讓讓了一會，還是主人攔不過客人，就先進了客廳。

程守拙一路的寒喧夾着自己之所以全尊來上海的原因，說得又快又響，何耀先簡直聽也聽不及，但要點是明白的逃難。

「呵，老哥，你不知道麼？今天上海已經開火了，市面上緊急得不成樣子了呢！」何耀先縮着眉頭說，此時他才注意到還有一位不認識的年青女子，和家琪小姐並肩站在靠西窗邊的一角，垂首低眉，裝束態度都和先看到的另一位絕對相反。

「嗯，我都知道，那不相干，——可是，呵，忘了！」程守拙突然站起來，又是雙手一攤，但隨即轉身望着那邊窗口的女子叫道：「少奶奶，來見見，——這是耀先表叔，就是我常常說起的何表叔。」

「哦，是偉成少奶奶罷？」何耀先回答了那女子的恭敬的鞠躬以後，輕聲問。但是程守拙並沒回答，一轉身

又指着那位花蝴蝶似的女子說：「這是小妾。」

何耀先又怔了一下。程守拙有姨太太，他是曉得的，但不料是這麼年青的一個。姨太太却滿身「禮貌」來周旋了，何耀先應付了幾句，抽空就喚自己的女兒道：「阿琪，媽媽呢？不在家麼？」

「在！剛出去吩咐大司務弄菜去了。媽媽請程表伯他們在這兒吃了戒去。」

「其實不必，不必。」程守拙又客氣起來。「至親呢，不要見外。」

「自然吃了飯再去，不過，今晚上恐怕要戒嚴。阿琪，你去關照大司務，早點開飯。」

這當兒，何夫人也進來了，接口說：「都安排好了。十點鐘，我們自家的汽車送程老伯他們回去。」

於是主客之間，自然而然分成三組。程少奶奶跟家琪可說是「一見如故」，但何夫人應酬那位姨太太却不得不勉強打起精神。程老先生也是健談的，他用他那慣常的什麼都有把握似的口吻說道：

「不相干。上海要是開火，無非是爲了面子。真打起來，外國人也不會答應的。上海停戰條約——哦，老弟，你識洋文，聽見過原本罷，是不是外國領事都簽了字，上海不許再作戰場麼，官場辦事的過門，瞞不過區區一雙眼睛；老弟，你看他們今天調兵遣將，什麼寶山路，八字橋，好像都要拚一下罷，其實——這就叫做越身砲呀！」

何耀先愕然睜大了眼睛，一時倒想不出什麼話來叫這位老表哥明白一下。可是程守拙又說到他自己身上的事了：

「今大去看過房子，聽聽價錢，貴得不成話！真不應該，中國人和中國人，也要趁火打劫起來了。老弟你是交游廣闊的，有沒有辦法？」

「難得很！」何耀先的眉頭略爲綳了一下。「說到房子，半個月前就不容易找，現在自然更加難了。而且上海也不見得是安樂土，住在鄉下不動，也許反而平安無事……」

「不，你不知道，」程守拙搖着手大聲說，「別人可以住鄉下，像我和——你萬萬不能住！」

「爲什麼呀，說起來話多了，單講一樁——擬派救國捐，你就受不了！然而這還容易對付，最担心事的，開來了軍隊，那就——」

「什麼，軍隊紀律不大好麼？」

「倒也不是。現在剛來，還算客氣；可是，老弟，地方上盤紮了軍隊，一則是招惹日本人來打——內地已經有了日本人的傳單，他們只打中國兵，不打老百姓，二則呢，軍隊開來容易，你要送他們走，總得這個！」程守拙擡起手指做一個圓圈，把頭頸一縮。

「不會的！那裏會有這樣的事！」何耀先再也忍不住了。

「咳，老弟，你是久住在上海，不明白。民國以來，地方上到過三四次軍隊，那一次不是借了餉才走的？還不是

像我這樣負了個財主的虛名的人，平空來了麻煩麼？」

「然而今回是對外作戰，應該不同！」

「老弟，你說不同，有什麼用……」程守拙的聲音忽然放慢放低了，似乎對於何耀先的「執迷不悟」不勝慨然，並且也覺得何耀先大概是「事不關己」，所以老說那種漂亮的風涼話。

談話暫時中斷了。何耀先惘然看着窗外的浮雲，天色是黑下來了，空中又隱隱傳來了砲聲。何耀先的神經像是受了一下刺激，登時又敏捷起來，他聽得那位姨太太正在嬌聲嬌氣地對夫人訴說「老二」——程守拙的大姨太太，許多的不好，說她搶着帶領阿歡，背了人可又作踐這孩子。

「哦，阿歡呢？也同來上海了麼？」何耀先深恐程守拙再談國家大事，便抓住了這偶然碰到的題目。

「也來了。」姨太太立即接口，「可是，昨天車裏傷了風，今天不叫他出來，過一天，再帶他來見見叔婆和叔公。」

「那倒要叫醫生看着呢，這夏天，有傳染病。」何夫人說。

何耀先下意識的朝那邊正和家琪小姐談得津津有味，的程少奶奶瞧了一眼，忽然感慨地對程守拙說：「算來是三年了罷，我記起來，還像是昨天的事，——那年也是這時候，偉成想出洋到美國去，跟我打聽手續，一年的用度，不料他回轉家去就得了病，就此不起了，真可惜得很！」

「吔，這也是寒門不幸，」程守拙的回答裏覺不出帶有悲痛，兒子的脾氣原來就和他有點不對勁，他慢慢舉起手摸着下巴又說，「只是，沒料到，上海的房租貴得要命，還難找，這倒……」

大司務來問要不要就開飯出來，程守拙的話也就半路裏咽住。

「兩位表少爺呢？」姨太太非常周到地問。

「不等他們了，」何夫人微笑回答，「這兩天，他們好像忙得很！」

一夜的砲擊到天亮後漸漸沉寂。

清晨六時，各馬路上已經擠滿了人，互相投射興奮的眼光。牆壁上已經有新貼的「戰事簡報」，墨跡還沒乾。昨夜開火後，中國軍隊逐步進展，已經奪取了幾處據點，中國軍隊的重砲曾經猛烈轟擊黃浦江上的敵艦……

大卡車不斷地沖開人羣駛過，滿載着糧食，慰勞品，救護隊，也有難民。

一輛飄舞着紅十字旗的卡車，偽裝的竹枝很整齊地排在兩側，結爲穹形，五六個黃制服的男女童子軍站在車裏，最小的那位不過十來歲，快樂的紅光在他們臉上閃耀，激昂的「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隨風四散，——轉一個彎後，急急向西去了。

有不少的孩子帶唱帶歡呼，追在那卡車後邊，彷彿是歡送，直到巡捕來干涉，這才蹣跚跳躍穿進了人堆稠密的街道，帶着他們的歡呼和「義勇軍進行曲。」

沉重的馬達聲音從空中壓下。愈來愈近愈響了，三架一隊的飛機威嚴地從西南方飛來，接着又是一隊，人們仰臉看着，略露不安的神色。附近的高大洋房的屋頂上有人拿了望遠鏡在窺看。兩隊過去了，又來一隊，飛得低些。忽然人叢中發生了騷動，接着就有不少聲音同時叫道：「中國飛機！是我們的！是我們的！」

這比閃電還快，大上海的民衆都知道，我們的空軍已經出動了！大上海的民衆都跑出屋子來瞻仰中國空軍的雄姿了！

連片的猛雷似的巨響也在空中擴散開來。這是日本軍艦抵禦中國空軍的高射砲。在薄有灰色卷雲的天空，點綴着一團一團白色的高射砲彈煙。和那間白煙消散，中國空軍的機影又赫然出現，隊形沒有亂，盤旋着再作第二次、三次的襲擊。

這壯烈的一幕，正展開在黃浦江邊。中國空軍以日本領事館附近浦面的出雲旗艦爲目標，正加以猛烈的轟炸，對手方顯然慌張了，高射砲漫無目標地不斷地射擊。砲彈碎片直飛到南京路外灘。約莫是日本領事館附近，一縷濃煙直冲霄漢。中國空軍的炸彈已經擊中了他的目的物。

黃浦江邊，硝煙封鎖着。外灘馬路上，一個人也沒有。租界工部局的武裝人員在各馬路口攔阻民衆，不讓到

進攻，將敵人趕出那區域去。

可是播音台上以後卻沒有「前線消息」報告，一大串一大串全是代尋走失的人，或是謝謝收到慰勞品。何夫人耐心等了好半天，也沒有等到她盼望中的消息。

「啊！耀先，你得了準確的消息麼？」當何先生回家來剛走到房裏時，何夫人突然吃了一驚似的慌慌張張問了這一句。

「什麼消息？怎麼你臉色也不對了，你得了什麼壞消息？」

「兆豐路，大火，而且我們的重砲又瞄準了那邊罷。」

何夫人輕聲說，眼睛不敢看她的丈夫，可是她的耳朵却提高了警覺，在「窺探」丈夫的反應。

「哦，你說兆豐路麼？」何先生坐到一張椅子裏，「你是担心我們那個廠！可是這又算得什麼？何必想白担心，又何苦從十二那天我去搬走了最後一批貨，我已經算作他沒有了。」

「哦——」何夫人縮住了要說出來的話，到房門外望了一下。

一個憔悴得跟僵尸一樣的女人直挺挺站在門外，她就是程少奶奶，自從遭到那次慘禍，她就因家琪小姐的極力主張，移住在何府上。她受的傷不嚴重，但是她精神上的打擊太大了，不是像她這樣的人承擔得起的。

「表叔！程少奶奶移前一步，倚在門框上，」阿歡，有點消息麼？」聲音雖然微弱，然而急促。

何先生很有禮貌地欠了欠身子，搓着手，又看了夫人一眼，這才慢聲說道：「今天還沒有，可是，你別慌，慢慢總可以打聽出下落。大概是什麼人家收留他去了，你放寬了心罷。」

「今天我做了一個夢，他——已經死了！」

程少奶奶的聲音忽然尖得像裂帛一樣，同時就走進房來，在何先生對面坐下。何先生覺得她有點異樣，正在驚愕，何夫人却已接着她，捏住了她的手，溫柔地勸慰道：「不會的。夢作得準麼？」這是你多想之故。況且那天遭難的，受傷的，早已調查出來了，全有姓名，裏邊沒有阿歡，這不是預好的證據嗎？家慶家琪他們也在四處打聽，不過，上海太大了，三、四天功夫那裏就找得到；你不要着急，保養自己身體要緊呵！」

「不是表叔已經托了無線電台幫忙我麼？無線電是全上海都能聽得到的。」

「也許收留了阿歡那人家沒有收音機呢？」何先生勉強笑着給解釋。

「可是不也登了報麼？」

「也有人家不看報。即使看報，也有個沒有留意到。」何夫人很堅決地說，同時用心觀察程少奶奶的漸漸泛上一點血色來的臉龐，覺得這氣色不大正常。

暫時的沉黙。重砲的吼聲還是那樣響，那樣響。何先生低聲嘆一口氣，走到窗前向外望，蘇州河北那一片火光更加大了，一陣陣的濃煙從紅雲中竄上夜空。近處有沉重的卡車聲，隆隆然來，又隆隆然去了。

何先生轉身對着夫人和程少奶奶「生在這樣的時候，死生只好置之度外。大世界口前會掉下炸彈來，還有什麼可說呵！杜大是當場就死了。可是大姨太太又只傷了一只腳——哦，守拙今天去圓了光，也和前天的卦差不多，說阿歡是好好的，有一位大善人而且是有名位的人，收養去了！少奶奶你不用心慌。事到如今，只有聽天由命了。」

「我不心慌！表叔，我不慌！」程少奶奶忽然激昂地說，「我只是悶，發悶；死，或是活，有一個明白下落，我也定了！」

「對呀！」何先生脫口回答，「少奶奶你是明白人，那麼，當作他已經死了就算了！」

「當真麼？」程少奶奶猛地站了起來，「我早知道，早看出來，已經死了，已經死了，啊呵！」

這是瘋狂般的絕叫，何先生夫婦嚇得臉色也變了，何先生後悔不該說出真情來，何夫人連忙一把抱住了程少奶奶低聲說，「桂卿，桂卿，不要想邪了心，表叔不過是要你寬心，譬如的說法。」

程少奶奶不作聲，倒在何夫人的懷裏哭起來了。

女僕陳媽也跑出來，幫着勸慰程少奶奶。

「表叔！」程少奶奶拭着淚說，「我想我應該定起心來了。不過要請你告訴我真話。我要再看他一面——說着，她就走了，何夫人和陳媽趕緊追着她，扶掖着。」

何夫人再回房時，臉色很是不定。她用搖頭來回答了何先生的詢問：「不會有什麼意外罷。」就反問道：「到底有沒有確實消息，怎樣？」

「那里會有呢？血肉模糊，辨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小的屍首，多得很呢；料想起來，總是兇多吉少！」

何夫人低着頭，也忍不住眼紅起來了。

「就是守拙。」何先生又接着說，「也認為無望了。他今天打算把各報的廣告都撤回來，此公又肉痛那錢，個臭錢了，還是我勸他姑盡人事，再登幾天香光景。」

「唉，想不到，桂卿這麼一個可愛的人，會這樣命苦，她雖說得很洒脱，我還是防少尋短見。我已經囑咐陳媽，不要走開，陪着她。」

「也叫阿琪勸勸她，好像她和阿琪很投機。——可是，她還沒有回來麼？」

「大概快了！」何夫人望一下時鐘回答，「噢，忘記告訴你，我把我們的大卡車捐給前方了。」

「大卡車？哦！」何先生點了點頭，就背着手慢慢踱方步，過一會兒，自言自語的，「這一回，老大中國，麻木癩瘠的中國，逼着開刀了，這一次大割症，不是活，便是死，嗚，死中求生，兆鑿，楊樹浦，燒罷，燒罷，燒光了再來個新的楊樹浦！」

轉運公司的老板陸和通，坐在司機人旁邊，凝眸看定了遠遠的前面昏黑的夜空中，橫斜交錯的探照燈光

和砲彈爆炸的火花。

這車是一輛八成新的大卡車，是陸和通留給自已不時之需的最後一輛運貨車。載重三噸半，連走十八小時，一車也不成問題，這是一個可靠的傢伙。陸和通留下這輛好車給自已，有他的一種計劃：他對他的「朋友」寶君說：「有了這個得力的伙計，我就什麼都不怕了；要是連租界裏也打了起來時，我坐上這車就是公路，杭州，南京，不論那里都行！」陸和通這幾天不知聽了什麼人的話，總以為英美日的戰事不久就要爆發，那時，日本人一定要用全力撲攻上海租界。

現在他這輛車正朝大場前線進發。

現在他這輛車是償給人家載送慰勞品，要不是何家慶再三懇商，他未必肯借；他對何家慶說：「世兄，你知道我陸某人不是守財虜，我公司裏，一共三架卡車，我已經捐掉了兩架，不過——這一架，我要留着派用場。」終於答應借了時，他又非要自己的人開車不可，而且爲了一時的豪賤，他要一同上前線去「慰勞」。

在虹橋路上馳走的時候，車是燈開亮了的；雖然燈面已經貼了紅紙，究竟還有些微的昏光。待到駛進了大場公路，第一個遇到的哨兵就喝令「熄燈」；以後，車子就在暗中摸索，而路上又到處是炸彈洞，車子就像炸窟似的一路在跳。

「媽的，要不是好車子，早就拋錨了！」陸和通自言自語的，然後扭轉了頭，通過那小窗洞，朝那蹲在慰勞品

壕裏最靠近他這面的仲文喚道：「喂，朋友，你說，咱們可以到戰壕裏去走走麼？」

「這個，恐怕不成罷！」像悶在鍾子裏的聲音回答。

「嘿！沒意思！」陸和通擺一擺身體，透了一口長氣。

似乎是風向的關係，這時砲聲忽然更加響了，夾着機關槍聲，也更猛烈，震的耳朵有點兒發癢。

前面遠處，像從地下伸出來的魔鬼的觸角，十幾條探照燈光忽然併在一處，作成光柱的圍屏。有些黑點子——不再細看時，實在是銀白色的，像飛蛾似的投入「那圍屏」，隨後那「圍屏」又分散作扇形。有幾條光柱竟掃到陸和通他們頭頂，而銀白色的東西條又出現在那些光柱中——他們似乎是靠着那光柱來引路，有所企圖。

猛地，重濁的軋軋的聲音壓到陸和通他們一行人的頭頂。「飛機！」——這一個意識，像閃電似的通過了每個人腦筋。司機的手腳不知怎麼一來，那本來走得很慢的卡車就立刻停止。

一個帶尾巴的星忽然從高空掉下來，然而到了半路，就又停住，像是一椏，這星就變成月亮，光波一抖一抖地，照耀得原野如同白晝。這是照明彈！不用說是日本飛機放的，飛機也看見了，正在盤旋，愈盤旋愈低。

卡車上的人們像一齊奉到了命令似的都跳下地去，都往路旁的田裏鑽，躺在半濕的泥裏。最後跳下來的，是一個女子，腳剛着地，就仆了一交，但又像彈簧似的跳了起來，也撲進稻田裏去了。

他們聽得慘厲的機關槍聲從空中掃下，他們似乎還覺得鎗彈從頭頂飛過，颯的一陣陰風。

「糟了！他媽的，我這輛好車子！」陸和通仆臥在那裏心裏說，同時他看得清清楚楚，這一帶路上停在那裏死甲蟲似的卡車，竟有五六架呢，雖然都有偽裝的樹枝，但照明彈的威力，使得陸和通竟連相離丈把路的一個女人的頭髮上的螻蛄都看得明明白白，豈有那樣大的卡車不被飛機上的人看見麼？「一定完了！這一架好像伙！」陸和通心裏再說一遍，睜圓了眼睛很生氣。

他發見仲文就在他左邊不過三四尺遠近，他忘其所以地粗聲責問道：「喂，朋友，我就不懂，送慰勞品，何必親自送往前線去？交給他們後方辦事處，不是一樣？」

「哦！那是，爲的要表示後方民衆的至誠，可以激動士氣！」

「可是我的一輛好車子要犧牲掉了，這真窩透！」

「抱歉得很，陸先生！」

陸和通看見仲文臉上浮過一個誠懇的苦笑。

陸和通自己也無可奈何地來一個苦笑，可是心氣平和些了，於是放緩了口氣又說，「並不是我肉痛那幾塊錢，我還要靠這輛車子幹一件大事呢，我——有一個計劃啦！」

「什麼，陸先生，計劃？」仲文的聲音有點興奮了。

但是陸和通這一次却看不見仲文臉上的表情了，因為那顆照明彈已經洩盡了牠的光明了，原野又是一片昏黑，只聽得飛機聲尙在頭頂軋軋地響。

陸和通驀地跳了起來，直向公路跑，憑他那一股愛惜車子的熱情，而且早就看熟了位置，居然一衝就衝到他自己的車子旁邊，跳上司機位，不顧一切的開亮了車燈，就往前駛。等到仲文也趕了來，急叫「危險」時，陸和通已經將他那賣貝車子停在路旁一叢短樹邊，遠離着其他的卡車，而且他又已熄了燈跳下來了。

仲文和陸和通撞了個滿懷，陸和通一把抓着了仲文，愉快地說，「這樣，也許不怕了！」

第二個照明彈在稍遠處亮了出來了。飛機却是仍在他們頭上盤旋，陸和通和仲文就在那汽車近處驕下。兩人挨得很近。

「朋友，你還是個學生罷？大學生。」

「是的，可是離開學校也有一年光景了。」

「一向幹什麼？」

「也沒幹什麼一定的，無非是——救亡工作。」

「噢！——那位，你同伴的那位女的呢？你們是——」

「朋友，同志。」

「是北方人罷？也是大學生？」

「是上江人，她家里很好的，家裏是——」

「哦！」陸和通打斷了仲文的話，可是又不說下去，似乎忽然想起另一件事。過一會兒，他忽然慨歎地說：「我，陸和通，也是白手成家的，破了產再發財，再破產，再發財，筋斗打過三四個了。這一次，我倒沒有什麼損失。可是我氣不過小鬼不把中國人當人了，我要幹一下。可是，光捐錢，來這里獻一下勞，就算幹了麼？我想不能老幹這一套！就是你們，也不能老幹這一套！」

「呀！」仲文聞聲，帶點興奮，愉快而又驚訝，「可不是，陸先生，剛才你不是說有一個計劃什麼計劃？」

「這是我個人的打算，不必說，這跟救國是兩路。喂，朋友，要幹，總得有條路，是不是？」

仲文遲疑着沒有回答，他摸不清眼前這位轉運公司老板的心事。只覺得他說話有點閃閃爍爍。他忽然生出戒備之心來了。他含糊地說道：「陸先生，你和何家慶府上，是世交罷，何家慶是主意很多的，可以和他談談，——」

「噢！我和他的老太爺極熟，是生意上弄熟起來的。他開廠，我做轉運公司，彼此有交易。不過，何耀翁是留學生出身，他有他的主義，他昨天還對我說過，他要替國家出力，簡單一個辦法就是把他的橡膠廠弄得再好些，多出些貨，不想發財，報効軍用。嘿，可是我，我陸某，卡車也報効過了，我再幹什麼？我還有錢，可以買救國公債，可是買

過了以後呢？再幹什麼？」

「那你已經盡了國民的天職了。」

「可是我氣不過小鬼那股惡勁！我不能看着。我總想再幹點什麼。我陸某，不是光會化錢的大富翁！」

暫時的沉默。

腳步聲從四周來了。他們這才知道飛機已去，約莫是一個哨兵，手電筒一亮一亮的，喊着「來呀，走開呀！」陸和通倚在車箱上，高聲喊他的司機。仲文也叫着「密司李！」

其餘幾輛卡車的人們也在亂紛紛找人和認車。

密司李尋聲到了眼前時，腿有點拐，「許是閃了筋了。」她一邊說，一邊由仲文幫着爬上了車。

陸和通却在那裏斥罵那司機……「沒用的傢伙！聽見飛機聲就駭得什麼似的，不管是在那裏，把車一丟就跑。也不找個好點的地方停下來。你坐在這裏打盹罷，我自己來開車！」

馬達聲音響動了，這幾架同路車又衝着砲聲摸索前進，陸和通自己開車，走在最前頭，像是引路。

前面的槍砲聲愈來愈緊，車聲簡直聽不見，有時聽得一聲吶喊，接着是手電筒的白光一瞥，叫「讓路，」這才看清了路側一長列，全是開上去增援的壯士。有時對面有車開來，險些撞住。

離火線是更加近了。

三天三夜，虹口和楊樹浦的大火還沒有熄滅；浦東方面，却又燒起來了。這是中國軍隊用火攻來肅清那一帶許多日本紗廠和堆棧裏的日本軍。兩片火海隔着一條黃浦，把全上海都籠罩在濃煙中。

攻到了匯山碼頭的一營兵終於被日本的海軍砲逼回去，有了壯烈的犧牲。但是在整個滬東戰區看來，敵人是處於不利的地位，牠三面的戰線都在愈縮愈小。中國空軍不斷出動轟炸敵人在滬東的據點——陸戰隊司令部，公大，裕豐，大康等紗廠，乃至被敵人盤據着的中國的紗廠。而日本軍的報復則是濫炸閘北民房以及並無軍事設備的南市。成羣的日機在南市和浦東上空飛翔。

滬杭，京滬兩路沿線的不設防城市也遭到了最慘酷的轟炸。天天繼續這樣無目標的轟炸！兩路沿線城市的有錢人，爲了躲避轟炸，又開始向上海租界跑。

然而在上海租界區域，已經有三四十萬無家可歸的難民，天天要給養。「趕日本兵上船去」這希望似乎一天一天遠了，三四十萬難民在滬東區的「家」在一天一天化爲灰燼了，於是人們又大聲疾呼，注意到難民的安插。

朱復義教授擬好了一個近乎理想的計劃：難民輸送到後方去增加生產，後方各省有的是荒地，而且後方各省也需要工廠；工業家連同他們的生產工具都到後方去罷！

許多喝采的聲浪擁護朱復義的意見。可是他這計劃書到一個什麼機關的文件堆里，就長眠在那里了，計

劃是不錯的，然而有什麼方法去實現呢？交通工具不夠，也沒有大量的款項，荒地上沒有房子，人總不能宿在露天的罷……一大串的理由都是「根據事實」來的。似乎「辦不到」的理由比朱懷義的「必須那麼辦」的理由還要硬朗。

朱懷義很高興跑去對他的老朋友工業家何耀先發牢騷。

何先生這幾天在用盡方法打算把他的那身位置在勞勃生路的橡膠廠來開工。

「耀先！怎麼你不看看大局！」朱教授知道了何先生忙的是這麼一回事，就跳起來大叫：「人家正在這裏鼓吹遷廠到內地去，怎麼你倒打算在這裏開工了？真糟糕！」

「但是你說一聲搬，就馬上能搬麼？內地是那省那縣？近海口，還是免不了受轟炸，遠離了海口，交通不便，原料的供給不是成了問題嗎？」

「可是這些都可以慢慢想辦法。」朱教授是堅持到底的。「原則上總應該遷到內地去，不能再存苟安的心思了！」

「即使是依照你的主張也應當先把開北南市的廠搬出去。」何先生的臉上忽然有沉痛的表情。「那兩處是天天在挨炸彈砲彈，多担誤一天就多一分損害。可是你聽說過有人在那裏搬麼？」

朱懷義臉大了眼睛，一時想不出回答，但心裏是不以為然的。

「所以，我以為凡在比較安全區域裏的工廠還是趕快開工爲妙，增加了生產，也減少了難民和失業工人。」

何先生很沉着地說，隨手拿起一張紙來，這是他的計劃，詳細的註明了那廠的生產能力有多大，現有的原料能支持多久，以及多少日子以後可望有新的原料到來……他正要遞這張紙給朱懷義看，朱懷義忽然鼻子裏哼了一聲說：「耀先，你還以為那是比較安全的區域麼？」朱教授找到了一個新的攻擊點了，也就陪住了不放。他接着大聲嚷道：「沒有那麼一回事！日本人還會尊重租界的警權麼？而且英美人也已經擺定主意步多退讓。中國軍一旦退出上海，日本人一定要沒收所有在租界的中國人的工廠，這是安全的麼？」

「哦！」何先生愕然看着朱教授的十二分嚴然的臉孔，「可是，記得四五天前，可不是說上海可以永遠守下去麼？」

「那是四五天前，現在不同了。」朱教授坦然回答，「現在，我認爲不但不能久守，而且也沒有久守的必要。應該把這裏的四五十萬大軍調到北方去作戰。耀先，你想，這裏拚死相持，每天所爭着數百公尺，但是北方却每天喪失幾百里的土地，這真是下策。根本就不必在上海引起這一個大仗。」

「但是十二那天碰到你，好像你還說非在上海給日本人一個迎頭痛擊不可罷？」何先生口氣裏帶上譏諷，因爲他回憶起了那時朱教授的橫掃千軍的談鋒。

「那時我的主張也沒有錯，因為在上海來一個大戰可以促起英美武力干涉遠東事件的決心，那時很有這前途。」

「哦，那麼現在呢？」

「現在完全不同了。英美人不願意措了滿手的濕漉漉。」

何先生只「嗯」了一聲，不再說話了，他點起了一枝香烟，慢慢地抽着，凝神看住了朱教授的面孔。

似乎朱教授本就準備着何先生再來一個追問的，不料只得了個沉默，他大失所望，但他又是不肯不把自己認為發關的意見咽住了的人，所以他等了一會兒，便自己申說道：「所以會這樣逆轉，也因為我們自家不好，我們以優勢數倍的兵力，首先取了攻勢，卻不能在十天之內趕人家下海去。這是英美人觀望起來的緣故。」

「恐怕未必罷！」何先生再也忍不住了，「我看英美的遠東政策沒有改過，一個是希望妥協，一個是靜觀變化。」

「不，不，絕對不然！」朱教授好像很生氣了。

但是何先生立刻接口說道：「懷義，政治外交上的事，我們不談罷，只是你剛才還說英美人連租界也預備放棄似的，這恐怕是過甚其辭！」

「不，絕對不，你瞧着罷！」朱教授的口氣堅定得很，「所以我勸你老實不要再作開工之想，趕快搬罷！」

大概朱懷義的口氣太堅決了，而且事情也不是絕對不會來，——不是蘇州河以北的租界區竟讓日本人作爲軍事根據地麼，何先生心動了，他沉吟了半響，但終於決然說：「我還是照我的原定計劃做，礙，既然茫無眉目，關在那里坐待不可知的最惡劣的結局，也不是辦法。眼前有一步就走一步！」

朱懷義似乎十分可憐這位老朋友的固執，嘆一口氣道：「哎，耀先，你真是怎麼老是不願意往遠處大處想，老是在枝枝節節上用工夫！哦，你和家慶他們真不愧父子。我自從我的遠大計劃被擱置以後，認爲我們對於難民已經無事可做，然而家慶家祥，他們却還起勁要做難民教育工作，也說是眼前有一步走一步呢！」

正在大發議論的朱教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要事，抓甜帽子，便又匆匆走了。

事實上，朱懷義和別人意見相左的地方，這幾天來是層出不窮的。他對於向來和他一同「工作」的青年人，有說不盡的不滿意。他在感得自己是「孤獨」的時候，就推究那原因。眼光只朝外看，——只在別人身上搜求「原因」，是他的「個性」，因此他愈推究便愈加憤憤，同時也愈加消沉。在他來找何先生以前，那位「世兄」何家慶曾經帶「冒昧」地帶勸慰帶「批評」地和他長談了許多時候，而且請他積極地担負起「難民教育」的計劃，可是朱教授却冷冷說道：「算了，我能夠幹出什麼來呢？這班少年英雄，我指揮他們不動！」

「哎，老伯，不會的！」何家慶臉上有點紅了，他辦得出朱教授口中的「這班少年英雄」也有他自己以及

他的弟妹在內。」我們年青人，心浮氣粗是有的；可是，沒有成見，只知忠實於工作這一層想來你也看得明白了。」

「不敢說！我愈弄愈不明白！」朱教授冷笑，把頭搖了兩搖。

「回家隱怔怔地望住他，摸不清爲什麼他的「反感」竟這樣大。

「喝，忠實於工作——」朱懷義像把這幾個字，在嘴裏咀嚼了又咀嚼，這才轉成了急促的語調，「對啦，我不懷疑他們大多數是忠實於工作的，正像我不懷疑他們大多數是沒有黨派關係一樣。而且也爲了這原因。我還沒有黨派關係的人便指揮不動！」

「老伯！」何家慶的臉色有點不自在，「這實在是老伯多心，沒這麼一回事。」

朱懷義忽然感情地笑了：「家慶，我想來你還是無黨無派的罷，然而正惟你無黨無派，所以你不曾相信我這話所以你要說我多心了！」

何家慶默然不作聲了。他知道這位「老伯」的個性，而且也知道他所謂「指揮不動人」是怎樣發生的。可是倘要從根源上消除朱教授這成見，那就非得從他對於各種事件的看法和大家頗不相同而且他的意見實在成問題——這種種上頭來說明不可。然而這就是要回復到剛才的那一番「長談」了，而剛才那一番「長談」明明並沒有發生效果。

忽然朱懷義站了起來，感情地叫道：「聽呀！轟轟，一分鐘裏不知有多少砲彈炸彈落到我們地面上。看呀！虹口，楊樹浦，和浦東的大火，不知有多少財產變成灰了！然而我們還在這里鬧這些別扭！民族的前途究竟怎樣，我真是不敢想了！」

「對啦，所以，老伯，讓我們大家都丟開那些人事上的成見罷！」

何家慶也站了起來，抓住了這最後的一線機會。

但是朱懷義的眼一瞪，立即又很反感地說：「成見？如果那是成見，也不在我這一面呀！」終於在格格不相入之下結束了這談話。

同一天的夜裏，何家慶與家琪漸身疲乏但又滿懷興奮地在回家去的路上。他們一邊走，一邊談着從他們哥哥那里聽來的關於朱懷義的態度。

「大哥是大紳士式了，」何家琪的語調又快又尖脆，「要是我，老實告訴你：你是自作自受！你的政治觀念是錯誤的，你骨子裏是失敗主義的傾向，人家不能跟了你錯誤。」

「可不是，要是我做大哥，也不會有那樣耐心，和他兜圈子說那麼多外交的話。」

「乾脆就不用談那些話！二哥，你記得幾時有過一次把他的牢不可破的偏見扳轉過來麼？白費時間與精

神，何必呢！況且，他自己丟棄責任。沒有他，我們還不是照樣做……」

何家琪愈說愈興奮，脚步也愈加快了，何家祥反倒落後了幾步。這時候，快到戒嚴的鐘點了，街上行人稀少，間或有黑牌汽車飛也似的馳過，從車後的窗裏可以看見精工細燙的女首斜俱在苦心裝成的方闊的洋服的身上。

前面一條體面的弄堂里忽然傳出了伊伊啞啞的胡琴聲來了，似乎還有一個發抖的聲音提出最後的一點精力來跟着胡琴的調子在唱。何家兄妹如果穿過了這體面的胡同，那就是到家的近路。「二哥，試一下罷，也許那一頭的弄堂門還沒上鎖。」——何家琪一邊說，一邊就性急的跑進弄堂去，不料碰到了什麼東西，她「噯」了一聲，就站住了，一手去揉腳尖，一面看地下，原來是誰家小孩子遺忘在那里的一輛小腳踏車，平扁地臥在當路。

何小姐一跳就跳過了那障礙物，正想趕上她哥哥，可是有兩個人影在她面前攔住。走在前頭的一個用沙啞的聲音叫道：「小姐，要唱一隻麼……唱一只罷……小姐，是算你做做好事。」

這兩個都是女子。拿胡琴那個已經半老了，另一個不過十六七歲，兩個都是憔悴得不成人樣，——雖然那青年的——個臉上搽着脂粉。

何家琪沒有心情理他們，斜刺裏衝過了她們的包圍線，只顧走。可是那兩個還不捨，沙啞的嗓子在後面叫

道：「小姐，給一毛錢罷；我們是難民，沒有辦法，才幹這一行……」

聽得清清楚楚，何小姐的脚下慢些了，只是沒回頭；然而隨即又加緊了脚步，因為她看見在前面十來步的她那二哥也被人攔住，而且還聽得她二哥似乎正和那些人「理論」。

何小姐走近了時，她二哥也已經脫圍，很匆忙地跑到弄堂口去了。何小姐留神對那幾個人看了一眼，原來也是女的，其中年青的兩個穿的都是人造絲廉價的藍色的旗袍，低垂着頭，頗有點羞法的樣子。

何小姐追上了她的二哥問道：「她們是幹什麼的？」

「做生意的女人！」何家祥輕輕回答，「可是她們自己說是難民，沒有辦法，才做生意。」

「哦！」何小姐應了一聲，忍不住回頭再看一眼，心裏却感得異樣的難受。

「也許是的罷？」何家祥好像是自己問自己。「這一帶馬路上，向來沒有她們這種人在放步哨的，而且又是在弄堂裏。」

「二哥！」何小姐忽然銳聲叫了起來，「我想，一定是的！早就聽說，漢奸們收買了難民中的壯丁，在各處搗毀——什麼各馬路的茶館裏有人放毒藥，南市夜裏有人放火箭，都是無知識的難民貪圖金錢被收買了的結果。難民的教育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可是麵包問題也同樣嚴重呀！」

「唉！真糟糕！」何小姐歎氣說，低了頭，愈走愈快，似乎只有快走方能發洩心中的焦灼憤懣。

到了家時，何小姐忽然說：「二哥，倒底麵包和教育哪一樣重要些？朱教授說，先得解決麵包問題，然後再談別的——他罵我們在這時候來辦難民教育工作，是『不懂唯物史觀』。可是二哥，許多大漢奸都不是窮光蛋，他們的正因為有錢，這才不贊成抗戰，這才要去當漢奸……」

「這也是唯物史觀呀！」何家祥插嘴打斷了他妹妹的話，一面對那開了門上的小洞在張望着的當差叫道，「小張，還沒認清麼？快開！」

「聽清了，是二少爺和小姐。」小張開了門，「可是剛才陳媽說二少爺打了電話來通知，今夜不回來，怎麼又……」

「恐怕是大少爺罷，陳媽弄錯了！」

何小姐說着，就連連帶帶跑過了那附有小小草地的院子，又穿過了客廳，就上樓去。可是在樓梯頭又向下叫道：「二哥，回頭你到我房裏來，我還有話和你說！」

在自己房裏，何小姐看見程少奶奶坐在窗前仰頭望着天空發怔。她沒有覺得何小姐進來。燈光下，程少奶奶就同一個美麗的石像一般。何小姐悄悄走到她背後，輕聲叫道：「桂卿！想什麼！」

程少奶奶愕然回過臉來，笑一笑，似乎要掩飾她的心事，頭又低垂下去，曼曼說：「你看，那一片火光——這

會兒倒小了一點了，剛才……可是琪妹，那轟轟的，兩聲接連的，是不是飛機投炸彈？」她抬起頭來，一雙眼睛看定了何小姐，一瞬也不瞬，像兩個發亮的小黑點。「那天在大世界門前，可是什麼也沒有聽見——什麼也想不到來了，好像一場夢。琪妹，這幾天里，想起以前的事，都像夢一樣模糊起來，又常常恍惚覺得有人在耳邊說，『看呀，那不是你的阿歡回來了？』當真我就看見阿歡騎在杜大肩上了……唉，琪妹，我硬一硬心，不要想着他了，可是他常常來！」

「你存了個不要想他的念頭，事實上就是在想他，頂好你連不要想的意思也沒有。——或者你想些別的事情。」

「可不是……哦，我記起來了！」程少奶奶說着就匆匆忙忙站起來，跑到何小姐的書桌邊，亂翻着一堆報紙。她的額角上隱隱泛出紅光，小嘴唇異樣的緊閉着；何小姐冷眼看去，知道她又受了什麼刺激了。想世不多幾天，程少奶奶確知道了阿歡連屍身都找不到時那種神經錯亂的情形，何小姐有點怕起來了。可是這當兒，何家祥却在門外叫道，「琪妹，我可以進來麼？」

「二哥，」何小姐慌慌張張的應了一聲，就站了起來；忽然她又自己忍不住撲嗤一笑。「進來罷，二哥！」她的聲音放鎮靜些了，「有什麼事？你還沒睡麼？」

「呵不是，你不要我來——還有話對我說麼？」何家祥走到窗前去，就坐在程少奶奶先前坐過的那張椅子上。

上。這時候，程少奶奶也已經從新聞紙裏揀到了她所要的那一張，但因忽然來了何家祥，她重復把那張紙放在身邊，惘然地望着他們兄妹倆，機械地微笑着點頭，回笑了何家祥的簡單的問候。

「我叫你來的麼？」何小姐沉吟着，同時向程少奶奶瞥了一眼，然後想了起來似的「噢」了一聲，笑着說，「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不過我對於漢好，還有些意見。」——朱教授認爲麵包第一重要，因爲他知道有了知識的人，當起漢好來，更加澈底；黃澄一家不是都有知識麼？」

「也要看他們的所謂知識到底是什麼。」何家祥回答，同時却覺出了程少奶奶的神情頗有點異樣：她似乎在那裏努力把自己鎮定下來，凝神在他們的談話上，但她心裏有一件事却在不斷地擾亂她。

「可是我不這麼想？」何小姐無意地也朝程少奶奶看了一眼，可是覺不出她的神情的異樣，「知識這個東西，可以爲善，也可以爲惡，背後有個主動的東西，就是朱教授所謂麵包！」

「哦，你又贊成他的意見了？」

「也不是！」何小姐很反感的回答，「我贊成他嗎？二哥，我預言在先：朱教授將來會走上漢好這條路！」

「呀，——這種話，不能開玩笑幸而他不會聽到……」

「不是玩笑。我有點覺得，朱教授現在已經認爲這一次抗戰雖然來了，可不是他「理想」的那麼一個局面，等到有一天他不能像向來那樣過活時，二哥，那時候，他就會——像他從前罵別人的一句話，各行其是了！」

爲他太看重了生活，而他所謂生活，就是至少必須照老樣子過活。」

「哦，也許罷，這問題太複雜了。」何家祥遲疑地說，同時他看到默坐在一旁的程少奶奶又拿起身邊那張報紙來，他猜到了程少奶奶一定有什麼心事，他打算停止和他妹妹的辯論，可是忍不住又加了一句道：「然而這也不是知識之過，朱教授的知識，本來太龐雜，而且太主觀了。」

「我本就不大佩服他那一腦袋的破銅爛鐵海外奇談……」何小姐說着就格支一笑，她還想找出幾句新奇尖刻的形容詞來，可是一時找不到，便又笑了一笑。

這時，程少奶奶驀地站起來了，把手裏的報紙輕輕一揚，她似乎很怕羞似的輕聲說：「琪妹，報上在招人，去學看談，——我，反正閒着沒事，打算去學看談，你看我還能學得進麼？」

「啊！何家祥先叫了起來，「成！怎麼不成！」

何小姐也完全聽明白了，可是她並沒怎樣被興奮起來，她看着程少奶奶的面孔，點着頭說：「好，這也是一個辦法。我早就想到這一點。打算問問你，可是後來我一想，光是技術工作，也沒多大意思，——現在你自己想要去，那就好了。」

「就怕我太笨，學又學不成——」

「沒有的話！不過是換藥，量量體溫，幾個鐘頭就會了。」何小姐很爽利的說，又朝何家祥看了一眼，頑皮地

笑着，「我們有一個朋友，密司潘，她也是幾天就學會了，已經去服務，不過她是每天坐了汽車上醫院的，滿身香氣……桂卿，說去就去，明天我代你辦手續。不過，你這個聰明人，幹這些太機械的事，有點可惜罷了。」

「明天就去太匆促。況且，表伯那裏，已經和他說過了沒？」何家祥看了一下程少奶奶，「要是他不贊成呢？」

「公公麼？」程少奶奶的音調忽然急促而尖銳，「他不贊成，我也要去！先去了再告訴他，也不過聽他囁嚅幾句。琪妹，明天你同我去報名！」

「我不贊成那樣急！還是先和表伯說通了再去。不先告訴他老人家，恐怕爸爸媽媽也不肯放嫂嫂去。」

「好罷，那就先說一聲！」程少奶奶的臉色忽然發白了，一對眼睛却閃閃地轉動，聲音還是很鎮靜，「不通這只是歸還一個規矩罷了，他老人家答應或是不答應，都沒有關係，我是去定了，誰也不能攔阻我！」她走上前一步，看定了何小姐的面孔，好像責問似的說道，「琪妹，剛才你不是說，有些人只想照老樣子過活麼？我——老樣子過活，也有七八年了，可是那天大世界的炸彈把我的老樣子生活炸得乾乾淨淨！我現在沒有老樣子，不能再照老樣子！我——不啻怎樣，我是去定了，誰也不能攔阻我！」

程少奶奶的話還沒完，何小姐跳起來，抱住了她，笑着叫道，「桂卿！好極了！我們做我們的，不理他們！」

「一之四：「工作無門」」

插滿了竹枝假裝的救護車在早晨的太陽光下隆隆地馳過。現在雖是行在平坦的柏油路上，但過去十多小時從佈滿炸彈砲彈孔的公路上掙扎過來的驚悸和艱苦，似乎還未盡消，像一個氣喘病的老漢似的，一路上搖搖擺擺，而且嘶啞的叫。

竹葉大部分枯乾了，捲成骨簪那樣，青灰色的，悉悉蘇蘇地作響。紅十字臂章的救護員蹲在車屁股那條吐出一個頭的「跳板」上。一個變成灰色的口罩幾乎遮掩了他的下半個面孔。

這一輛救護車也就是陸和通老板準備留給自己不時之需的那個「可靠的傢伙」，可是羅店爭奪戰太壯烈了，激使陸和通老板獻出了他這心愛的最後一部車。服務還不過七八天，她已經滿身蚜蟻，她的舊主人不會再認得是她了。

現在這可敬的傢伙經過了大半夜的苦鬥，總算完成了任務，十五六位受傷的戰士天大的幸氣爬上了這輛車，而且居然到了柏油路面的租界裏了。但是這輛車已經在「安全」的租界裏走了一小時多，像一個沒頭

的蒼蠅，牠撞過五六個傷兵醫院的大門，可是都給碰回頭了。那五六個傷兵醫院都已經擠得滿滿的，再也收容不下了。

過去四十八小時內，租界裏所有的傷兵醫院一下子都住滿了！

最後拒絕他們的那個傷兵醫院的管事人倒是個熱心的漢子，他打了好幾個電話，指引他們到一個能夠收容他們的去處，——成立還不滿十二小時的第×醫院，地址借在一個私立的女中學。

從廣闊平坦的柏油路轉入一條碎石鋪的狹街，——那簡直是一條闊一些的街，這輛救護車蒲蒲地叫着，像一個苦悶已久的人終於望見了希望，鬆一口大氣，蹣跚地停在一個不大體面的學校門口了。

車屁股「跳板」上的紅十字臂章，首先跳了下來，急步跑進那校門。按著是一個還能夠走幾步的傷兵，也爬下車來，抬起臘黃的臉，朝那醫院門看了一眼，也走進去了。他傷的是手臂和肩胛，用綁腳帶紮住，紫色血塊凝結在這臨時紮帶上。

一些市民圍攏了來看。有一個歪戴着軟胎草帽的漢子搭訕着和司機談話，——問是那裏來的？那一師的弟兄……

一個穿得也很漂亮的年青婦人探頭朝車箱裏看，忽然「啐——」的一聲叫了起來，別轉身子，急忙扯出襟頭的手帕，握住了鼻子。

幾個小孩子在大人的袴襠邊鑽來鑽去，零落不全地哼着「義勇軍進行曲」。

司機等得不耐煩似的撇了一下喇叭，那些小孩猛不防都嚇了一跳，立刻老鼠似的跑散了，但隨即明白了，不過是汽車的喇叭叫，便都立定了，嚷着笑着。這當兒，先前進去了的那個傷兵抱着淤血模糊的胳膊，又出來了，他有氣沒力地說：「也不成——他媽的，這裏也是住滿了！」

似乎是這一句話的反應，車箱裏發出一陣低弱的呻吟。

四五个青年男女，手裏都拿了小小的紙包，跑到醫院的號房（實際就是門口）和裏邊的人辦交涉。一個手裏拿一面小小白布旗的青年站在最外邊，——幾乎就靠近救護車的前部，隨便地聽着那個歪戴軟胎草帽的漢子和那個司機的談話。

那個傷了手臂的兵士也趕過來了，歪戴帽子的傢伙立刻撤轆談鋒叫道：「喂，你這位弟兄，你是那一個部隊……」

「張福田！公函在你那邊罷？拿出來！」

這一聲叫喚，把正在傾聽傷兵和歪戴帽子談話的那個青年提醒了，他慌忙地將右手的小旗交給了左手，從口袋裏摸出一個封套來，看也沒看一眼，就遞給了他的同伴。

醫院的管事人把胖胖的身子堵在門口，——那是大門上的一個小門，大門沒有開。張福田他們一夥五六

人這時全都被擋在門外，站在那救護車旁邊，管事人接過那「公函」來看了一眼，小聲兒自言自語道：「唔，文化——界救亡協會，」搖了搖頭，隨即仰臉對他面前的一個高身材的青年說道：「——文——化——界救亡協會，這是什麼機關，沒有聽見過呢！這不行，須得有官廳的介紹……」

「怎麼不成呢！這是民衆團體……」

「不成，不成，還要有官廳的公函！」那管事人急忙插口而且轉身要走了，但是那個高身材的青年，一把拉住了他，開玩笑似的和他分辯道：「你要官廳不難，這文化界救亡協會裏頭，就有不少官，——還是個官民合辦的團體，你不知道麼？」

「不成，不成！」那矮胖的管事人異常堅決。

「可是，我們是來慰勞傷兵的，」一個年青的女子想要說服那矮胖子，「一會兒就走的，妨礙不了你們的辦事，——」

「我早已知道了，」矮胖子不耐煩地搶着說，「你們各位來慰勞，——把慰勞品交給我就是了，何必進去，也沒有什麼好看的！」

「不是要看，我們要和傷兵談話，安慰他們，鼓勵他們……」

「這，就是本院章程不許可的！」

矮胖子說完又想走了，但是青年們還是拉住了他和他交涉。

張福田沒有加入交涉，他始終有意無意地在聽那歪戴帽子的傢伙和那個傷了胳膊的兵士的談話。歪戴帽子的問了許多關於前方軍隊布置的情形，可是那傷兵都回答不上來，他只知道關於他自己所屬的一連，而這一連，差不多打光了。

「他媽的，這好半天，還沒回音，傷兵望了望醫院門，換了話題，「倒底能收不能收呢？」

「哎，可不是，事情就是這樣的，」歪戴帽子的趕快接口說，「你們弟兄們在前線拚命，掛了彩，可是後方連個醫傷的地方也沒端整好，——只有拿錢吃飯的人，沒有辦事的人。日本人的炮火那麼厲害，上去一百，還沒見仗，就死了九十九，這仗呀，打下去——可真是……」突然他不說下去了，因為他覺出了旁邊的張福田正在不轉眼地朝看他。

他斜着眼對張福田手裏的那支小旗子瞭了一眼，冷笑道：「又是什麼慰勞隊，嘿，演一套！」又轉臉對着那傷兵，「拿公家的錢，大把的花，漏出幾個小錢來，什麼慰勞呀，騙人家上火線拚命，他們却舒服，出風頭！」

「喂，你這朋友，你這是什麼話！」張福田聽得太清楚，再也耐不住了，「你這些話，不該說！」

「爲什麼不該！你要不是那樣的人，你着什麼急！」

歪戴帽子的冷笑着反攻過來，但也轉了身子，預備走了。

「漢奸！」——這兩個字掠過了張福田的意識，他正想招呼自己的同伴來，可是醫院門前一陣喧嚷，將他的注意吸引了去。醫院的大門豁地開了，紅十字臂章的救護員滿頭大汗跑了出來，後面跟着兩隻付擔架。

用帽子燭着臉，那救護員自言自語地說：「可惡！明明有地位騰得出來，却推三揜四的……」

慰勞隊的一夥，這時被逼到街心去了。張福田眼睜睜望着那歪戴帽子的傢伙揚長自去。這才把心頭的兩個字鬆了出來：「漢奸！」

「什麼？在那裏？」慰勞團裏一個女的，驚覺地問着。

「已經溜走了！」張福田嘆一口氣回答，「就是那邊歪戴帽子的！」

歪戴帽子的傢伙這時正也回頭來看一眼，似乎是不威。

「你怎麼知道他是漢奸？」密司李追問着。

「他剛才對那個傷兵問長問短，意思是探聽軍情，後來，索性利用那傷兵等得不耐煩的不滿情緒，大肆其挑撥離間，還散布失敗主義的情緒，還……」

「福田！密司李叫了聲來，「你怎麼不早看住他，不早叫我們大家來，你真是！」

「可是，他們一出來，就岔開了！」張福田指着那些担架夫，「而且，上次的經驗又忽然覆我心裏一閃。上次不是我們也抓到一個造謠挑撥的漢奸麼？交給警察，却被他幾句花言巧語，又放了！我想起來就有點——那個。」

在這地方工作，有力沒處使，出力也是不見好！

「不過你不能因此就消極！我們不是在一個理想的環境裏，工作當然有許多不必要的困難。比如——」
密司李說到這裏，忽然轉過臉去喚着另一個女子道：「悟生，怎麼了？交涉辦成了麼？」

「算是讓我們進去了。」曾悟生女士擦着臉上的汗回答。「等這批傷兵都安置好了，我們也就進去。可是那小胖子再三要約我們只能靜靜地在房中走過不能和他們談話！」

「這有什麼意思！我們不是來看看玩兒的！」

「不管他，進去了再說。」

「唉！像防什麼似的防着我們，何必！」張福田嘆口氣說。苦悶地抓着頭皮，又加一句：「比防漢奸還嚴！」

「可是他們就說是恐怕有漢奸混進去，所以要拒絕慰勞呢！」曾女士微笑着說。這時，最後一個傷兵也從車上下來了，於是慰勞隊這一羣也就跟着進去。

法租界的一個貧民區域，從電車路轉一個灣，走進一條污穢的碎石子鋪成的小街，一排破舊的市房，大多數是門窗不全的——這就是K收容所。

和租界內其他大多數的收容所一樣，這裏的K收容所也只是一星期多的歷史，飢餓，疾病，打架，詛咒，啼哭，

……也是這裏的生活記錄。

這裏本來有一個小規模的翻砂廠，「一二八」那年就關門了；那一排簡陋的市房從前概是工人宿舍，倒也是兩層的樓房，可是樓板早經拔了，從樓上望得見樓下。這一批房子空閉了差不多三年了，可是現在突然擠進了一千八百多難民。

幾乎全體是鄉下人，他們的家，在羅店，大場，在滬太公路沿線的村鎮，已經被砲火吞嚥去了；他們倉皇棄家出走的時候，也就隨身帶個小小包袱（他們的動產的主要部分），可是一路上就碰到無數的流氓地痞打搶，現在，他們中間還能夠上下衫褲齊全的，已經是天字第一號的幸運兒。大多數的男人都打着赤膊，小孩子就簡直一絲不掛。

他們曾經在兩租界的各馬路上行乞，露宿；他們的嬰兒有的在逃避砲火時失敗了，有的在半路上得病死，現在還跟在身邊的，全是六七歲到十二三歲孩子，算是把一條命拾回來了。

K收容所是爲他們而「開關」的，但是並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吃的問題，從第一天起就弄得「鬧糟」。管理員宣布，每天可以吃兩頓粥，然而結果只有一頓是名副其實的粥，另一頓却是莫名其妙的「雜拌」，除水以外有發霉的大餅，發酸的粥飯，還有——豬吃的豆渣，難民們頭兩天以「難民」自安，而且覺得既然是張口待哺，當然隨人家發落，還能揀好嫌歹麼？可是等到他們知道他們是

有「口糧」時憤怒就瀰滿了那收容所。管理員「不得不」請巡警來彈壓。

大部分的女人和小孩子都病倒了，死亡率一天天增高。

受不住屋子裏的悶熱，臭氣，和病人的呻吟呼號，難民中的男子成天都在那一帶的衛堂裏的了。無端的吵鬧，打架……聽着流氓漢好的謠言和挑撥，他們自己又無意識地誇張着敵人砲火的猛烈，中國軍隊死傷的奇重；不安的空氣一直從收容所擴展到電車路那邊了。

這便是成立了一個多星期的K收容所。

離開難民住的那一排房子約有二十多步，是一座破舊的土地廟，三間大殿，面前一個廣場，短牆環抱收容所的辦事處就借用了這座廟。

收容所的管理員王大椿這時正以最高度的警覺和頑強，在應付一些提到他面前來的問題。

一張供桌本來是土地老爺的御用品，現在被他們當作開會用的東西，桌面上舖了白報紙，王大椿坐在主席的地位，朝外；他不住地用手帕去擦額角上的汗珠，像一條使性子的牛，眼神定定的，然而固執。他並不是會說漂亮話的人，可是自信得很，也可以說頗有點「魄力」，因為儘管道理上說不過人家，他還是毫不在乎，自行其是。

開會之類，本來跟王大椿的皮氣不大相宜。現在這會議的形式，實在是寬適處此，無可躲閃；王大椿的坐位

本來朝外，而且獨當一面，他右手一字兒排着他的「屬員」三位——這是天天一樣的序列，幾乎是「法定」似的，因此，當何家琪和仲文突然而來，在供桌左首的空位上坐了下來時，就成爲很正式的會議的樣子。

何家琪和仲文是專誠來和王管理員接洽，要在難民中間「做點教育工作」。

王大椿聽明白了來意以後，就睜大了他的那呆滯的然而帶點懷疑意味的眼睛，打量着這兩位不速之客。好半響，他這才慢吞吞的問道：「你們是團體派來的呢？還是個人行動？」得到了是「團體」的回答後，他又遲疑了一會兒，這才索看證明文件。最後，他又用了像悶在罐子裏的聲音問道：「來工作的，就是你們兩位麼？」

「不是！我們是先來接洽好了，回頭再派人來。」何家琪回答。

王大椿好像沒有聽得，只是把一塊手帕圍得像個饅頭的樣子，不住在額角上抹，他的特有的警覺性却在推動他，使他找不到一點理由可以相信這兩位客人的「提議」不是「別有作用」。

「不行！」終於他頑強地答覆，「這裏用不到教育工作！」

「可是，同志，爲什麼這裏用不着？」仲文帶着微笑說，「剛才我們進來的時候，看見難民中的壯丁，情緒十分頹喪，他們亂說一些不應該說的話，而漢奸嫌疑的流氓又在想法利用他們。這都是很危險的——」

王大椿忽然笑了一聲，插嘴道：「那個算得什麼！前兩天是有過不安分的舉動的，已經彈壓下去了。不算什麼！」

「用壓力是不行的！」何家琪銳聲說，「怎麼用起彈壓來了？怎樣彈壓？」

「那你就別管了，反正我是這裏的經理員。什麼都是我負責。」

「哎，王同志，話不是這麼說的。」仲文用了一半排解一半規勸的口吻。可是王大椿又打斷了他的話，很自負地說：

「他們全是又蠢又蠢的傢伙，說是說不通的，勸也勸不依，可是我就知道怎樣去對付他們。」

「咳，王先生！」仲文也有點不耐煩了，「你存了個『對付他們』的心，那就難啦！」

「你不對付，你就挨他們一頓揍罷！」王大椿得意地笑了笑。

「哦！可是他們總有理性，待他們好，爲了他們的利益，難道他們不明白？所以要做教育工作！」

王大椿脣着嘴朝何家琪看了一眼，不回答。

「王同志！」仲文用了嚴正的口氣，「聽你剛才說的，我覺得這裏的情形很不好。我們都是爲了民族爲了國家，我們應當盡力把這些受難的同胞弄得好些，國家用得着他們呢！」

沒有回答。王大椿睜大了呆滯的眼睛，只望着空中，一臉是「毫不妥協」的蠻勁。

仲文朝何家琪看了一眼，似乎說：「這真是沒有辦法。」何家琪已經氣得臉都紅了。正在計算用最刻毒的字句刺這冥頑的人一下。

沒有開過口的王大椿的部下，有一位却來打開這僵局。他是二十多歲的年青人，臉像是浮腫的，給人一個膩得得的感覺，然而他的「對眼睛却閃爍着智慧之光。他帶點感慨地說：

「這裏成立不久，秩序還沒弄好，小小的擾亂，幾乎每天有，這都是確實的事；可是，原因也不簡單。設備不全，人多，地方小，女人和孩子佔了三分之二——都是使得管理上發生困難的。就以教育工作來說，雖然重要，可是照目前的情形也沒有法子做。一丈見方的一間屋子，裏邊擠了二三十人，小孩子哭鬧的聲音一分鐘也不會停歇，你要是進去也插不下腳，這怎麼能做教育工作呢？非得根本想法不可。」

「這些情形，我們大概都知道一點，」何家琪搶先回答，「不過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現在那一個收容所不是擠得滿滿的？有些收容所定額只能收容三百或四百的，這幾天還不是都硬塞進去一百跟五十麼？也是腳尖兒都插不進去的。可是教育工作仍在做。可以利用屋子外邊的空地。譬如這裏這麼一個空場，就是頂合式的一個地方！」

何家琪用手指了一下大殿前面那塊空地，嘴角上露出一個微笑。浮腫的臉，青年也朝那空地看了一眼，點了點頭。

「並且在屋子裏也有辦法，」仲文又接着說，「太小的孩子不要和大人混在一個屋子裏，白天鋪蓋統統捲起，那就把秩序弄好了。」

「哦，要是能這樣……」浮腫臉的青年遲疑地搔了一下頭，這才輕聲接下去，「不過，這裏連病人都沒分開來住呢！」

「啊！」何家琪驚叫起來。這時候，那位管理員却像睡醒了似的突然對那浮腫臉的青年厲聲斥道：「袁，誰叫你多嘴，連規矩也不懂麼？」

立即來一個意外的沈默。被申斥的那一位，窘迫地低垂了頭。何家琪詫異地看了管理員一眼，又望着仲文的臉；仲文輕輕咬着嘴唇，他那兩道濃黑的眉毛抖動了一下。

「王先生！」何家琪耐着性子說，「病人一定要分開住……」

「王同志！」仲文的嗓子突然提高了，右手握成拳頭放在桌面，「請你讓這位同志把話說完！說話的自由應該有的！」

王大椿鼓起了腮巴，不作聲，呆滯的眼光倔強地瞧着空中，大有「我給你一個不理採，你奈我何」的神氣。「這裏有多少病人呢？」何家琪轉臉詢問那浮腫臉的青年，「大多數是什麼病？有沒有醫藥？」

「多少病人麼？」那倒沒有詳細的數目。「浮腫臉的青年吞吞吐吐說，「大概不少罷，一千八百難民裏，十分——唔，百分之……」他說不下去了，眼光偷偷地溜到王管理員那邊。

王大椿始終是瞪直眼看着前面空際，似乎不願意承認別人的存在，而且別人所講的，是跟他有關的事件。

「死亡率高不高呢？」

「這個，我也不明白……小孩子死的，多些罷。」那浮腫臉的青年惴惴不安地回答；末後一句，是對他身邊的同事說的，特地把頭垂下，幾乎是嘴巴湊到那同事的耳朵邊，似乎乞求他的援助。

王管理員不能再忍耐了，霍地站了起來，大聲說：

「你們兩位，到底是來幹什麼的？教育工作呢，還是衛生工作？」

「教育工作我們要做，衛生情形我們也要明白！」何家琪同樣盛氣地回答。

「哼，可是，我不能隨便讓你們在這裏問長問短！」王大橋臉漲得紅紅的，唾沫星子一直噴飛到何家琪的臉上。「我是這裏的負責人，辦得好，辦得壞，我自然負責；自然也另外有人來查考我辦的怎樣。要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來過問這裏的事，那還成個體統麼？乾脆一句，我跟你們兩位沒有話可說了！」

說完這一番話，他就別轉了臉，噓噓地吹着口哨。

何家琪氣得臉色都發青了，正想要用更嚴厲的口氣來質問，可是被仲文的一個眼色制止了。仲文冷冷地微笑一下，就起身來說道：

「很好！王同志，那麼我們就去找我可以對你說話的人罷。不過，我以中國人對中國人的立場，再奉勸你一句話：這裏雖然是土地廟的大殿，到底不是衙門，難民也不是犯人，希望你把難民的幸福放在心上！」

王大椿就像沒有聽到，頭還是那樣別轉着，但口哨已經不吹了。何家琪和仲文就走出了那土地廟。

剛到廟門時，何家琪聽得背後的大椿的聲音：「找負責人去，找負責人去麼？打算把我怎樣？」聲音有點
枯啞。

「這個人真是又可氣又可笑！」何家琪歎了一口氣，禁不住笑了笑。

「也還有點可憐呢，」仲文接口說，「他這裏一定弊端多得很，他看見我們的最初一分鐘，就是又恨又怕。」

在那條小街的出口處，他們被一羣人阻住了，吆喝和哀求的聲音從人羣的核心裏出來，而作爲外圍的看
熱鬧的閒人們——中間也有難民，則在嘈雜地議論着。何家琪讓仲文當先，擠進了那人羣。因爲仲文穿的是洋
服，就有人誤認他是「機關裏的人」，熱心地高聲叫道：「好了，不用鬧了，管事的先生來了，對他說罷！」

仲文看見吵鬧的中心是三四個襤褸黃瘦的老頭子和一個壯年漢子——那漢子上身是一件破舊的灰
軍衣，下身是黑褲，手裏拿一根細竹梢。仲文認識他是這收容所的「門警」。

「告訴他們說，裏邊人滿了，收容不下，可是他們吵着硬要進去，」拿細竹梢的漢子大聲說，似乎是對仲文，
又似乎並不單單對仲文，「——嘿，有那樣不懂規矩的老頭子？」

仲文看見自己成了眾人的目標，而且已經被那幾個老頭子圍住，他只好問道：「你們是那裏逃來的？」

「還不是大場那邊麼？」有人代回答。

「一夥是十多個人，」老頭兒中間的一個顫着聲音說，「別人都進去了，我們四個，不許我們進去。餓了兩天了……」

仲文繃了一下眉頭，轉臉看着那拿細竹筒的漢子說，「當真收容不下這四個人麼？」
那漢子苦着臉搖了搖頭。

旁邊却有一個聲音叫道：「老頭子們！當是裏邊舒服麼？包你們進去了三天會送命！還是在外邊討飯，好得多呢！」

可是那幾個老頭子攔住了仲文，要他「救命」；他們把仲文認爲是「很有來頭」的人。

「我不是裏邊的辦事人！」仲文企圖解除那包圍，「和我說是沒有用的。你們還是在外邊討飯罷，也許倒好些！」

仲文自己覺得聲音有些異樣了，鼻子裏也有點發酸，他不顧一切地從包圍中衝了出來，快步走到了馬路上，這才鬆了一口氣。他回頭一看，卻不見何家琪。遲疑了一下，他再朝小衙那邊走，可是有人在背後喚他了，原來正是何家琪。

「我已經打聽出來了，仲文！」何家琪跳着過來，興奮地說，「你猜猜，他們爲什麼不肯收容那四個老頭子？」

因爲他們早已報告總會，說是人住滿了，他們拒絕。總會方面再送難民去，他們連死了的也不報上去，天天有好幾個死的，他們不報上去，爲的好中飽那些多出來的口糧。他們每天尅扣活人的口糧——每天扣下三四袋米，都是那姓王的一人中飽的！他故意不給難民醫病，希望多死幾個，就是他多進幾文。仲文，這不是收容所，是地獄。」

仲文的頭低下去了，半響不作聲。遠遠似乎還聽得那幾個老頭子訴苦哀求的聲音。

「這樣的黑幕非得把他揭穿不可！這樣的情形，不能再讓它繼續下去！」仲文突然抬起頭來說，他那濃眉毛，簌簌地不住地在跳動。

這時有一輛電車駛過。他們兩位匆匆跑到斜對面那停車站去。何家琪一面跑，一面自言自語地：「我早曉得有這些黑幕，一定先打那姓王的傢伙幾個耳光！他是那裏跑出來的東西！」

程卿（程少奶奶）聽得看護長訴說士兵病房裏人手太少，忙不過來，往往二十四小時內只給傷兵換了一次藥，就毫不遲疑地自告奮勇道：

「我倒願意調到那邊去，——看護長，你覺得我幹得來麼？反正我在這裏也沒有什麼事，老是閒着。」看護長睜大了疲倦的眼睛，搜尋這說話的主人，待到他確定了是程卿時，他不敢相信自己完全沒有聽錯。

他反問道：

「程小姐，你說的是願意調到士兵病房去工作麼？」

桂卿嚴肅地點着頭。

「噢，很好。可是，程小姐，你再想得周到些罷！你是聽得傷兵們太可憐了，感情作用是麼？你還是三思而行，不要太急。調過去是容易的。回頭再調回來，就有點麻煩呢。」

「我已經三思過了。」桂卿微笑地問答，眼光很輕靈地朝另外的兩位同事瞥一下，「不過，看護長，你是怕我不會做罷？」

「不——我，我怕你吃不消。那邊是辛苦得多呢，比這裏的官長病房。剛才我說過了罷，一個人要招呼二三十個傷兵呢！」

「我自己想來，辛苦一點也還受得了。」桂卿很安詳地回答。

看護長讚許地點一下頭，雙手反剪在背後，踱了兩步，望着另外的兩位看護說，「噢，許小姐，周小姐，你們贊成她去麼？」然而不等兩位小姐的問答，看護長又突然問過臉來對桂卿說，「士兵們的性子，很有點兒暴躁呢！恐怕你受不了委曲罷？」

「但是官長們有時也不大容易伺候呀！士兵們是老粗，可是有一樣好處，直爽。像我這樣笨嘴笨舌的人，倒

是合式些。」

桂卿說到這裏，忽然臉紅起來了，便把頭慢慢低下。

桂卿自稱「笨嘴笨舌」，是有點緣故的，——簡直有一段小小的故事，差不多所有的看護小姐全知道，而且背後裏當作取笑的資料。現在桂卿提到這話時，雖然藏得有刺，可是許小姐和周小姐依然偷偷地相視而笑。看護長也知道桂卿雖然夠溫柔，可是脾氣有點「古怪」，「官長們都覺得這位看護太「嚴肅」，不知誰把桂卿的身世在醫院裏傳揚開來，於是官長們感呼她的態度爲「寡婦主義」。而舊社會中對於年青寡婦的神祕的觀念，也在這醫院裏無意識地散布開來了。這一切，看護長也都知道。他從這上頭給桂卿的自願調換工作下一個「近乎人情」的解釋，他終於同意了！

「很好，那麼，程小姐，你是夜班了，——從晚上十一點起，到早晨五點鐘。此刻你可以回去休息，十一點以前來接班，那時我再指點你一切職務上的事情罷。」

桂卿覺得很應該到何公館去一次，把自己調換職務這件事告訴何家瑛，她先去打電話問何家瑛有沒有在家。

可是在電話室，她碰到了潘雪莉。

潘小姐剛下了班，不知誰去報了信，她已經知道桂卿自告奮勇的經過，她覺得太出意外，所以一見了桂卿，

就拉住她問道：

「真有這樣的事，你自己要求調到普通病房去？」

桂卿溫柔地點着頭，臉上微泛紅暈，好像初進職業界的小伙子被老前輩叫住了問長問短，有點害羞。

「我不贊成你！」潘小姐誠懇地說，「普通病房，人多，又髒，不說別的。一進門那股臭氣，——腥氣，你就受不住。」潘小姐下意識地拿出她那噴香的手絹在鼻子上擽了擽，「可是，桂卿，你爲什麼異想天開要求調到普通病房去？你知道不知道那是太苦了，又髒，又忙的？」

「我完全知道。」桂卿溫柔地笑着說。

「那你爲什麼還要去？」潘小姐簡直有點生氣了，眼睛睜住了桂卿的臉，手按在她肩膀上，重重的，「是不是有人慫恿你去？……你和誰商量的？沒有怎麼不先來告訴我呢？」

「是我自己要去。我聽說那邊缺少人手。」

「哎，桂卿，你真是老實人！」潘小姐似乎恨極而笑了，把一隻手臂挽住了桂卿的腰部，「人家拿薪水的，正式看護，還躲躲閃閃不願意去呢！你是盡義務，白幫忙，何必呢！」

桂卿微微仰起了頭，對着潘小姐微笑，她知道潘小姐是一片好心——潘小姐開頭就很喜歡桂卿，愛她的美態溫柔，也同情她的身世——然而她不能不拒絕潘小姐這一番好意，她輕聲回答道：

「爲的許多人全不大願意去，可是那些傷兵太可憐了，太可惜了，這才我決定主意要去。辛苦什麼的，我還受得住。」

潘小姐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過一會兒，她又曼聲說：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受過太厲害的刺激，可是，我擔心你幹不了呢。你只受了兩個星期的訓練，紮紮帶，換藥，這些事你還不大熟練呢，可是在普通病房里，這一切，都要你動手。傷兵又多，一個人要招呼……」

「聽說是招呼二三十個。」桂卿接口說，「也許我還不會做，可是總也有個學習的機會，不比在這里官長病房，倒沒有機會來學，——每天不過是照例的身體溫，醫生來的時候捧藥盤，吃飯的時候拿菜，餘下的時間就像清客班一樣，陪着說說笑笑，這一套，我就是學不會。」

「啊！你有你的道理！」潘小姐不耐煩地反攻了一句，細着眼睛對準了桂卿的面孔看了一會兒，自言自語地說：「好吧！你去試試就知道了。」

潘小姐打電話回家叫自家的汽車來接她回去。桂卿也就到寢室裏，打算先睡一會，再去找何家琪。

但是桂卿今大有點興奮，特別是因為生活環境馬上就要變換，正像上次她決意從「深閨」走到醫院的前夜一樣，理智上是怡然自得的，但情緒上却有幾分畏怯。這是惟恐自己不能勝任的戰戰兢兢的心情。她自己也知道是「可笑」的，然而還擺脫不下。

看護們這寢室是鄰近配藥處的一間小房，窗外就是醫院的「大動脈」的走廊。這間小房，原先是堆放破爛傢具的，整天不見陽光。

這裡有三個舖位，除了桂卿，一位是小孩子氣很重的曹女士，又一位便是和桂卿一同伺候四號六號病房的周女士。可是和桂卿比較說得來的，倒是那位只在這小房裏見面的曹女士。

桂卿的靜定不下來的思想漸漸落到這二位同寢室的小姐的身上。她想到了曹女士對自己說過的一句話：「你不善於應付，要應付呀，什麼都得應付一下。」說這樣一句話時的曹女士一點孩子氣也沒有，而且從她那鄭重的神氣可以知道她是正在苦心「學習怎樣應付」。現在桂卿也還清楚記得那時的曹女士的面容，略凹的但是逗人喜歡的面孔，俄然莊重，一對很少靜定的發光的眼睛惘然看着空中。

「哦，對付？」桂卿在心裏把這兩個字唸了一遍。她好像第一次對於這兩個字感到了一種新的意義，並且第一次像一個旁觀者似的，冷眼觀察她的同事們。七八個小時以後，她自己將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工作環境，而這一點自意識，使她破例地用批評的眼光來回想她二週以來的所見所聞。她覺得同事們的「服務精神」大可以用「對付」二字來包括，而這所謂「對付」也正是從前她常常聽得她的公公程守拙老爺「爲地方辦事」的當兒纏着眉尖似真非真地說的「算是又對付了過去」——一樣的意思。她不喜歡這兩個字。

「可是，她們全是千金小姐，自己願意來服務，但是爲什麼又不認真認真，老是一股開玩笑的態度？」桂卿

在心裏這樣問。

尤其使她不解的，是潘雪莉小姐。從何家琪口中，桂卿知道潘小姐從前的生活：跳舞場，電影院，跑狗場，回力球場，那一處沒有潘小姐的芳蹤？有什麼「時代尖端」的新裝流行了，最初試新的一打女士中間也一定有潘小姐。凡是「哄動」上海的大事件，例如「國貨展覽」呀，「全運會」呀，也是沒有一次沒有潘小姐在場的。她是這樣的一個「忙人」。因而她的出現於傷兵醫院，桂卿實在很受感動。她對於潘小姐抱着十二分敬意。「你說她不是——一片熱心麼？那她又何必來？——她不是沒有法兒去自己消遣的。可是——」桂卿想到潘小姐每天來病院就像在會客廳裏張羅周旋的那種情形，真猜不透其中的道理。

僅僅在三天前，桂卿曾把她這疑團悄悄問着何家琪。得到的回答是：「這就叫做布爾喬亞的浪漫根性。」桂卿不懂。那時仲文也在場，他就給解釋道：「潘小姐那樣的人，喜動不喜靜，自私自利也還沒有，不過她的自告奮勇到傷兵醫院服務，一大半原因恐怕是不肯落在風氣之後。在她的眼中，她如果不出現在傷兵醫院，就同上次全運會的特別看台座中少了她一般的倒楣。」仲文這句話把桂卿都引笑了，然而這樣「愛動」的心理，桂卿還是覺得奇怪。

睡意完全沒有了，桂卿把思緒撇開，打算再靜養一會兒便出去到何公館去。但是未來上海以前的生活又像死水中的沉澱物一般慢慢地浮上她腦際，她讓自己浮沉在這些忽來忽去的回憶里——這已是她近來的

習慣。每逢一人靜處，她還不能沒有回憶，但她已經能夠像看別人的生活那樣看自己的過去。

房外走廊上有些輕微的聲音，斷斷續續也傳到她耳內。是兩個人在那裏說話，又像是爭執。而這又和她的自生自滅的回憶，溶合在一起。過去她的家庭中不是也常常有這樣的小口舌麼？她不自覺地吁了一口氣。但是忽然有淒泣的聲音來了。也是她的幻覺麼？不是！

「……咳，真是孩子氣！哭什麼呢！給人看見了，怪不好意思！」聲音是很熟悉的。

另外那一個，抽抽咽咽的回答道：「不怕！他們不要臉，造那樣的謠言來侮辱我，木頭人也會生氣！我是坦白的，沒有什麼怕人家知道。我一定要公開出來給大家評評。」

桂卿一字一字都聽清了，這明明就是同一寢室的曹女士的聲音。

「何必呢！第一個聲音又說，況且你又不能指出謠言是誰放的。你抓住那一個來理論呢？」

「我猜得到是誰和誰！」

「有什麼憑據？」

「有！那天他們兩個進來看見黃營長抓住了我的手……」

「低聲些，你何必拉拉扯扯的。」

「有什麼不能說的！醫傷的官長和看護拉拉扯扯也是平常得很，她們就不拉麼？可是她們却就編造了許多

謠言來侮辱我。」

「咳！算了吧。就照你的說法，也不能斷定謠言是她們兩個放的。你說，剛好是她們兩個看見你們拉手，但這也不能作爲謠言是她們造的證據呀。」

「不——她們還做了鬼臉，還怪聲怪氣笑呢！」

「所以我說你是孩子氣。這些都作不得證據。」

「嘿！嘿！要造謠言造到你身上呢？」

「我麼？——咳，那個……」聲音又低下去了，並且兩個聲音夾在一處了，似乎都在搶先要壓住對方的話。

桂卿也不想再聽了，同樣的事是常有的，不過現在却發生在自己一向注意如何「對付」的曹女士身上，桂卿略覺可異而已。她抬起手腕來看錶，長短針都併在6字上。於是她趕快起身收拾幾件換下來的衣服，打算帶出去洗。

她剛要離開寢室，曹女士却進來了，眼眶還是紅紅的。似乎沒有想到房裏會有人，曹女士愕然站住，想進去又想不進去，手扶住了門框子。

桂卿也感到一點不自在，臉上微微起了紅暈。

曹女士終於進來了，一手拉住了桂卿，搭訕着說：「怎麼你這樣早就下班了，身體不大舒服吧？……哦，我記起來了，聽說你要掉換工作了，你自己要求的，真的麼？」

桂卿輕聲應了個「是」，心里却感到不舒服。原來這是值得當做新聞那樣傳佈的麼？只不過一、二個鐘頭呢，可是好像全院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有這件事，而且沒有一個人不在議論這件事！

曹女士惘然朝桂卿看了好一會，像回答她自己心里的疑問似的點了點頭，就懶懶地踱到她自己床前，將身體擲在床上，嘴裏却在說：

「好，好，桂卿，你有勇氣，很好！——」

這簡直不像曹女士平時那樣七分洩氣三分天真的口吻。桂卿深深地被感動了。她回過臉去看。曹女士的眼睛是閉着的，眉尖微蹙，嘴唇咬得緊緊的。這樣被痛苦絞住了的表情，出現在曹女士的臉上，也是桂卿第一次看到。

桂卿款款地走到曹女士跟前，想要說幾句安慰她的話。但是還沒把字句斟酌好，曹女士似乎想到有人站在她身邊，但不知是誰，突然驚異地睜開了眼睛，同時一個翻身，坐了起來了。

「啊，曹——」桂卿抱歉地低聲叫着。臉又紅了。

曹女士看見是桂卿，便說，「哦，我以爲你已經走了！」

「本來想走了，可是看見你像有點發悶！」

「不——我不悶！」曹女士打斷了桂卿的話，異樣地作一聲長笑。「我爲什麼要發悶呢？桂卿，你看見我悶過麼？我想笑的時候，就笑；要罵的時候，就罵；氣不過的時候，我也會——哭！可是，我決不悶在心頭呵！可是，桂卿當真你一定要到普通病房去了麼？」

「一定，」桂卿輕聲回答。

「可是，爲什麼你要調換工作？不是你覺得在這里你對付不了？」

「倒也不是爲這個。我聽說那邊缺人，看護長焦急得什麼似的，所以我就報了名。」

「哦！」曹女士抓住了桂卿的手，重重一握，「很好！我也和你一塊兒去。這里這一夥尖嘴快舌，笑面虎，使心計的小姐們，我和她們合不來；我見着就生氣。桂卿，你聽得她們造我的謠言？真是沒有人格！」

「我——沒有聽說過。」桂卿覺得還是不要再提那些事好些。「啊，你和我一塊兒，再好沒有。我正在這裏担心，我有許多事情都不在行，還得慢慢兒學，現在有你這老手在一塊，我就胆大了。」

曹女士笑了一笑，凝眸看着桂卿，不說什麼。

「我是夜班，十一點到早上五點。希望你也是夜班。大概可以向着看護長要求的罷，你說行不行？」

「可是——」曹女士的眼睛望着別處，「我也不是好吃菓子。不能隨便讓人家造謠，當作笑話。我一定要

告訴院長，要他查！」

於是像開足了的話匣子，曹女士用她平常那種又快又嬌脆的語調，背誦了她所受的全部的委曲，臉都興奮得紅紅的。

桂卿耐心地聽着，同情地時時點着頭。

「你說，我該不該鬧？」曹女士末了訂住了桂卿的面孔。「這樣下作的人，我從沒見過！」

「真是太應該。不過，明白的人不會相信的。你不理她們就算了。」桂卿誠懇地說。

曹女士不置可否地凝眸望着空中。

「乾脆的辦法，是離開這是非之窩，」桂卿又接着說，「你既然想要調換工作了，何必再追究呢！」

「不，不！」曹女士像忽然想起了自己剛才說過的那一句話。「我先要把這件事追究得明白，再談工作。不然的話，倒好像我是心虛，又好像是受罰——這可不成！」

沉默了好一會兒。桂卿覺得再勸也是徒勞，而且時間也不早了，便離開了曹女士。

在醫院門口，她看見一小隊的童子軍，男女都有，分乘在二、三輛救護車上，正待出發。桂卿用虔敬的眼光向他們行了注目禮，覺得眼眶裏脹脹的，低了頭，正待伸手，忽然一對淚珠滾落在她的手掌背上。

桂卿到了何公館，知道何家琪也是剛剛回來，正在房裏睡覺，客廳裏是何家兩兄弟和仲文，意外地沉默，然

而各人的臉色都很緊張，似乎有過一場辯論而未得結果，三位都在苦悶。

桂卿發見何家琪並沒有睡着，只是惹興闌珊地躺在那里，玩着兩顆從戰地拾來的廢子彈，在床里一上一下的拋着。桂卿的悄悄的脚步聲到了跟前時，何家琪方才覺到；但她依然玩着那兩顆子彈，頭也不抬起來，嘴里却喊道：「叫你們不要進來，讓我安靜一會兒，又進來幹麼？」可是她不防手勁一僵，正往上擲的一顆子彈就斜落到床外，剛打中了桂卿的腳。桂卿輕輕「啞啞」了一聲，何家琪也抬起頭來，立即吃驚地嚷道：「啊，是你麼？桂卿，我還以為是陳媽！桂卿，你怎麼進來一聲不響？」

「因為聽說你在睡覺呀！」桂卿溫柔地回答，拾起了那顆子彈，下意識地在指尖上掂了一下。

「我那里睡得着，悶都悶死了！」何家琪像一個皮球似的從床上跳了起來，伸手拉住了桂卿的臂膊，「坐下。你來得正好。我有話要和你說，——許多許多話！」

這也是老例，桂卿自進醫院服務，隔一天必然來看望何家琪，兩人一見面，何家琪第一句老是「桂卿，工作怎樣？」但是不等人家回答，何家琪自己先滔滔不絕說起來了，現在，她既然自說有「許多許多話」，那一定不少，桂卿微笑着等候聽個飽。

但是何家琪惘然望着空中，好一會還不开口，末了，她抓住了桂卿的手，將自己臉兒偎在她肩頭，輕輕歎一口气道：「太多了，不知從那裏說起好；也太豈有此理了，說起來叫人生氣。剛才我和大哥他們辯論了半天，也還

是什麼結果也沒有。他們說我性子躁，不肯細心研究，然而他們三位細心朋友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桂卿，你覺得我的臉有點發癢麼？我生氣的時候，臉是要發癢的！我總有一天，不讓一個人知道，上前線去，拿上槍上前線去，這倒楣的後方，就像我們那專攔破爛傢具的假四層一樣，你蹣跚着脚尖轉灣抹角走，還是處處碰着東西，到底是誰磨擦誰，永世也弄不清！這真叫人心裏發霉！」

說到這里，何家琪忽然撲在桂卿身上，銳聲叫道：「不行的！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於是放開了桂卿，站直了，一手從桂卿手裏搶過那一粒子彈來，用勁地碰擊着她手裏的另一粒子彈。這樣好幾次，然後懶懶地將兩粒子彈都一齊丟在床裏。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琪妹？」桂卿把何家琪拉回到身邊來柔聲地問。

「你還不明白麼？——哦，我說的太沒有頭緒。」何家琪自己笑將起來，我太興奮了。算了說她幹麼，撻起來我就生氣！」

好一會兒，兩個人都沒有說話；桂卿怔怔地望着，住了何家琪，極力想找出原因來，再給她安慰。何家琪呢，仍然望着空中，眼光閃閃不定，眉梢有一圈紅暈。

終於，何家琪的眼光凝定在什麼一點上了，她緩慢而沉着地自言自語道：「這是時間的浪費！精力的浪費！對於抗戰，這是罪惡！對於前方拚死的將士，這是罪惡！我一定不能這樣下去！」她似乎已經決定了一個主意，不

再那樣興奮躁急了，突然她就記起了「老例」，回頭看着桂卿問道：「桂卿，工作怎樣？」

「我正要告訴你，我調到了普通病房去。你說好麼？」

「哦，也好。」何家琪似乎不大感得興味。

「也好。」桂卿回聲一般也把這兩字輕輕唸了一遍，眼光瞥到何家琪臉上，但又趕快收回來，看着自己的手掌。「哦，也好！」——她又重複了一句，似乎在咀嚼這兩字的意義。她有點失望，因為她期待着的，不是這淡漠的兩個字，而是熱烈的讚許。

何家琪也覺到了，抱歉地，然而又帶點不耐煩的神氣說道：

「桂卿，在你的範圍內說，你這樣做，——你願意自己多辛苦，爲了多數士兵的幸福，——自然很好，但是，可憐，範圍太小了，依然無補於大局。」

「哦！」桂卿的聲音裏含有負氣的意味了，「可是，大事情我也不會做呀！」頓了一下，桂卿又極力把口氣放得溫柔，輕聲地好像對自己說，「不過，我只能盡自己的心，盡自己的力，人人能盡自己的心，自己的力，不就好了麼？」

「桂卿，你誤會了！何家琪笑着拉住桂卿的手。」我心裡想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沒有說明白，是我不好。」

桂卿不作聲，輕輕地拉起何家琪的手，貼在自己臉上，側著頭，凝眸看住了何家琪，似乎在等候她再說下去。但是何家琪換了話題了：「桂卿，這幾天的傷兵很多吧？」

桂卿慢慢地連點了幾下頭。她的眼光還是研究地盯在何家琪的臉上。

「可是，能夠運到後方來的傷兵，不過是十分之一——二罷！前線上救護隊不夠，担架也不夠——救護車不夠，那不用說了！」何家琪繃緊了眉頭，滿臉罩着濃霜，但眼里却有淚光。

「醫院裏也是這樣那樣都不夠。醫生，不夠，看護也不……」

「不要說了，太叫人難受了！」何家琪不耐煩地叫着，站了起來。

「甚至藥棉，紗布，都不夠！」桂卿似乎非說完不痛快。

何家琪歎了口氣，走到窗前，惘然望着天空。

「哎！死傷這樣多！」桂卿也憂悵地望着窗外。「院里有一位輕傷的官長，他聽聲音就知道那是大砲呢，或是炸彈，他常常一邊聽，一邊說，這一下準死幾百！啊！我們死傷了幾十萬了罷？幾十萬，堆起來有多少，高多少大？」

何家琪似乎什麼都沒有聽到，只是呆呆地望着天空。有兩股濃烟正在西北兩方上空愈擴愈大，還有些黑點子，大概就是飛機。砲聲倒不大聽得清，因為那是跟遠處的雷聲一樣，而且連續的一片，似乎成爲都市的騷音。

的一部分了。

「這樣下去是不成的！」何家琪突然轉回身來恨恨地說。「火線上，每一分鐘有幾千幾百人犧牲，然而在這里，千千萬萬人忙着逃難，忙着要出力却沒有辦法。民衆沒有動員起來，只是軍隊在那裏挨打怪不得有人說還是軍事的報銷主義。」

桂卿怔怔地聽着，不大了了，然而她嚴肅地用心地傾聽着。

「我告訴你，桂卿！」何家琪一手按在桂卿肩上，「我打算離開上海，到——到那蓬勃緊張的地方，到——北方去！」

兩個人的眼光碰在一處，有好半響，都不說話。

「我也去，我總是要和你一道的。」末了是桂卿先說話。

「可是，大哥他們都不贊成！他們批評我是但求痛快！」何家琪頹然說，「他們的意見，也許是對的，可是，我苦悶得受不了！」

又是好半響的沉默。最後，何家琪苦笑着說：

「我看他們也不過是嘴上這麼說——理智命令他們這麼說，在心裏，他們還不是和我一樣——桂卿，你願意和我一道麼？好，我們再看一看情形罷。」

桂卿點着頭，看了何家琪一眼，想要問她究竟有什麼計劃，但是一轉念，她只把自己要求調到士兵病房的經過，從頭說了出來。

二之一五 兩條戰線的鬥爭

報紙上解釋我軍退守第一道防線的必要，已經有好多天了。警策的字句指明第一道防線乃是我軍預先佈置的陣地，「在有利的陣地上，給侵略者以迎頭痛擊！」

種種關於這「第一道防線」的傳說，散布在市民中間。連最後一部卡車也報效了的轉運公司老板陸和通，是這些傳說的最完備的收集家，逢人就宣揚，講的有聲有色。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和朱懷義教授在何耀先的工廠的客廳裏遇見了，話又說到了蘊藻浜血戰，大場異常吃緊的當兒，陸和通掄起他的粗壯的食指，敲着桌邊，毅然說：

「不用怕！小鬼的來勢雖凶，可是我們的第一道防線套似銅牆鐵壁。我有一個知己朋友，他是工程師，這第一道防線的工程，有一段是他承包的，他偷偷地告訴我，這第一道防線的地道，兩架汽車可以並排過去，全體是水泥鋼板，五百磅的炸彈也打不穿！不用怕，這一道防線起碼好守半年！」

朱教授在旁聽着，冷冷地微笑，把右腿架在左膝上，輕輕搖擺着。

「還有一件，」陸和通眉飛色類地繼續說，「我的車夫，有一個同鄉，家在大場，本行是木匠。戰事一起，木匠也做不成了，剛好軍隊裏招伙子，他就當去一名伙子，每天拿半塊錢。好，拿到現在，有一個半月多了。你們猜他每天的工作是些什麼事……」陸和通猛然停止了，眼光炯炯地看着朱儂義與何耀先，敲著桌邊的他的食指也停留在空中，欲敲不敲地虎虎作勢。

「大概是運送子彈罷？」何耀先看見朱教授公然不答，便這麼應酬了一句。

「不是的！」陸和通大聲說，響的一聲，他的食指敲在桌邊，「他，那木匠，一個半月多，每天從黃昏到清早，只在一條大約六里長的路上來來往往，老是把一袋一袋的水泥運上去。他們一夥有百多人，全是這麼專運水泥袋。我們算算該有多少水泥？」

「哦！要真是水泥鋼板的事，那真可以支持好幾個月。」

何耀先連連點着頭說。他與其說是被這木匠的故事所感動，倒不如說是被陸和通的音容所鼓舞了。

「哈哈，耀兄，我就是那麼一個人，」陸和通滿臉紅光地又說，「我非要自己問問不可，我會叫汽車夫找了那木匠來，當面問他，嘿，那裏會是吹牛瞎說，句句是真的！」

「也許，」朱教授似乎再也耐不住了，用十分冷靜的口氣說，「很用了些水泥之類。然而，照一般的說法，把什麼第一道防線誇張得世界無二那樣，總有點近乎神話呢！」

點那個。我也知道，這種感情上的弱點，不應該有，而且也只是是一時的感觸，所以我最初不把牠當作問題提出來討論。」

「可是集開的討論和批評，就可以克服這種感情！」

主席說，眼睛望着會場中央三五個交頭接耳的，他們也都是「回鄉者」，光景老劉的話也正觸着了他們的感情。但是另外有兩三位，其中有「前方者」也有「回鄉者」，爭先奮然發表了他們的反對痛快主義的議論，秩序又稍稍有點亂了，幸而那幾位的話都不長，主席正待警告，他們已經都自動停止。

這當兒，門外有一個人昂然進來，正是朱懷義教授，他也曾經來這「速成班」講演過「外交形勢」的。

「呵，朱先生，來了麼？請你對我們說話。」主席似笑非笑的勸讓朱教授到講台上去。

「我不是來演說的。」朱教授連連搖着手，「況且也沒有什麼可說——大家曉得很響的那一套，不用我來學舌，我自己呢，有一點意見說來徒然教你們掃興，又何苦呢！」

朱教授還不能忘記他在這「速成班」的最後一次講演時惹起了一場辯論的不愉快的回憶。可是他仍然踱上了講台，在空着的椅子裏坐了，朝全場掃射了一眼，微微笑着。

「你們儘管繼續討論下去，」朱教授很懇切地說，「我在這里邊聽——我不預備來演說的。」

可是有人提出問題來了：「這幾天有一種傳聞，外蒙古快要出兵了，朱先生，你看來這會不會成爲事實？」

「恐怕只是宣傳的空氣而已。」朱教授慢慢地搖了搖頭。「我相信，蘇聯或者外蒙，如果真要來武力干涉，一定是突然發動，給日本一個迅雷不及掩耳，不會先吹得滿天響的！」

「那麼，這空氣是那一方面放出來的呢？」

「不明白也。也許還是日本方面放的，那無非是想借此來試探英美法的態度。也許是我們自己這邊放的，要如此，太有點像畫餅充飢了——不過這也是羣衆心理，大家都以為外蒙總得動一下。事實上，這也是時間問題。」

朱教授很用心斟酌地解釋着。會場里靜靜的，沒有一個人不把眼光射在講台上。正如朱教授所說的「這是羣衆心理」，外蒙的動靜是這里每一個人所關心的。

「一般的說來，國際的形勢還是混沌得很……」朱教授又接着說。青年們的注意靜聽，顯然使他高興起來了，他不知不覺地自己解除了初進來時的那種「保留」的態度——或者可說是曾被質問而生出來的「戒備的心理」。他滔滔不絕地說到英法的遠東政策，最後，就轉到了他自信「最有心得」的美國的態度，一講到美國，朱教授的眉眼都飛舞起來了，話是更長更多，然而呵欠的聲音却也漸漸在聽者中間增多。他們早已從朱教授這邊領教過這樣一套議論，而且上次的不愉快的爭論，也正是在這一套里發生的。

「不過，你們得冷靜地認識清楚，」——看見他的聽衆的注意力已經大為降落，朱教授忽然提高了嗓子，

疾言厲色地轉變了他的話題，「即使外蒙出兵了，甚至即使蘇聯也出兵了，日本還是有力量應付。他在抵禦蘇聯和外蒙的當兒，可以先將我們的抵抗力——擊破！所以我說，轉移大局的關鍵在美國！」

他這樣「有力」地作了結論，把眼光在聽眾臉上掃射過，似乎要搜索出他這話所引起的反應。

大部分的臉上並沒有什麼「反應」，可是有七八張發紅的臉却流露出不耐煩的表情。

「朱先生！臉上的不耐煩終於變爲質問。」可是你沒有說到我們自己的力量怎樣才可以增強！把我們自己的力量看成一個固定的東西，她不會生長，——好比一塊磨刀石，愈磨只有愈小，而那把刀，我們的敵人却是愈磨愈鋒利；你這看法，恐怕有點問題。因爲照你這樣說來，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便沒有了把握了！我們相信事實不會如此的事實上，我們倒是一把失於磨礪的寶刀，而侵略者是一塊磨刀石；她愈磨愈小，我們愈磨愈鋒利。」

朱教授的臉色有點變了，他正想反駁「憑什麼我們愈磨愈鋒利」可是又一個聲音更不客氣地向他的「尊嚴」挑戰了：

「照朱教授的議論推下去，最後是一個失敗主義！」

「什麼話！」朱教授生起氣來了，「怎麼可以隨便加入人家一頂帽子，這種惡劣的作風，必須克服下去。」於是極力的自己鎮定，再回答第一個質問者：「我們自己的力量可以增強，——自然這不失爲一種理論；可是事

實呢？請你拿出事實來證明！」

「事實的一例就是我們五十多人準備不怕任何艱難困苦去發動民衆的力量！」另一人搶着回答了，他就是老馬。

「好罷！但願如此！」朱教授苦笑着，不願意再多空論似的這麼應付了一句，同時却又用「憐憫」的眼光看着大家說：「你們勇氣和熱忱，我很欽佩，但是可惜——一味理想，缺乏經驗。」

「是的，我們自己知道我們的經驗還不夠，」老馬說，「所以我們對於朱教授的希望，也是多給些經驗上的指導。」

然而這一句話，似乎又激怒了朱教授，他憤然作色站了起來，冷笑道：「那里，那里，你們的經驗比我多得多呢！我知道你們全是有過鬥爭經驗的，坐過監牢，嘗過亡命的滋味……」他又笑了一笑，自己又坐了下去，「我說過，今晚我是旁聽的，我不再說話了，你們繼續你們的會議。」

片刻的沉默，似乎是這班青年人對於朱教授的負氣表示了歉意。然後談話又漸漸熱鬧起來，往前方的和到後方的互相投贈了希望和鼓勵，同是往後方去的又發表了「如何工作」的個人感想……

十點鐘以後在唱歌聲中，主席宣佈散會。

老馬老劉，以及另外四五人，圍住了朱教授，半辯解半聲明地表白了他們爲求真理所以說話不知道客氣，

但對朱教授個人，毫無惡意——朱教授在救亡工作上的努力，也是他們向來就敬仰的。他們的態度是那擴大，朱教授覺得很高興，笑吟吟回答道：「沒有什麼。紳士式的虛偽，我就最反對！」

一路走出那作爲會場的教室的時候，那位陰凄凄的眼光，的湖南人對朱教授說：「講到國際的形勢呢，朱先生，你說的，我覺得也有理由，可是我們應當相信：我們主觀的努力，遲早可以改變目前客觀的形勢。」

「那又是一件事了。」朱教授一面走，一面回答。「只就目前客觀情形講，我還是堅持我的主張。」

「不過，這會引起羣衆悲觀的情緒，也是不好的。」

「然而老是鬧出樂觀的支票去，也不對。」

朱教授堅決的說，立定了朝那幾個青年看了一眼，然後揮手作別，就快步走出那學校的大門。

街上很冷靜。秋風掃下落葉，撲到臉上，頗有些寒意，然而朱教授是興奮的。他意識到自己的「勝利」——可不是，那班年青人儘管嘴上不肯認輸，但心中何嘗不承認他的話合乎客觀的真實呢？他放慢了脚步，咀嚼着自己這「勝利」。

但是漸漸他又感到寂寞了。因爲「悲觀論」、「失敗主義」這些名稱，近來時時和他發生了關係。這威脅的黑影，有時竟會使他自己也疑懼起來。「沒有那麼一回事！」他倔強地對自己說，「笑話！我怎麼會是失敗主義者呢！」他於是昂頭噓一口氣，嘴上浮着苦笑。

一個脚步聲從後面來了。朱教授下意識地站住了，回頭去看，那是老劉。他們倆同是K省的人，朱教授雖未問過，但從口音上早就猜到他們還是隣縣的鄉親。

老劉因為要回鄉去工作，特地趕來請朱教授介紹些「社會關係。」

朱教授沉吟了一下，回答道：「相熟的人是有的。我回去把介紹信寫好，明天你來拿。可是，發生不發生效力，我不能担保。」

「那自然啦，有了總比沒有好些。」

「哦，」朱教授點了一下頭，眼光注在老劉臉上，像是在估量這年青人的本事，過一會兒，這才慢聲問道：「你好久沒有回轉家鄉去了吧？」

「總有五六個年頭了。」

「哦——五六年，那你這次回去就回到了陌生地方一撥了。五六年，變動的厲害呢！」

「有了不少新建設吧……」

「不是，」朱教授嚴厲地糾正了老劉，「我是指社會情形。地方上的小朝廷。懂吧？暴發戶，新紳士——都不知道是怎樣爬起來的。」

「我也聽說情形複雜得很。」

「這班人，」朱教授又接着說，「我和這班人毫無因緣。我介紹給你的，是另外一些，然而，是庸人，是好好先生，可是除了他們，我也想不到別的人。劉——你的工作的前途並不怎樣光明。」

「可不是，我也感到精神上的壓迫，我恐怕是白跑一趟，白費了時間和精力，不過工作是重要的，不能不去試試。」

「語是不錯的，——」朱教授頓了一頓，突然轉言道，「好吧，明天上午，你到我家裏來，拿你所要的介紹信，也只盡了人事而已，有沒有效力，難說得很。」

「也要請你指示一些工作上的方法。」老劉遲疑地又說了一句。

「有什麼方法可說呢！」朱教授突然興奮起來，「對於那樣的一個社會環境，對於那樣一班人，有什麼方法呢？除了打倒他們……算了，也是明天再談吧。」

朱教授快步走了。聽他的脚步聲，就知道他還是很興奮。但是老劉却滿心悵悵地回去。他更進一層理解了未來的工作的艱難，他知道應該更加聚精匯神去對付，然而他擺脫不了精神上的壓迫。

「覺得什麼都不行，這是朱教授一貫的看法，」老劉一路回去時，這麼提醒着自己，「他的說法，也不全信；糟的是除了他竟想不出其他的可以討論問題的同鄉人。」

老劉在這樣的心情下，又盤算着回鄉去的必要準備。

但是第二天，老劉意外得到一個同鄉人了，而且是同縣的。

介紹他這「關係」的，是密司李，這幾天來，密司李正在組織一個女子慰勞隊，做前方的慰勞工作。因為「連成班」的到前線去服務的一批人在中間也有女同志，密司李特地來接洽聯絡，可就聽見他們開玩笑似的談着「老劉的悲哀」。

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密司李就說道：「不要取笑他。大家替他想想，有沒有更好的關係可以介紹給他呢？我覺得劉同志的顧慮是應該的——陌陌生生回去，如何能發展工作？所以不能不先有充分的準備。朱教授的為人，我很明白，問題是關於原則的時候，他的調子高極了，但是談到具體方針時，他意見常常動搖，而且歸根結底是什麼都不行，所以什麼也不能做。在他那里，劉同志不會得到什麼的。大家想想，有沒有更好的關係可以給他介紹呢？」

沒有人說話，有一二人沉吟一下以後，就搖着頭。

「我早就估計到這方面的困難，」老劉神情沮喪地說，「所以我盼望到前方去！」

「但是你也不適宜到前方去。」有人懇切地說。「首先，你的話當地的老百姓不懂，而你也不懂老百姓的話語。其次，你又是有心臟病的。」

「所以老劉的悲哀並不是觀念的，而是實實在在在現實的根據的。」

這一句俏皮話引得老劉自己也笑起來了。密司李却突然叫道：

「嘿！想出來了！我介紹你一個，而且是和你同縣的張福田——不多說話，像個哲學家似的，你見過他麼？——沒有？我介紹你去。他近來也在苦悶，因為工作無門；也許你可以鼓勵他起來，你們倆一塊兒回鄉去工作。他家裏還是地主階級呢，他回去很可以活動。」

這樣就由密司李寫了個字條，老劉找到了張福田的住所。

老劉雖然尚未知道張福田是如何的一個人，但是他好像迷途無告的時候，突然得了一個嚮導，立時滿心有了把握。曾經有過多年革命工作經驗的他，當然不會在一個尚未深知的姓張的身上發生太大的「幻想」。然而他不能不相信一個有利的工作條件已經展開在他面前了：首先，他很有希望得一個「回鄉去」的同伴，兩個人的力量總比一個人大些；而其次，這個同伴又不像他那樣在故鄉完全沒有「基礎」一個地主的兒子，在上海的大學裏念書，如今回去幹救亡工作，該是如何的名正言順呀！至於社會關係之容易取得，更不成問題了。

在生疏而曲折的小街中找尋張福田的住址時，老劉已經把來此的目的從探詢故鄉一般社會情況，以及介紹關係等等，一轉而為「爭取」這位不識面的同志作為回鄉的同伴了。

他找得了那個門牌號數了。一個長頭髮的孩子——分辨不出是男孩或是女孩的，溜轉着一對烏亮的眼

珠，回答了老劉的詢問道：

「啊，那一個 Chin 先生？尖下巴，瘦瘦的那一個呢，還是……」

老劉惶惑地搔了搔頭皮。他沒有問明了張福田的相貌，而且密司李也不會告訴他這一家門牌內住着兩個姓張的呢，或是一個姓張和一個姓章或姜的。那孩子的口音正和老劉的異方口音一槓不能把那三個姓的發音分別得很清楚。

「就是那個尖下巴的吧。」老劉存心去陰撞一下。

那孩子異樣地把鬚子一挺，將他那一頭長髮抓刮到腦後去，便往樓上跑。老劉跟着他，摸過了黑暗的樓梯，腳尖不知碰到了什麼，鏗的一聲響，他霍然站定了，但是那孩子已經輕輕地把一扇門推開，放出了一道微弱的光。

老劉走到那門前，躊躇着的剎那間，聽得門裏一個人的聲音：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哦，小四喜兒，來，再講豬八戒招親吧！」

老劉斷定這一定不是他所要找的人，正待招呼那小孩子過來，可是那人已經知道有人來找他，走到了門口，不耐煩地問道：

「誰來找我？——嘿，不認識呀！你找那一個？」

那人雖然是中等身材，可是那門太狹小，他堵在門口，遮住了從房內來的光，老劉看不清他的面貌。

「對不起。我是來找張福田的。老兄是……」老劉遲疑地說。

「呵，你認識——張福田麼？」那人反問着，將身子偏了一些，用意顯然要放出些亮光來，以便看清來客的面貌。

「我不認識他。」老劉迫得說明着。「可是，我和他——嗯，他的一個朋友介紹我來看望他。」老劉從這人的口氣估量着他即使不是張福田，至少也是張福田的朋友。

「朋友？那朋友姓什麼？叫什麼？」

在微弱的光線下，老劉看見他皺着眉頭，一臉是狐疑驚詫。

「一個女的，密司李。」老劉覺得他一定就是張福田了。果然，那人笑了笑。然後退後一步，又側着身子，把左手一伸道：「很好，不管怎的，請進來談談吧。」

房很小，可是有一對窗。窗前一張小桌子，散堆着書報。那個小四喜兒正倚在桌邊，玩着一個照相架。老劉一眼瞥見那照相上的人正是密司李。老劉微微一笑，就取出密司李的介紹信來。

「啊！你——哦，劉同志，老鄉，不要見怪。」張福田看完了信，跳起來抓住了老劉的手，用力搖着。「你不知道，近來我的處境很奇怪，常有些吊兒郎當的傢伙來找我。」他的眼光向小桌子上瞥了一下。「一些古怪的刊物，莫名其妙的走進我房裏來。我討厭極了，不能不戒嚴起來了。」

老劉順着他的眼光向桌子上看，原來散放着的書報中有「鬥爭」也有「大路」。密司李說的張福田，正在「苦悶」這一句話。又在老劉腦膜上閃過，他似乎懂得爲什麼剛才張福田要高吟「平生我自知」了。他在床上坐下，略想了想，就把來意告訴了張福田。

「可是，張同志，」老劉把臉湊近着張福田，結束了他的申說，「回鄉以後的工作方法，我們將來可以再談，今天必須解決的是你的問題。我是十二萬分希望你和我回去，——密司李也說你能回鄉去更有作用。」

「噫！這個問題……呵，小四喜兒，別洩氣，這個你不能動！」張福田從小四喜兒手裏救出了他的自來水筆，旋開筆帽來瞧了一下，又笑着揮手道：「去罷，回頭我給你吃糖！」牽着那孩子的手，送出了房門，他這才伸一個懶腰說：「噫，這個問題，我也考慮過了。可不是那麼簡單，說去就去。我——哎，我有不少困難，不少問題，別人家是不知道的……」

張福田頓住了話頭，苦笑着，站起來踱了一步，隨手在桌上拿起那照相來看了一眼，又放下，失望地聳了聳肩膀。

「但是，張同志，我冒昧問一句，你的不少困難是在這里呢，還是在那邊——家鄉？」

「也可以說，在這里，但也可以說，在那邊，」張福田的眼睛看着地下，似乎有點忸怩，「不，主要是在那邊吧？在那邊！」

「嗨！不是人話難道是鬼話麼？」陸和通反感地獐笑着說。

「哎，你弄錯了！」朱教授還能夠冷靜地分辯。

但是陸和通不肯認錯：「朱先生，不要見怪我是那麼一個直爽的脾氣，我說，凡是一個人，不應該不相信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攻不破的！你的話，要是被不認識你的人聽得了，準會當你是漢奸！」

「和通兄，」何耀先看見朱教授的眉頭繃起來了，就趕快來排解：「這兩個字，開不得玩笑的！」

「不要緊！」朱教授終於微笑着說，但臉上的肌肉的紋路還沒舒鬆開：「不要緊，別人也許受不了，但我是坦然的。誰不知道我朱懷義，在去年就是激烈的主戰派？漢奸兩字，與我是沒有緣分的，可是，我們看事情，要頭腦冷靜，一味高興，盲目樂觀，是沒有用的。第一道防線堅固到怎樣，暫時可以不談，問題是，我們在這瀝瀝一隅之地死拚，到底值得不值得？」

「那麼，朱先生，你說值得不值得？」

「還有，」朱懷義並不同答陸和通的挑戰，「打仗也打了快兩個月了，究竟我們自己死傷多少，敵人方面，又死傷多少，也得冷靜地看一看，不能盲目信從報上的宣傳。」

「可不是我們死傷太多就該不打了麼？」陸和通有點憤憤了。

「也不是這麼說的。不過看清楚，熟權利害以後，方能決定方針；像這樣機械地死撞死拚，終不是辦法。」

陸和通睜大了眼睛看住朱教授，似乎不很明白他這番話的用意，要從他臉上搜出確切的說明來。終於他失望地挺了挺眉尖，轉眼對何耀先說：

「耀兄，楊樹浦完了，虹口完了，閘北也炸得不成樣子，吳淞鎮，江灣鎮，已經是一片焦土了；南京，蘇州，松江，南昌，到處全給炸過了，媽的，到這地步還有什麼可和麼？不死拼下去，等候做亡國奴麼？誰要想和，我陸和通先和他幹！」

「可不是，戰事既經發動是不能半途中止的。」何耀先也興奮地說。却又給朱教授解圍似的加了一句「悽義兄向來就是主戰派，不過近來又是熟權利害者了。」

「呵，耀先，我所謂熟權利害，是只就一個戰區的進退說的！這中間失之毫厘，就要謬以千里，不能不說明白。」

「哈哈！」陸和通笑着站起來，「大家都不是主和的，那就好了。可是我的脾氣，乾脆一句話，人家從那里打來，我們就往那里打去！」

陸和通跟來時一樣匆匆地走了。

朱教授一手托着下巴，靜默了好半晌，然後自言自語地說：

「滿上海全是傷兵難民了，可是滿上海嚷着金湯之固的第一道防線，還有說第二第三道防線在那里那

里，好像築一道防線就同在地圖上劃了一根紅線那麼容易的！」

「哦？」何耀先驚訝地叫了一聲。

「依我看來，」朱教授鄭重地把眼光射在何耀先的臉上，「這些防線，不過是宣傳中的存在罷了。」

「你這話，太過分了，懷義！要是根本沒有軍隊憑什麼作戰？」

「那是陣線，可不是防線。」朱懷義奮然說。「近來我冷靜地研究，覺得我們過去軍事上簡直沒有準備許多戰事消息，我也不能無條件相信，這樣如何能夠再打下去？」

何耀先默然片刻，這才苦笑道：「想不到你竟這樣悲觀！我還記得虜溝橋事件發生的時候，你的論調多麼強硬！你那時候，譏諷我是——是什麼？——哦，記起來了，是失敗主義者，萬萬料不到你今天自己成了一個失敗主義者了！」

望着對方的臉，等他一字一字說完，朱教授相信自己沒有聽錯了，便滿臉堆出了愕然的表情，不能忍耐似的嘩然分辯道：

「這批評，——你這批評，不正確，我不能承認第一，你說我悲觀，然而我何嘗悲觀？我那些地方是悲觀？所有我剛才的議論，都是靜觀的結果，先，靜觀和悲觀是絕對不同的。我們不能悲觀，但是我們不能靜觀！既然我不是悲觀，因此，第二，我也就不是失敗主義者！這是再明白也沒有的！」

「算了，辭也罷，悲也罷，不必空爭了，總之，事到如今，我們不應該……」何耀先頓住了話頭，臉色異常嚴肅起來。

但是朱教授搶着又分辨道：「耀先，不能如此，國豈吞棗一個『算了』就輕輕抹過的。我們學過邏輯的人，名詞的區別，不能不嚴。靜觀和悲觀當然是天差地遠，不能混爲一談。」

何耀先覺得這樣的「邏輯」實在是荒唐時間，而且素來知道朱教授在這上頭「持久」的精神異常可驚，便決定主意用沉默來對付。他把注意力伸到會客室外面去，重砲的吼聲漸漸連續隨風飄來，但是何耀先覺得更震耳的，還是他自己廠里機器的勻整的嘈音。有好幾分鐘，他差不多沉醉在這些機器聲中，然後他猛醒了似的，對朱懷義教授微笑着說：

「你知道，我向來的主張是本位救國；現在，我仍舊是這個主意。軍事我們不懂，而且負責的，自有軍人，我只有一個簡單的信心：在抗戰救國的太陽標下，各人做各人本分的事。」

參「這是消極的，落仇的態度。」朱懷義頗不以爲然，口氣十分嚴峻。「耀先，怎麼你還不明白，這次抗戰，不能單靠軍事，換句話說，就是不能單靠軍人。即如你的所謂本分，也不能和軍事政治劃分爲截然不相干的兩個世界；你的本分，還是不能不受整個軍事政治的影響，怎麼你可以不聞不問……？」

「那麼，教授先生，你的本分呢？」何耀先不能再忍耐了。

「我麼？我是把我的研究貢獻出來，把一些還未顯明的危機指點出來，喚起大家的注意。」

「呵呵，」何耀先乾笑了一聲，「那我也就懂了：兩個月前，大聲疾呼非抵抗不可，而現在，又逢人便說，這樣如何能夠再打下去，這就是你老哥的研究和指示。」

何耀先憤憤地說出了以後，自己也在驚異自己竟會這樣不顧全「紳士風度」，但既已脫口而出，他也不後悔，他準備一個不款而散。不料朱懷義教授却夷然不以爲忤，寂寞地微笑一下，似乎很懇切地，他說道：

「耀先，你不能罵我前後反覆。我的意見的改變，這是因爲我不肯抹煞政論家應有的良心，我不願意說謊。從前，據我的觀察，中國一旦開火，國際情形就會來一個變化——自然是對我有利的變化；可是萬萬想不到打了那許多日子，打得那麼猛烈，各國都還是隔岸觀火的態度。從前我是根據了從前的觀察而發議論，現在我還是根據了現在的觀察而說話；前後不一致，可不能怪我。客觀事實如此，我只是說老實話！」

「可是，懷義，」何耀先站了起來，伸出手給對方，「你這樣的老實話，還是少說爲妙。今天，我們是義無反顧了！並且你的觀察，也許還有疏忽的地方。也許不久以後，事實又來和你開玩笑。請你接受老朋友這一點勸告罷！」

朱懷義覺得無法再談下去，苦笑着和何耀先握了手，快快然走了。何耀先送他到門口，望着他那一搖一擺的極有教養的姿勢，猛又想起剛才他說的關於政論家的良心的話來，不覺打了個冷噤。

那一天晚上，有一個訓練救亡工作幹部的速成班畢業了，正待出發，舉行了話別的茶會。一所私立中學的小小課室內，擠滿了四五十位青年，男的女的都有。他們來自不同的階層，他們中間差不多各省的人都有，他們用了未脫土音的「普通話」嘈雜地交談着。

這四五十人，都是要離開上海的，但是目的地並不一樣。大部分是回到他們各自的家鄉去工作，只有少數的十來人是往前方，在軍隊里担任民衆工作，負有「溝通軍民」的重任。

參差不齊地到會的講師們說了一套鼓勵的話就走了，現在是同學們的「自由談話」。因為太興奮，什麼開會秩序早已丟開了，小小的課室內，笑聲和搶先說話的嘈雜的聲浪，像潮水似的在簸盪。曾經在監獄裏捱過六七年，新近被釋放出來的一個湖南人，當了主席，他有一雙陰淒淒的眼睛，但此時也是滿臉興奮的紅光，和大家一同笑着暖着。

靠近窗的一角，有兩位，操着土音極濃重的「官話」自顧自的談着。各人都因說急了，土音更多，使得對方不很明瞭，但是各人都不管對方懂不懂，連珠砲似的搶着說話。

他們中間的一個是派往「前方」的，另一個却須回鄉去工作。後者覺得「回鄉去工作」不夠痛快，前者正想從正確的觀點來說服他。

忽然，簸盪在室內的喧嘩的大潮，平伏下去了，於是，這兩位的不同鄉音的小浪，便刺耳地引起了全場的注

員。

有人叫道：「喂，老劉和老馬，不要開小組會議！」

又有人說：「站起來，向大家提出討論。」

這是坐在老劉和老馬後面的一位女青年，老劉和老馬的談話，她約略聽了七八分。

然而老劉——被派定「回鄉工作」的那位，急急扭轉去對那女同學說道：「呵，不要替我宣傳了——又不
是作爲問題的，不過隨便和老馬談談，提出來幹麼？有個屁的討論！」

這幾句話，大家聽得清清楚楚！但因爲老劉這樣躲閃，大家被激起了好奇心，有十多條喉嚨同聲叫道：

「不是問題，也可以公開出來，給大家聽聽。密司李，我們公舉你做他們的代表，趕快報告。」

主席却擺動着雙手，將陰淒淒的眼睛睜了一下，笑着說：「該不是戀愛問題？付一下表決，如何？」

許多聲音笑着嚷着，許多手也舉起來了。那位老馬却突然站起來，嚴肅地說道：

「同志們！不要開玩笑。這里有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剛才劉同志對我表示了一種悲哀，因爲他不能到前
方去。劉同志是勇敢的，他願意爲國家民族流盡最後一滴血；但是他認爲在後方工作不及到前方去比較的痛苦，這一觀念也是不對的。我們認爲前方後方的工作同樣重要！不過，這種不大正確的觀念，也不是劉同志一個
人的；我們經常接觸到抱有同樣觀念的人。現在，我們這里五十多同志，三十多個是要回到家鄉去做後方工作

的，請問大家對於自己工作的重要有了深刻的認識沒有？如果還沒有深刻的理解，就不會對於工作發生興味，沒有興味就不能把工作做好。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對呀，趁今晚的機會，展開一個自我批評。」

立即有人響應着老馬的提議；這也是一位被派到前方去的。

片刻的沉默。差不多全場的眼光都射到老劉和老馬所在的那一角去。蚯蚓和蟋蟀的鳴聲從窗外那一方小小的草地裏傳來，天空隱隱有飛機的聲音。那一位響應者看見沒有人發言，就又說道：

「四五年前在鄂豫皖邊區，我也打過遊擊，但這次我到前方去，摸一下槍桿子的福分並沒有。要講到痛快，抓起一枝槍來，那才痛快呢！可是摸不到槍的時候，不痛快的工作也照樣得幹。抗戰不是三個月半年會完終的，抗戰是長期的，將來說不定也有上前方的機會，等着輪到你的份兒吧。不用性急！」

有幾個人哄然笑了。老劉在笑聲中站了起來：

「我本來不打算說話。問題是明明白白的，後方工作同樣重要。後方工作要比較困難得多，封建勢力是十分雄厚的，民衆的認識又很低，地方當局也未必給予便利。要十二分的忍耐，十二分的堅韌，然後可以把工作推動起來。這都是我們理解得十分清楚的。但是感情上總有點不痛快似的。只要想一想：前方在血肉橫飛，而我們到了後方還不得不虛糜許多時間和精力，跟社會上各方面應付，曲曲折折慢慢兒的做，這在情緒上不能不有

老劉等候着他一句一句說出來，眼睛不停地從他臉上掃過，張福田那種忸怩和不安，他也注意到了，可是他猜不透張福田所謂困難是什麼性質。他再試探一句道：「是不是那些困難成爲你回鄉去的阻礙？」

「那倒也不然！」張福田很快地回答，失聲笑了。

「然則你還是應當回去！」老劉立刻逼進一步。

「不能夠。」

「啊！爲什麼？」老劉的聲音大了一些，滿心驚訝，但立即又把口氣轉變得溫和，「可以不可以告訴我？」

張福田抬眼望了老劉一下，似乎不願意說，但是忽然又熱情地叫道：「沒有什麼，不過我對於家鄉的感想太壞了！」

似乎想不到竟是這麼一句，老劉愕然叫出了一聲「哦！」但隨即他理解了似的點了點頭，看定了張福田的臉，很懇切地說：「對於家鄉，我的感想也不怎樣好，雖然我是離開了很久了；可是我們不能太感情，爲了工作不能太……」

「噢！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張福田打斷了老劉的話。「我不是就一般說，我是指我個人特殊的環境。我厭透了我那家庭。特別是他們早已安排好了一個圈套，等我入去鑽。」

老劉睜大了驚異的眼睛，覺得這位初識面的老鄉有太多的地方不是他所能立刻理解。他無意中朝那小

桌子瞥了一眼那警報堆上的「大路」和「鬥爭」直刺進他的眼簾。他猛然心中一動，覺得這兩本該詛咒的刊物或許就是張福田的思想混亂的原因，而且他不是說過，常有些吊兒郎當的人們來找他們？……但是張福田却又憤憤地接着說：「我知道他們早已安排好了，我今天到家，明天就要我——做新郎！」

「什麼？張同志，你說他們要你做什麼？」

「要我結婚呀！這是我兩年來和家庭鬥爭的焦點！」

哈哈！老劉忍不住出聲笑了。

他覺得問題是單純起來了。但是這樣單純的問題，往往也是最棘手的。張福田似乎就是別的什麼都可以犧牲，只有這却不肯「馬虎」的毛頭小伙子。可是老劉還不肯失望。他振作精神來攻擊張福田這感情上的碉堡。他追問他的「不願意」的原因，他將張福田所認為「可憎」的，一一加以消解，甚至加以美化，但是他特別用力說的，是問鄉工作的重要，以及張福田的「可以有為」。

張福田靜靜地聽着，不注意地在聽着；顯然他是同意了老劉的議論，然而他的情緒却並沒「高漲」。

「要你結婚，你就結一下婚；同一個沒有愛情的女人在一處，也許精神上是痛苦的，但是爲了救亡工作的展開，這一點真是小之又小的了，何況工作展開了時，你未必老守在家里了。」老劉最後又回到那本題上，「再沒有多話了。就此決定回去，三兩天之間，我們就一塊兒動身！」

暫時的沉默。老劉在等着張福田的回答，張福田則低垂了頭，似乎在和他自己的感情作最後的掙扎。老劉相信張福田是感情強於理性的人物，他知道這樣性格的人給他一個思索的機會，讓他自己掙扎出來，有時會比用「說服」來緊逼住他更能見效；——老劉就給了他這一掙扎的時間。

老劉利用這時間，拿起那「大路」和「鬥爭」來看。他早知道有這兩種刊物，知道那里邊的議論不是現在中國人應該說的，也知道這是那一派的人辦的，然而還是第一次看到「實物」。

荒謬絕倫的議論引起了老劉的憤怒了……

「我還是不回去。」張福田終於決定了主意，又加一句道，「無濟於事的。」

「呵！」老劉抬起頭來，愣愣視着張福田，老劉所驚異的，尚不在張的「還是不回去」，而在「無濟於事」這話的意義太難索解。

「張同志！」老劉用了沉着的音調說，「英雄主義當然是要不得的。我們不能說，我們一回去就什麼都有辦法。但是我們也不能輕視工作的效果。多下一分力，多少總有點影響。如果我們好好地計劃好了工作的方法，……」

「咳咳，我不是這個意思。」張福田興奮地分辨，「我說無濟於事，第一，此地——天天在砲火包圍中的此地，尚且不要民衆動員起來，那麼，遙遠的我們的家鄉，是可想而知的了。我們即使回去，恐怕一動也不能動。可是

我的家裏却已經準備好了圈套要將我收服。我還是何苦來！」

「然而……」老劉剛說出這兩字，便又頓住了，因為他在眼前的張福田的議論中，看出了昨天以前自己思想上的徘徊和消極的影子了；有一種森然之感在他心頭扼住他，不使他洋洋發言。但是張福田接着又說了幾句話，却使老劉簡直震悚：

「還有，我老實說，我家是地主，但我根本不相信地主之類肯擁護抗戰。」

「瞎！」老劉突站了起來，「這是違反了統一戰線的原則的！我們首先要竭力爭取他們到抗戰的隊伍里來！」

「我不相信這是可能的。」

「但這是盲目的武斷！」老劉說時雖然帶着一點微笑，企圖緩和和他的詞鋒的傷害力，可是他自覺得他的微笑是近於訕笑了。但是張福田並沒生氣，只搖了搖頭，表示他的堅執。

老劉困惑地搔了搔頭皮，覺得張福田的立場不是什麼「感情的」（像他剛才所設想），而是「認識」上根本有了問題。

「喂，老劉，我索性把我的意見說完了吧。你看，華北已經丟了幾千里的地，日本人自說除了攻打南口以後，未過激戰，這里呢，重炮，炸彈，火力那麼猛，前線死傷——唉，慘得很；然而到此時還沒動員民衆，至多是方才想到

要動員民衆，我很懷疑這樣遠水是不是還能救近火？何況這水的發動，阻礙正多。」

張福田一邊說，一邊下意識地在桌子上掣起一張紙來，折疊爲棋子大那麼一塊，然後又展開，撕成了許多小條子。

老劉定着眼，看那些小紙條，從張福田指頭上飄然掉在地下，直到最後一條也掉在地上不動了，老劉這才抬起頭來，像搜尋什麼似的釘住張福田的面孔，好一會，然後苦笑着說道：「可是，這樣的悲觀是毫無結果的！——難道，就此不抗戰了麼？這是人家來侵略我們，我們悲觀，就只好等待做亡國奴。可是，爲什麼你會那樣消極？」——於是老劉像突然感觸到什麼了，眼睛裏放射出閃光，猛地站起來，在張福田肩重重拍了一下，又把那兩張仍然握在手裏的刊物往桌上一摔，大聲說道：「呵！呵！張，你上了當了，你上了這兩種混蛋刊物的當了，你的觀點，分明就是他們那班人的觀點了……！」

「沒有的事！」張福田忿然否認，但臉有點紅了。

「但是，朋友，你且平心靜氣反省一下……！」

「不用反省！我自己難道不知道自己麼？我是最恨這班托派的我——」張福田氣急地頓住了，無意識地把手旁的凳子推了一把，轉口道：「你這簡直是誣蔑我！」

「然而，張，你也應當有勇氣承認……！」

「承認什麼？」張福田暴躁地打斷老劉的話，「承認我和他們有關係麼？好笑！你有什麼證據？我自己相信，我還不至於這樣下作！你——哎，可惜小四喜兒已經走了，不然，他可以告訴你，昨天，前天，我還幾乎同一個不三不四找上門來的傢伙打了一架！」

張福田愈說愈生氣，老劉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暫時不作聲。但是他對於張福田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了。他自然並不懷疑於張福田的自己剖白，不過也覺得張福田正因為自問是坦白的，所以他的觀點上的錯誤便更加不易搖拔。

「密司李也可以告訴你，我一向是怎樣的一個人！」張福田似乎氣平了些，可是臉色却轉變得很蒼白。

「張同志！請你原諒。」老劉小心地說，「你的話，我都相信，然而你剛才那番話，我們不妨再來研究一下。當然和他們那些荒謬的言論，並不一樣，但是在根本的觀點上，你已經受了他們的影響，所以我說你上了當了，我看見不止二人，感情上是百分之百的憎恨這些破壞統一戰線，爲法西斯盡了思想間諜的任務的傢伙的，可是他們的觀點却和這般傢伙的謬論有了相通的地方。我們要承認我們有這弱點，然後可以克服。」

張福田默然不答。似乎因爲剛才太興奮，現在很倦了，他低垂了頭，脚尖無目的地在地下劃着。

他想起兩個星期前第一次有個不三不四的人來找他的那時的情形；因爲不知道來人的路數，他見了他，而且談了一些時候，可是那人去後，他發覺不對了，他從那人的憤激而且「很澈底」的話語中，感到不妥——

不，簡直有毒了，然而他好像某些以毒治病的人似的，漸漸不能自拔了。這成爲他思想上的苦悶。而且自此以後，他像一個虛弱的人怕風一樣，也怕見那樣不三不四的人再來找他了。他確實涵涵然幾乎跟二次三次的來者打架，但他那時的心理實在是害怕多于憤怒。他怕自己愈益受毒。他害怕自己被誘惑。他對自己不敢說有把握。一個思想健康的人，該不會這樣歇斯底里的吧？

「我知道，我近來消極，」張福田仰起臉來輕輕嘆一口氣說，「我打算從思想上清算了我這消極。然而我不能。」

「這是你脫離了鬥爭之故……」

「我也相當地否認，」張福田又搶着說，「那些托派的議論使我煩惱；我知道他們是不對的，可是我又不從容觀的真實內找出一切可以駁斥他們不對的東西。」

「這也是因爲你脫離了實際鬥爭之故，」老劉興奮地說。「好了，問題解決了，張，你就一同和我回鄉去工作。你這樣悶在屋子裏，老是不動，只有愈弄愈苦悶。回鄉工作去罷，在工作中，可以把認識更加清楚起來。不要再遲疑了！」

「工作？」張福田沉吟地說，似乎在細細咀嚼這兩個字的味道。然後，他走近老劉一步，釘住了老劉的臉問道，「你覺得定有工作好做麼？你相信我們回鄉去可以工作麼？」

「怎麼沒有事在人爲！」

老劉堅決地回答。他的眼光閃着興奮的喜色。

早就預備好的一張問題表，從老劉衣袋裏摸出來了。兩個人開始了詳密的商討。

三之一 淪陷的前夜

戰線移到滬西區的正式報道，第一刹那間也許在一般市民心上投了一道暗影，但是，八百孤軍堅守四行倉庫的戰報，立刻又將這陰影抹去了。全上海的市民爲了這壯烈的行爲而興奮。

報紙，無線電廣播，馬路上的緊張熱烈的談話，全是集中在四行倉庫里的八百壯士了。人們像潮水似的湧到四行倉庫對岸那一帶馬路上，遙向那邊的孤軍致敬，向高揚在天空的閩北的唯一的國旗致敬。巡捕們用警棍來驅逐，沒有效，用「吃流彈」來恐嚇，也沒有效。

閩北區已經發生了大火。濃煙遮蔽了西斜的太陽。而在這空前浩劫的陰森的烟雲之前，轟嶼的四行倉庫，倔強地站着。她那第二三層的窗洞里堆着沙包，戰士們的鋼盔隱約可覩，巖然伏在沙包的後邊，在警戒，在沉着地找尋目標。

機關鎗的聲音時斷時續。太陽牌的飛機在空中盤旋，好像是尋覓歇腳地點的黑老鴉。四行倉庫屋頂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煙雲中威武地飄動着。

天色漸漸黑下去了。鎗聲更加緊密起來。還夾着大砲的隆隆震響。這是滬西區的劇烈的夜戰又將開始了。但是八百孤軍的奮鬥吸引了人們的目光，滬西的攻守戰的情形，被擱在第二位，要不是從滬西各鄉逃來的難民塞滿了每一條大街，人們幾乎不感到滬西戰線的情形也是刻刻地轉到嚴重了。

被這英勇的顯赫的行動燃起了樂觀的青年男女們——特別是一些爲國勤勞了兩個多月的小姐們，不知從那里聽了來的消息，說是我們的大軍已在反攻，羅店又已克復，因此包抄了敵人的後路，而四行倉庫就好比是凡爾登。小姐們是從電影上認識過什麼凡爾登的——雖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這一羣熱情的人們中間，也就有潘雪莉小姐。她逢人就傳佈這「好消息」，並且像軍事專家似的發議論。她在何公館里把何家琪小姐從床上喚了起來，告訴這「好消息」，挽住了何小姐的一隻手，笑着說道：「你不去看看，多少人送了麵包，大餅，都停在蘇州河北岸。瞧着有機會就過河去，送給四行裏的孤軍。他們軍火是充足的，就短了吃的喝的——其實四行倉庫裏有的是米，可是他們那裏有工夫燒飯呢？他們要打仗。琪妹，你出去走走，心里一高興，你這點小病也就好了。老是悶在房里，不是生意經。」

何小姐的大眼睛也閃起了喜悅的光芒，但是她對於潘小姐的「好消息」却不能完全置信。

「剛才我遠和大哥他們辯論呢，」何小姐急口地說，「我覺得四行里的孤軍應當堅持到底，能夠守多久就多久——因爲這是反攻開北的一個據點呀，然而大哥他們說不是！」

「噢？那麼——」潘小姐把嘴唇一撮，頓住了；她打算找出一點什麼理由來駁難何小姐的哥哥們的意見，然而一時想不起來，遲疑了一下，便轉口問道：「爲什麼？」他們說不是我不懂。」

「他們的話，也許是不错的：他們說，整個閩北都不得不放棄了，單單死守這四行倉庫一角，有什麼用？而且，四行倉庫里的一團人本來的任務是掩護退却，並不是要佔住了這一角和敵人死拼；現在任務已經完結了，何必再死守……」

「哦！我明白了。」潘小姐打斷了何小姐的話。「祥哥他們是不贊成死守上海的，是不是？這倒和我爸爸是同志了；一開戰後，他老人家老是皺着眉頭說：上海是一個商場，那裏可以拿來作戰場，不過，他老人家根本就不贊成開戰，不用說他；可是祥哥他們呢，不是老早就主戰的麼？」

「自然是主戰的。不過現在他們覺得不應該在上海一地把我們軍隊的主力都拚完罷了。」

「那麼，這是上了外國人的當。聽說上海的外國報上，早就評批我們在上海打得太久了，他們是恐怕打壞了租界。現在他們又要做中間人，勸孤軍撤退，也恐怕流彈飛到租界裏呀！我們中國人却一定要打個明白。」

潘小姐這樣嚴正的態度，並不是常常有的，至少在何小姐眼中是陌生的，她感得有點驚異，她笑了一笑說：「你的話是不錯的。——可是雪莉，爲什麼你今天對於租界的反感那麼大起來了？平常你不是……」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潘小姐搶着說，「不過，我覺得我們不能再退；你想，兩個多月來，上海人捐了多少

錢，多少東西，出了多少力，結果還是逃走，想起來真不舒服。今天醫院里的黃主任對我說，所有的傷兵醫院都要結束了。我聽了這話，好半天難受。琪妹，你想，我們幹得好好的，怪有勁的，現在什麼都得撈下了。這——真是！我就不明白，難道長期抗戰就只有三個月麼？琪妹，今天早上，我心里老是有一股特別的味兒，我說不出來，可是我記得十一年前，爸爸做生日，那一年我從老家裏剛出來——那兩天真熱鬧，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小孩子有十多個，玩得怪有勁的，可是一過了正日，燈綵都除却了，客人也走光了。小伴們也散了，那時我真難受。今天早上，我就又有了一種酸酸一股難受的味兒。」

潘小姐制不住激越的情緒似地歎了一口氣，懶懶地將她那剛剛竄燙過的頭，靠在何小姐的肩上，又加了一句：「上海要是變成了孤島，多麼悶呀！」

「那一定是夠悶的。」何小姐也應了一句，迴眸朝潘小姐看了有三五秒鐘，自言自語地又說道：「其實現在，也何嘗不悶，這要看各人的見解如何……哦，雪莉，你這幾天瞧見了桂卿沒有？怪得很，他有好多天不到我這裏來了。」

潘小姐搖搖頭，神情之間表示了她對於桂卿的什麼說不了然，也沒有興趣。她側着頭，手托着腮，似乎想起了什麼事。

重炮的吼聲這時更加響了，而且聽去是一聲近一聲。

潘小姐巽然急叫道：「呵，你聽——我彷彿聽得窗上的玻璃都有點震響呢！」她走到窗前望了一下，便喫驚地喊道：「你看那邊，半個天都紅了！這是那兒呢？一定是我們軍隊反攻。不是那砲聲越來越近麼？」

「也不一定。恐怕還是滬西來的呢，是那邊喫緊。」

「不是，不是！」潘小姐興奮得聲音也異樣了，「這窗是朝那一方的？不過，你在屋子裏聽，那裏聽得準。我去打聽去。我相信這是我們反攻！」

一邊說，潘小姐抓起何小姐的手來擰了一下，就快步走了。

「琪妹！」潘小姐在門邊又回頭叫着，「你也出去——我不懂，爲什麼你這樣打不起精神！」

何小姐微笑搖着頭，只揮手作了個送別的姿勢。

他走到窗前，惘然望了一會兒那黑烟紅焰愈擴愈大的夜空，然後從窗側的一個門出去，到了洋台上，她依稀看見潘小姐的身形從下邊那院子裏走過，有一個人送她，也許就是何夫人，似乎還看見潘小姐仰頭朝她這邊望了一下。

「嗯，雪莉是覺得上海成了孤島之後這才苦悶麼？」何小姐在心裏說，「可是，她究竟比她的哥哥好得多……反攻自然，我也希望四行的孤軍能夠掙下去。西班牙戰爭中，不是有一隊政府軍守在什麼堡裏兩個多月麼？」

她忽然笑了這一個關於西班牙戰事的珍聞像靈感一般突然降下，太可貴了，她非要去找到她哥哥們提出來不可。她反身進房，便又下樓去；她又想：爲什麼今天下午辯論時，她想不到這一個外國的例呢？她覺得下午那一次辯論，她並沒有真正失敗。

潘太太也知道中國兵已經退出關北。她也看見了關北區的冲天的大火。兩個多月來，同樣的冲天大火已經有過多次了，虹口區，浦東區，楊樹浦區，那一次不是把半邊天都燒紅了的麼，然而都不像這一次那樣給了潘太太一個深刻的印象。

「咳咳，真是作孽，作孽！」她反覆唸着幾個字，表示她的不平常的情緒。她唸這幾個字的時候，臉上那兩塊有點下垂的肥肉，還微微顫抖着。

關北的大火之所以特別激動了潘太太，不但因爲關北曾是潘太太住過的地方，（那已經是九年前的事了），所以覺得特別親切，也不但因爲她知道潘先生的公司裏有些地產押款是在關北，而是因爲她也懂得上海的戰事會因關北的放棄而快將終結，如果說她是不希望中國人打勝仗的，那未免不公平，但她也是屬於「既然要打就總該先有打勝的把握」這樣「理論」的一類中的人。

她根本不能了解「上海遲早得放棄，然而不能不打一仗」這一主張，所以當女僕阿金告訴她關北又起

了大火，而且她讓阿金扶着到三層樓的屋頂去看了那大火時，她的心情是頗爲複雜的——這，勉強作個比喻，多少有點近於她打牌的時候明明料到手裏的一張打出去會給人家和脫，然而她還是那樣做了以後的驚愕和追悔。

不過「作孽」二字在潘太太口裏說出來，除了「惋惜」以外，還帶點「何苦來」的意味，不，甚至也還帶着「磨煩的日子終於也過完了」的若釋重負的意思。潘太太的記憶力，不能說是頂好，但她還記得「一二八」那次打仗，也是退出上海後就「和平」了；她相信這一次也不能不是老樣。然而閩北却都燒完了，所以她不能不用「作孽」二字來表示她的不尋常的情緒了。

而且她又想到了市中心區那許多漂亮的建築，大概也變成一堆瓦礫了；她不能忘記最後一次在市中心區看放煙火。

「阿金！潘太太氣息急促地說，「那一次，大小姐和我，不是去看了放煙火麼？什麼煙火不好放，偏偏放了個市政府的煙火。燒了，一下子畢剝畢剝燒完了，可不是現在當真燒完了！」

「哦！太太又記起了那一回的煙火麼？真巧——」

「不是巧！」潘太太立刻糾正了她。但是因爲說急了，氣不順，頓了一會兒，這才又補足了意思道：「那是鬼使神差，先給一個不好的兆頭呵！」

「嗯，可不是麼！」阿金順着說，心裏也在想着那天的煙火。

「太太，」阿金好像發見了什麼，「那天還放了兩條兵船，兩架坦克車呢！真真好比告訴我們一定要打仗！」

「哦！」潘太太點了一下頭，似乎剛才說話太多已經倦了。可是實在有另外一件事纏住了她的注意力。一會兒，她猛然回頭向阿金道：「——好好，好比告訴我們什麼？」却又不等阿金回答，便換了話頭：「大小姐呢？去看看，要是回來了，我有話和她講。」

潘太太正在想起她那幾注被壓住了提不出來的存款。上次人家告訴她，因為打仗，所以不能提：「現在不是仗打完了麼？」她這麼想，覺得應該趕早去提了出來才好。所以她就要和大小姐商量。

雪莉不多一會兒固然來了，但是好像正幹着一件要緊事情遠沒了結，勉強抽身來一下似的人，還沒進門，就叫道：

「媽！什麼事？如果是不大要緊的，回頭再談好麼？」

「進來，我問你，」潘太太氣急地說，「銀行里的……」

「噯喲！」雪莉焦躁地打斷了她母親的話，「那個，明天再說也不遲呵！媽，你不知道我正有事，」她把手揚了一下，手裏是一份報紙，「我着急的要看完這裏一條新聞呀！」

雪莉手裏拿的，是一份英文晚報；當阿金去喚她的時候，她正在仗着字典這武器，艱苦地進攻那報上的第一條新聞——上海戰爭的最新報導。

「哦，你在看外國報麼？」潘太太很體貼地說，「那就等你看完了我再對你說罷。外國報的消息靠得住，你先替我查一查，外國報上有沒有講到銀行裏的……」

可是又在這里，被雪莉打斷了：「不行，不行，一時那里就能看完！還是媽先說給我聽罷。銀行里的什麼？可不要太囉嗦。」

「問問他們，打仗打完了，是不是銀行也照常了？」

「哦！明天我打電話到……可是，媽，那一家銀行？」

「隨便那一家……」

「噯，我曉得了！」雪莉一邊說，一邊早轉過背去，可是又被潘太太喚攔住。潘太太似乎想了一想，這才說：

「別忙，也得把事情的來由聽清楚了呀。上次是因爲打仗，銀行里止付存款，現在仗也打完了，該可以付了吧？——你這樣問就得了。」

「哦，媽又是這件事麼？那就乾脆不用問了。我此刻就可以回答你：不行！」雪莉不耐煩地說，又想走了。

「什麼？不是報上已經登出來了？」

「不是，不過媽，你說打完了仗就可以付，那麼，此刻仗還在打！我們的軍隊正在反攻！」

「那是謠言。關北都讓出了，還不是馬上就講和。」

「媽，你這是從爸爸那裏聽來的罷？不過，關北也還有我們的兵，而且還要奪回關北，你不聽見麼，那多麼響多麼密的大炮聲！」

雪莉說完，不等她母親再開口拉住她，就快步走了。

潘太太瞪大了一雙眼睛，似乎並沒覺得雪莉已經不在，反覆說了同樣一句話：「奪回來麼，不過再多死幾萬人，再多燒掉些房子！」

於是久坐和多說話引起的疲倦，突然湧上來了，潘太太把肥胖得過分的身子一歪，斜斜地擱在長沙發上，懶懶地抬起手來朝阿金做了個手勢。

阿金輕輕地抽着潘太太的胖腿，一下一下正應合着遠遠傳來的大炮聲。

像許多多發尊處優的老爺太太們一樣，潘太太不是沒有耐性的，不過她的耐性也有限度。

兩個多月來，這位馴良的太太忍受着許多的「不便」——爲了國家，而不便之中尤爲「不便」的，是租界的戒嚴令，晚上十一點鐘要淨街，因爲太胖了，潘太太的「衛生顧問」以爲唯一的救濟法是少睡點兒

覺，但是潘太太的「胖」業已到了一靜下來就打磕睡的程度，她不但在影戲院的包廂裏會睡覺，甚至在京戲院裏也能對着那咚咚嚶嚶的鑼鼓睡覺。「衛生顧問」經過了苦心研究以後，這才找得了一個有效的能使潘太太不睡的方法——就是打牌。然而自從有了戒嚴令以後，潘太太這一味「減肥」的丹方，也不能多服了，潘太太的牌友們雖然每晚一二時上床是常事，但是要每晚都打通宵，到底也覺得打膩了。

不多幾天前，雪莉曾經鄭重地對潘太太說：「媽！這一晌，你至少加重了三十磅。」

潘太太是向來諱言「肥」的，但這一次她坦白地承認了，她蹙着眉尖說：「沒有辦法！衛生顧問說我的心……心臟病，見重起來了。可是有什麼辦法？爲的要打東洋人，我受罪了！」

但是潘太太還是忍耐着。人家告訴她，至多打這麼三個月。現在三個月的沉悶日子，到底挨滿了，而且鬧北也退出了，潘太太覺得罪也受夠了，却不料女兒又說事情並沒了結，這就超過了潘太太忍耐的限度。

在怨天尤人，詛咒一切的心緒中，潘太太被阿金的有訓練的「捶拍」漸漸送進了半睡狀態。她恍惚又坐在市中心體育場的特別看台上，靜觀那「市府大廈」忽然輝煌照眼地出現，忽然又沒有了。他彷彿在對四旁的每個人說：「這是兆頭，兆頭呵！」可是忽然她被推了一把，她覺得自己就像一個流星，竄上半空了，她嚇得想叫，可是沒有叫出聲，却睜開了眼……

「太太，老爺來了！」

阿金在用尖俏的聲音叫着。

潘太太看見潘老爺正從門口進來，臉上紅噴噴的。潘太太很艱難地坐了起來，瞪着眼發怔，忽然感到下巴上發冷，用手去摸了一把，才知道是濃濃的一條口涎。可是這當兒，她清醒了，氣促地問她丈夫道：「阿雪說還要打下去，是她胡說吧？」

「恐怕不是胡說。」潘老爺不忙回答，接着，像拳術家「開四門」似的將雙手分向左右托開。——伸了個大大的懶腰，於是右手慢慢地收回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間，夾着一枝肥雪茄，潘老爺朝雪茄看了一眼，却又不吸，可是姿勢很好地將手一揚，喉嚨中響了一下。

早就在注意一切的阿金趕快輕步移到潘老爺跟前，酒開尖尖的手指劃燃了根火柴。

潘老爺吸着了雪茄，翳着嘴，噴出一口烟來，又補足一句道：「還要打！聲音響些了。」

「噢！還要打！潘太太像回聲一般叫起來：『誰要打？』」

「總不是你和我啦！可是既然打開手了，」潘老爺冷笑了一聲，「多打幾天也沒有什麼！」

「啊！你不怕難過麼？打一天要死多少人呢，多少東西會燒掉……」

「哦，好太太，」這潘老爺又乾笑着，「千萬你別操心了。反正發財輪不到你，吃虧也沒有你的事。」

「怎麼我不吃虧？」潘太太叫起屈來了，想洗腳，可是太矮，坐在沙發上也還是兩腳有些懸空的，她只好把

脚跟碰着沙發的邊框。」難道我這不是喫虧麼？存款提不出來……幾次叫你做個手脚，你總是推三揅四，還打官話，這不是……」

「算了，算了，你又是這老調子來了！那也沒有辦法的！」

「可是，你倒鬆噴噴的說，多打幾天也沒什麼！是不是發財會轉到你身上了？」

潘太太異常的興奮起來，也顧不得話說急了會氣促，她一半是替潘老爺不平，因為「發財輪不到」，但一半也是自己發牢騷，因為潘老爺也藉口「國難」要在這大公館裏減起政來了。有人告訴過潘太太：人家是怎樣趁機會發了財的。人家的法門太多了，記憶力不大的潘太太只記得一樁：住在南市的人們打算搬些財產出來，得化一筆「買路錢」，甚至開一輛汽車進去看自己的家有沒有炸掉，也得化兩塊錢，這才有什麼通行證可領到。潘太太歎羨之餘，却也暗暗怪自己的丈夫手段還欠高。這會兒看見丈夫對於自己的「悲哀」不表同情，便忘情地把心中的不滿流露出來了。

「多打幾天沒關係。」潘太太又追擊着，「是不是你也渾水裏撈到魚了？」

潘老爺不回答，只是抽着雪茄，架起了一條腿，很悠閒地搖着。而這，更是激怒了潘太太。她索性背出了一大篇要錢的賬來，連陰歷過年的龐大預算也開上去了。

「那不是還很早麼？」潘老爺輕輕批評了一句。

「也就快啦！先跟你說了，省得臨時又要看你綉眉頭。」

「囉囉——」潘老爺乾笑着。但這是帶幾分得意的笑，是一個人故意裝像逗着別人玩兒那時的笑。

潘太太的攻勢已經用完，而且也頗覺累了，便歪在沙發上，但仍有餘勁地喃喃地詛咒着那「打不完的仗。」

「告訴阿雪，這幾天少出亂跑！」

潘老爺一邊說，一邊站了起來，不等潘太太回答，就走出去了。潘太太也好像不曾聽見，並不理他。

四周靜下來了。潘太太聽得自己的心跳，但她以為是遠遠傳來隆隆的砲聲，而真正的砲聲的却覺得只是馬路上疾馳過的電車或任何車子的聲音。

於是她入於無思慮無感覺的狀態，身子也像一個圓球似的蠕曲在沙發裏，直到一個聲音輕輕叫醒了她。這是阿金，站在潘太太頭旁，臉向下，眼光有點閃爍不定，潘太太知道她有什麼事打聽了來要報告了，便把腦袋動了一下，嘴裏響了聲「哦！」

「太太，剛才老爺笑得古怪呢！」阿金低聲說。

「哦，怎麼？」

「老爺好像是暗笑太太不曉得他的事，給蒙在鼓裏了。」

「嗯！不錯，當真有點古怪！」潘太太鑿然捧起上半身來，阿金趕快扶了她一把。「你還聽見旁的話麼？」

「剛才我到下邊，故意在老爺的汽車夫小三面前說，打什麼仗，兩個多月裏，才只有幾輪牌局，進賬少了，可是聽老爺的白氣，年底額外的賞錢，怕也不能像去年那麼多了，老爺也不順境，打仗害了他。——可是，太太！小三這赤老，也是朝着我傻笑。」

「他一定另外有進賬，」潘太太扁着嘴說，「老爺的應酬並沒少了去呀。」

「不是的呢，太太！」阿金眉飛色舞了。「老爺的應酬並沒少，可是小三的外快也不多；不過，老爺說小三在打仗前把老爺從虹口搬出來，很化了幾個錢，體恤他，中秋節就賞了他二百。」

「哦！老爺從沒說過呢！」

「他們瞞人的，小三這赤老也不肯說，可是被我騙出來了，太太，老爺是發了財了！」

「他做什麼生意？」潘太太一邊問，一邊可又想着人家告訴她的那些生財之道了。

「好像是販買雜貨；袋，蔴繩，米，——開了房間講斤頭，連小三。」

「也沒有看見買貨的是怎樣的人。」

「哦！」潘太太只應了這麼一聲，便不言語了。她隱隱猜到那是怎麼一種買賣。過一會兒，她忽然恨恨地說道：「好，你看他這沒良心的人！他還推說周轉不靈呢！我的存款，一定要他設法了，他就先變出來給我，也不算什

麼一回事呢！——怪不得他說多打幾天也沒什麼！」

潘太太低頭沉思了半響，這才抬起頭來，却見阿金依然那麼滿臉機密似的站在她身旁。潘太太將身子一歪，懶懶地說：

「阿金，前天——前天，我買的那塊料子——嫌花樣太老，我不要了，給了你去做件旗袍吧！」

七八天以後，金山衛失守的消息，震驚了上海市。

這是第二次的「瀏河登陸」呵！這是反覆了六年前的往事呵！——這樣的話喧騰在人們口裏。大上海的不能終保似乎人人都不能不默認。但是滬西區的軍隊還在英勇地苦戰。

日本飛機每天像蜂羣一般嗡嗡地盤旋在滬西區的上空。

海軍重砲的巨彈整天掠過滬西的租界的一角，呼呼地嘶嘶。那一帶房屋的窗上的玻璃時時震顛作響。到了晚上，砲聲和機關鎗的聲音使得人們心房縮緊，以為是夾在兩條火線中，隨時有被燬滅的可能了。

情形最惡劣的一晚，日本飛機大隊整夜出動，扔下了無數噸的炸彈，沉重的爆炸聲震澈滬西全境。

十點鐘以後，何少奶奶把何家琪從三層樓上叫了下來說：

「你還是搬到樓下來睡罷。說不定一個流彈掉在我們屋頂。」

也沒等何小姐答應不答應，何少奶奶便吩咐僕人把小客室變成了臥室。

何家琪任由她母親去佈置，什麼都不管，心事很重地走來走去，一會兒便跑到她父親的書房裏找哥哥家慶去說話。

何先生還沒回家，這幾天，他那廠也暫時停工。因為左近一帶已經有流彈傷了人。但今天到底是什麼事絆住了他，直到此時還沒回來，沒有人知道。何少奶奶因此很不放心。

在何先生的書房裏，何家慶在看着一張地圖——那是說明了華北戰區形勢的一張圖。

何小姐把身子埋在大沙發的一角，默默地似乎在忖量什麼將取的行動，但時時把眼光掠到何家慶那邊，又像是有什麼事太激動了她，時時把頸子暴跳地一挺。一會兒，她又自言自語的說：「三個月——可是三個月太少了，退到第一道防線的時候不是大家都說能夠支持一年麼？然而只有一個多月呵！於是她望了家慶一眼，想到他也是力說能守一年的人，不禁微微笑了一笑。她叫道：「喂，大哥，你說我們從滬西撤退，再守什麼線呢？松江，恐怕保不住了。是不是要在蘇嘉路國防線上？」

「大概總在蘇嘉路罷，」家慶回答，仍舊在看那地圖。

「可是，早上聽得爸爸說，蘇嘉路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防禦工事。」

「這個，我也不清楚。」頭也不回，仍舊在看地圖。

「大哥，你說蘇嘉路這國防線能夠守多久？」

「我那里知道！」何家慶從地圖上抬起頭來了，朝他妹妹瞥了一眼，似乎說：「你太囉嗦。」

「可是我們非知道不可！」何小姐還是堅持。

何家慶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轉身對着他妹妹，將兩手掌褲袋裏一插。

「我覺得前途很渺茫，大哥。」何家琪眼光低垂，翹起一只腳，下意識地伸手去摸了一下。「可是，悲觀自然是不應該的，——不，無所謂悲觀，是麼？我想，我們得有一個計劃，再不能像過去三個月那樣亂忙了一通。」他仰起頭來，輕輕歎了口氣，「上海的戰爭，算是完了，我們算是倒了霉了！」

何家慶並不回答，只把深沉的眼光射在他妹妹臉上。

這似乎使何小姐感到寂寞，她暴躁地將頭一點，站了起來，用很快的音調問道：「大哥，你倒底有沒有什麼計劃？」

「還沒有什麼具體的意見。」還是很冷靜的回答。

「可是，消極方面的，你似乎是的，」何小姐興奮起來了。「你那天不是不贊成仲文他們的到陝北去的主張麼？」

「我也不是無條件不贊成……」

「那麼，你是不是只不贊成密司會去大哥，我說你還是自私！」

「我也並沒有阻止她去呀！何家慶用了鄭重的口氣了。」我不過指出要去的話，也得想一想那邊需要的是怎樣的工作，自己有沒有那種工作條件，不能單憑一時的興致。」

「然而人是活的，什麼都可以練習成功。」何小姐再追擊着，眼睛裏閃着勝利的光芒。

「這個，我也相信，而且我也希望密司會能夠練習成功！」何家慶的口氣又回復了平時的冷靜，但是這冷靜是費了力方才保持了的，所以他的臉色有點變了。

何小姐卻沒有覺察到這一點。她知道她哥哥的脾氣，自制工夫是頗有的，而且看到一件事非他的力量所能挽回時，也頗能達觀。曾小姐當然有她行動的自主權呀，她不是不中用的人。但是何小姐說高興了時，是會忘記了一切應有的檢束的，所以她在覺得戰勝了她大哥的時候，就脫口說道：「可是，大哥，你看，我呢，能不能練習成功？我也決定了要去了！」

話剛出口，何小姐就後悔了；她和她二哥，家祥原是約好不把這「祕密」早給家慶知道的。她臉紅了一下，正打算再用話來彌補，可是家慶已經笑了一聲說：

「很好。你不說，我也猜到八九分了！不過，據我的意見你還是要三思。」

這樣的回答，也是在何小姐意料之中，她趕快想把話頭撇開，但又忍不住問道：「爲什麼要三思？」

「因爲你和密司會不同！」何家慶微笑着說。

「大哥，難道我就不如她？」何小姐大聲發問，覺得她的尊嚴受了損傷。但是何家慶卻沒有說明的機會了，因爲他們的母親却在這時進來了。

「呵，只有你兩個麼？」何少奶奶一進來就這麼驚訝地說。家祥呢，也沒有回來麼？」

「二哥麼——」何小姐迎上她母親，「不是媽叫他去找爸爸了麼？」

「噢！」何少奶奶恍然大悟，笑了笑，「你看，我的記性真不行。這一晚的砲擊把我嚇得心亂了。」說着，她走到書桌邊，朝家慶手裏的地圖望了一眼，又輕輕地問道，「不要緊麼？」對門的陳先生告訴我，那呼呼的聲音，是大砲彈飛過我們的屋頂呢！不要緊麼？」

「大概沒有什麼關係。」何家慶似乎很費了斟酌，這才回答，「照方向講，是不相干的除非……」可是他苦笑了一下，沒有把這句話說完。

「除非——什麼呢？」何少奶奶不放心地追問。

何家慶笑了笑，「除非日本人的砲手算錯了距離，或者，那些砲彈是劣貨，射程不足。」

「哦——」何少奶奶不很痛意似的應了一聲，退到沙發旁邊，就座下了。手托住了下巴，她凝眸望着窗外，的夜空，那是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無邊際的黑暗，近處的樹葉洒下些碎片的燈光，遠遠的天邊却被開北

的大火映成紫色。

砲聲和炸彈聲稍稍疏下來的極短時間內，聽得見樹葉的蘇蘇的絮語。那時候，從樹葉間篩下來的燈光便霍霍的閃爍起來。

何少奶奶輕輕唱了一聲，回頭望着身邊的家琪，忽然想起來了似的問道：「阿琪，當真有什麼急用，一下子要這許多錢？」

「噢？」正在想着什麼的何小姐似乎沒有聽清，可是隨即她也省悟到了，她的臉上略略紅了一下，却用了淘氣的口吻答道：「啊，媽！你說我一下子要了這許多，可是我一個錢也沒到手呢！當真，媽，幾時可以給我。」

「回頭你問你爸爸罷。不過，你到底是什麼用場？你不是說至少得五百塊麼？你不說明了用場——」

「媽，那麼我說明了你就給麼？」何小姐挺進逼緊一句，却又偷偷地朝她的大哥使了個眼色。何家慶這時把兩手交叉着抱在胸前，望着她們在微笑。

「說出來，斟酌情形，也許可以給。」何少奶奶帶點敷衍的意味回答，但又鄭重轉地道：「不過，你要的數目是大了一點，——此刻是國難期間呀。」

「那就對了。正因為是國難我才要這筆錢。」

「哦！不是捐款，你爸爸已經捐過了……」

「也可以說是捐款。」何小姐搶着說，「不過我是幫助一個朋友的。」于是笑了一聲，何小姐的眼光向家慶那邊一溜，聲音提高了些。「媽，你問大哥，他也知道。——大哥，可不是麼？就是密司曾的同學，一個女的，幹救護工作很努力的，可是她病了，醫藥費就是二百元，可是他沒有錢！媽，這個人太好了，可是太可憐！」

何小姐的聲音也有點異樣了。她把自己所創造的故事激起真實的感情來了。好像真有那麼一個太好又太可憐的女朋友似的，她繼續描寫她如何積勞，又如何得病，并且現在又是如何窘迫，——她創造出來一個完全全的故事來了。

「哦！要是當真，是應該幫忙的。」何少奶奶很受了感動似的回答，同時看着沉默着的何家慶，似乎問，「你也認識那位小姐罷？」

何家慶微笑地點着頭。

「媽。」何小姐嬌態地伸出手來，那麼「就給我錢。」

「那里面有這麼容易！」何少奶奶笑了笑，「我手頭也沒有這許多。回頭再說。」

「那麼，明天，後天？」

「好罷，明天，後天。」何少奶奶隨口答着，又惘然望着窗外。

這時蕭蕭的雨聲緊一陣慢一陣的從外邊送來。似乎也起了風了。窗外的樹枝忽高忽低簸蕩着，這風聲和

雨聲暫時將遠處的重砲聲掩蓋了下去了。

「怎麼還不回來，他們父子倆……」

何少奶奶自言自語地說，站起來走了一步，似乎想出去，但又下意識地走到窗前站住了，將額角貼在冷的玻璃窗上。

忽然她轉身來，叫道：「來了，一定是他們來了！」於是急步跑了出去。家琪和家慶跟着也出去，家慶輕輕地對他的妹妹說：「可是，五百元怕不能夠罷？」何家琪笑了笑，不回答。

在大客廳里，他們看見了父親和二哥家祥。何先生似乎很疲乏，靠在沙發里，抽着雪茄，臉色很陰沉，「最後的息消，已經退守南市了！」何家祥興奮地說。

何小姐吃了一驚，睜大了眼睛，不很相信。

「退守滬西，已經只是掩護大軍退卻而已，不能久守，是當然的！」何家祥又加以說明。

「上海是完了！」何先生嘆了口氣說，「八十多天的血戰，二十萬人的生命，數十萬萬的財產！不過也出乎敵人意料之外！」

何小姐焦躁地繞着一個圓桌走，忽然想起來了似的跑到收音機面前，開了電門，一面對家祥他們說，「這是那里得來的消息？」

可是收音機代替家祥他們作了回答。一個耳熱的沙啞的聲音正在沈痛地報告上海市公安局長將要死守南市的宣言。

「南市是不能久守的！」何先生苦笑地說。

三之二 獻給你光榮的市花

隔夜南市的大火尚未熄滅，在黃浦灘往南望，只見厚重的煙雲壓在那邊的上空。重炮聲漸漸靜了，成羣的日本飛機却在南市和浦東的天空往返飛翔。時而來一個俯衝，接着就有連續的轟轟兩響。

這天是星期四。陽光黯淡，金風蕭瑟。人們的臉上大都罩上一層悲憤的濃霜。幾家店舖的收音機，反覆播送着「義勇軍進行曲」。沒有戰事的消息。大上海已經開始和廣大的中國內地隔絕了——已經開始成爲「孤島」。

這天從早晨起，兩租界的主要馬路上出現了無數年青活潑的女郎，兩人一隊，向行人兜售一種美麗的紙花。

這是「上海市婦女界救亡協會」爲了慰勞受傷將士和救濟饑寒交迫的三十多萬難民而全體出動賣花籌款的日子。

在南京路和四川路的轉角，陸和通兩手插在馬褲呢的大衣袋內，大衣沒有扣上，他的兩手又微微向外張，

這使得他的身形更見擴大，他挺出了胸脯，快步朝西去，眼光定定的，似乎有重大的事情在心上。然而兩個女郎當前攔住了他。

兩個都是穿的藍色陰丹士林布的旗袍，一個是淡藍，一個深些，兩個都有白竹布的闊帶子斜斜圍在胸前。

——獻給你光榮的市花。

陸和通看着那白色長條胸帶上的一行字，就繙着眉頭苦笑了一下。他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然而那位淺藍色的女郎已經將一塊心形的紙牌呈在和通的眼前了，紙牌上插滿了小巧美術的紙花——是市花，花帶上有一根小小的粉紅色飄帶，也有一行字：「獻給你光榮的市花。」

於是陸和通像觸了電似的渾身打了個寒戰。他釘住了那心形的紙牌看着，異常複雜的感念都湧上他腦子裏來了——「哦，市花！可是上海市已經淪陷了！這不是……」他覺得已經有一朵市花由那女郎的尖尖的手指拈起來給插在他的襟頭了，同時，那另一位穿深藍色的女郎却走上一步，微笑着捧起一個竹筒橫在他面前，筒上也有長長的封條，也是一行字。

「啊，是你麼？老五！」陸和通驚訝地叫着，他認出那位女郎來了，三個月前，他還和她嘔過氣，因為她「擺臭架子」。但是越過了血與火的三個月，他在這樣的街頭又遇見了她，這是意外。他忘記了自己從前說過「再理她，不是姓陸」，親熱地問道：「賣花幹麼？」可是不等她回答，陸和通已經看清了那錢筒封條上的一行字：「爲

傷兵難民賣花，請……多給些代價。」

陸和通從錢包裏摸出張鈔票來，也沒看一下數目，就塞進了錢筒去，一邊又問道：「怎麼你想起要募捐來了？可惜遲了一點！」

「今天我們舞女協會是全體出發！」拿着心形紙牌那位回答：「你瞧，不是那邊也有一隊在那里勸募麼？」

「哦！」陸和通淡淡一笑，對兩位點點頭，就又大踏步走了。

陸和通心里醞釀着一個計畫，是一個多月前他把留作自己「撤退」之用的那輛好卡車也報效了出去的時候，就已經有了萌芽的，可是現在，這未成形的計畫時時苦惱他的心靈，他覺得他好像欠了一筆債，非把他這清精神上是不會安甯的了。然而他認真地來思索時，又覺得他自己原來並無什麼具體的「計畫」，他所有的只是一個模糊的觀念——一種對於某種行動的嚮往。

「我一定得找幾個人來和他們商量，向他們請教。」昨晚他他被砲聲所擾不能入睡的當兒，他這樣對自己說，並且他又想起了何家慶，他相信他所要請教的人們，可以從家慶的介紹而找到。

現在他是要到約好了何家慶在那里會面的一家點心舖去了。

半小時以後，陸和通和何家慶從點心舖出來，陸和通滿面興奮地說：「那麼，到晚上再見，房間，我去開，就是

大東也好。我再打電話告訴你房間號數。」

「好！晚上再見罷。」何家慶沉靜地回答。兩個人就分手了。

何家慶走到十字路口，便站住了，朝四面張望，似乎決定往那里去好。陸和通告訴他的話，托他的事，還在他心中翻覆，雖然他剛才是一口答應，但此時他又有點遲疑起來了。「他是一時的衝動呢，還是真正的認識清楚了？」——何家慶在心裏自問。可是隨即又給自己解釋道：「無論如何，介紹他談談是不要緊的，也是應該的。」

於是他決定去找他要找來和陸和通談一談的人了。

前面有一男一女被賣花的舞女攔住了，男的將手伸進了衣袋裏去，却伸不出來了。何家慶走上去一看，是

仲文和桂卿。

「啊，家慶！」仲文也看見了，微笑着說：「獻給你光榮的市花！你帶錢麼？」

何家慶也笑了笑，注意地朝仲文和桂卿看了一眼，就舉出一張一元票，取了三朵花。當他將一朵花遞給桂卿的時候，又微笑地說道：「琪妹在那里說，爲什麼你好久不到她那裏去了。」

桂卿似乎一怔，但隨即臉紅起來，別轉頭不回答。

「你要到那里去？」仲文用話來岔開，把那市花拈在指尖上旋着。「沒事的話，就一道走走。」

她固執地不肯相信戰爭就此會遠離上海，她覺得曾經那麼轟轟烈烈了三個月的上海，會又回復到從前那樣的安靜而收閒，而且安靜幽閒得叫人發膩，是不可思議的。所以當這天早上十點光景，當她父親不知由於消息特別靈通呢，抑是由于預感，而滿心輕快地談着「瘋狂」已經過去而老樣子的生活又已回來——那種意義的欣幸的話語時，雲莉是很生氣的。

大概也是爲了這一點刺激，所以當她從家裏出來，遇見第一個賣花的舞女時，她就倒空了她的錢袋，將那個舞女所有的花乃至那插花的心形紙牌都轉移到她手裏。她捧着那插滿了「市花」的心形紙牌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讓過路人用好奇的眼光對她行注目禮，她這才覺得心頭的鬱結漸漸平了下去。

然而當她覺得人們好奇的注目禮也成爲慣常而平凡的時候，她不能不有一種悲哀的預感了。這樣在上海的馬路上舉行的痛快而熱鬧的作爲，恐怕是最後一次了。正像這一次空前的全市舞女動員賣市花，是上海市的「臨去秋波」呀！以後呢，三百萬的市民將怎樣生活，她自然不知道，可是她自己將怎樣，她也感到渺茫。跳舞場，影戲院，跑狗場，這一切，將仍然會有，（她相信，）然而老是這一些，而且只是這一些，多麼叫人發膩呀！

經過了那樣的「大時代」，而且在那樣的「大時代」中也曾經是一個「角色」，（她自己這樣肯定）的潘小姐，是不能甘於再像從前的老樣子生活的了。

她一路無目的地走着，插滿了「市花」的心形紙牌捧在手裏，她這悲哀隨着脚步的加多而加重起來了。

甚至於在轉角有人對她招呼她也沒有覺得。

可是她本能地回頭一望，瞥見了剛才招呼她的少年的側影。她就像發見了什麼似的笑了起來喚道：「啊祥哥麼……」

「以爲你沒有看見我呢！」何家祥站住了，微笑着說，又走近一步。「好像你有要緊的正事罷……不過這許多市花是幹麼的，剛才瞥眼看見，以爲也是賣花的呢。」

話剛出口，何家祥忽然臉紅了一下，他覺得這最後一句是不應該說的。這如果不算是侮辱至少是太親呢，然而對潘小姐太親呢？是何家祥時時刻刻不許自己這樣做的。

幸而潘小姐沒有理會。她只十分委屈似的回答了何家祥上半段的話語：

「你當作我有要緊的正事麼？那兒！現在還有什麼要緊的正事可做麼？我想灰心生氣！」

「自然，沉悶的感覺是大家都有一點，然而也并不是絕對無事可爲。」何家祥很懇切地說。

潘小姐對於這種比較抽象的話，素來感應不敏，而且不生興味，她對何家祥使了個眼色，又把捧着那心形紙牌的手輕輕一招，意思是「你陪我走一會」，於是她就沿着那人行道的轉角轉過灣去，一面很熱心地問道：

「到底打得怎樣了？你要把真消息告訴我。人們都說上海完了，可是我不相信。我們還有幾十萬大軍在那裏呢，難道就乖乖地跑開了麼？我不相信。」

「不是的。退是真退。就因為我們還有幾十萬大軍——不，幾百萬大軍，所以要退。」

「爲什麼？」潘小姐站住了，挨近着何家祥，「我不懂這話是怎麼講的。」

「要在一個比上海更大的戰場上再打下去。」

「啊——」潘小姐負氣似的這麼應了一聲，又往前走，可是走了不多幾步，她又回顧着稍稍落後了的何

家祥說道：

「我不是這樣想的。拿打牌來比方罷：總不能因為自己本錢多，便故意放人家先和幾付大牌去。」

「可是，雪莉，打仗不是打牌。」

「喂！」潘小姐給了何家祥一個白眼，然而嘴角上是帶着巧笑的。「誰又說過不是比方呢！我再問你：打仗的三個月里，我們做了許多事，現在什麼都在收束了，以後怎樣也可想而知。我就是爲此，很不舒服。你說我們只該吃飯睡覺麼？」

「那也不是這麼說的。」何家祥委婉地回答，注意地看着潘小姐的面孔，覺得從來未曾見過潘小姐這樣認真地談到應該做什麼，這給了何家祥深刻的感動，於是他就耐心地解釋給她聽。上海雖然失陷了，然而住在這里的人，還有許多工作，而且大軍雖退走了，遊擊隊却是一定會起來的，上海不會就此無聲無臭的……他這一切的話，潘小姐都靜靜聽着，可是，當何家祥說完了時，他這才發現他這一番話對於潘小姐並沒有什麼影響。

「也許會這樣的罷！」潘小姐嘆着氣說。「恐怕也只能如此。不過，我是無事可做了。算了罷，一天一天的混罷！」

現在他們又走到轉角上了。何家祥說是還有事，就要告別。潘小姐寂寞地笑了一笑，懶懶地舉手揮了一下說：「我也要回家去了。看見的，全像和昨天不同了，叫人生氣！」

潘小姐站在那路角好一會兒，毫無目的地眺望着。天氣是陰沉的，空氣是甯靜的，炮聲沒有，飛機聲也沒有。已經習慣了炮聲和飛機聲而且幾乎成爲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有三個月了麼？但是現在忽然沒有了，潘小姐就覺得生活中少了些什麼。她悵然佇立着吟味這寂寞的感覺。

忽然二三輛英國軍用卡車魚貫駛過。卡車裏的英國兵似乎因爲連天的辛苦而顯感疲乏，蹲在那里，垂着頭，把鎗枝斜靠在頭旁。

潘小姐目送着卡車過去，心里就想起，也許不多幾天，租界上又要忙於撤除沙包鐵絲網了罷！於是幼年時候達到喜慶事情完畢看人家忙於撤除燈彩所引起的寂寞的味兒，又回到潘小姐心上了。她懶懶地移動腳步，轉一個灣，舉起捧着心形紙牌的手招呼一輛停放在馬路對面的人力車。

坐上了車後，她將那插滿了市花的心形紙牌隨便向身邊一放，這才瞥見那些粉紅色的小小飄帶上也印得有字。她再拿起來細看，唸道：「獻給你光榮的市花！」

鈴！

她點了點頭，心裏再唸一遍。「唔！獻給你光榮的市花！可是，只有光榮的市花了！」
她忽然焦燥起來，用高跟鞋的高跟敲着車上的踏腳板，一疊聲叫道，「跑快！跑快！——咳，倒楣，碰到了老

邊天晚報上最引人注目的新聞是，敵人破壞我兩黃浦封鎖線尚未成功！

後記

這一本小書寫于六七年前。

在怎樣的情形之下寫成了這本小書呢，也頗有幾句話可以說一說，八十多天的上海戰爭結束以後，我帶着一顆沉重的心，由上海轉香港到了長沙，然後又到武漢，那時的出版家想到文藝刊物，和我商量，又因武漢方面排印不便，打算把這刊物放在廣州編輯印刷。我那時是到處便爲家，隨便去那里都可以，于是我就到了廣州了。這一刊物便是後來的「文藝陣地」。

那時候，薩空丁兄正在香港籌備「立報」復刊，邀我去編副刊「言林」，並勸我住在香港。我如果担任編「言林」，那自然是非在香港住不可的，而「文藝陣地」是半月刊，香港交通又比今天的重慶市內交通似乎還方便些，一個月去廣州兩次，住這麼三四天旅館，發稿看大樣，換一換空氣，拜訪拜訪朋友，也許對於我的胃病還有好處。這是從自己這方面的打算。另一方面，對於上海時代的「立報」，我素有好感，在上海時，我也是「立報」的讀者，那時空了兄爲「立報」在香港復刊整天忙得透不過氣來，我看了也着實受了感動。雖然自知編

輯日報副刊並無經驗，而況「言林」這副刊在謝六逸兄培植之下，玲瓏多機，輕鬆而又精悍，有它的獨特的風格的，我這「續貂」的工作，自然更覺不易做好，然而，我還是答應了下來。二月下旬，在廣州逗留約一週以後，我就到了香港了。

那時候，香港各報的副刊自有它們那一套「傳統的作風」。說是須有近于「五四」以前上海各報「屁股」的味兒罷，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這麼比方的；然而「南國」的和殖民地文化的特性，使得我們這些初到的外江佬總感到點兒——借用徐志摩的一句話：「濃得化不開。」當然也不可一概而論，但如果說那時香港各報副刊視為足資號召的東西主要是武俠，神怪，色情，大概也不算過份罷。但是立報和「言林」都是不能不保持它們的舊風格的，當時我們也曾考慮到：如何使「言林」既不至于脫離現實，亦不脫離羣衆。揆言之，不做讀者羣衆的尾巴，但亦力戒太主觀。由於抱了這樣的方針，空了兄便鼓勵我寫一個「通俗形式」的長篇。經過短促時間的構思，我便每天寫一些，以應「言林」逐日的需要。這樣一面寫一面就發表。在我還是初次，總弄不慣，天天像有心事未了，又像負了債，不能如那些慣家們似的行所無事，但也居然支持了八個月之久。這結果便是這本小書，在「言林」按日發表時，題名是作「你往哪里跑」的。

對於所謂「通俗的」——或換言之，對於如何寫作一部既能顧及讀者水準而又能提高讀者作品，我那時是這案主張的形式上可以儘量從俗，內容上切不能讓步。然而，陶醉于武俠神怪色情歷有年所的讀者，到底

給以怎樣的內容才能使他們接受呢？這不是簡單的問題。香港滿街是中國人，然而香港不是中國地，香港的中國人是關心者擁護着祖國的抗戰的，然而香港聽不到砲聲，聞不到火藥氣。抗戰的生活對於大多數香港人是生疏的。而我這部小說却不能不寫抗戰，又不能不是遠在上海的戰爭，我沒有把握敢說我這小說或內容能使那時香港的讀者感得親切。至于我的工作是否做好，倒還是次一問題。我得坦白自承：寫到一半時，我已經完全明白，我是寫失敗了。失敗在內容，也在形式。內容失敗在那裏？在于書中只寫了上海戰爭的若干形形色色，而這些又只是一個個畫面似的。整個上缺乏結構；在于書中雖亦提到過若干問題而這些問題，是既未到探入，又且發展得不夠的；最後，在于書中的人物幾乎全是「沒有下落」的。撇開其他原因不談，單是這點，已經足使這一本書不大能為那時的香港讀者所接受了。至于形式方面的失敗，更爲顯著，這裏也不必多說。

最初構思的時候，原也雄心勃勃，打算在我力所能及的廣闊畫面上把一些最典型的人物事體組織進去，而且不以上海戰爭的結束爲收場的。原稿開始有一章「楔子」，講到書中若干人物已在武漢，而「一之一」以下各章則是回敘，這就是我原定的計劃，寫上海戰爭者一半，而寫武漢大會戰前的武漢者亦將佔其一半。但說來慚愧，逐日寫一點，發表一點的辦法我既不慣，而生活經驗之不足又使我在寫作中途愈來愈怯愈煩惱，寫到過半以後，當真有點意興闌珊。這時候，空了兄已離「立報」，遠赴新疆去了，而我自己亦因杜重遠先生之邀約，準備離開香港到新疆去教書。一個人工作做得不好，總願意找點藉口以自解嘲，我便在這藉口之下草草結

何家慶點頭。他打算把自己的「伊命」告訴仲文，兩個人來研究研究。桂卿退後一步，讓他們兩個並肩走。

「仲文，你記得那個陣和通麼？有一次上前線去慰勞，就是借用了他的車子。」何家慶一邊走，一邊說。

「這個人有點特別，是不容易忘記的。」

「剛才他找了我來談，他說他可以組織一些人，幹一些工作！」

「哦！」仲文突然站住了，兩眼炯炯地望住了何家慶的面孔，兩道濃眉的梢尖微微往上挺起。

「還是一面走，一面說罷。」何家慶拉了仲文一把。「可是桂卿呢？」他轉臉看見桂卿在後面，就笑了一笑，

又對仲文說，「陸和通他這人，當真有點特別的……」於是就把陸和通的「決心」以及「要求」都簡略告

訴了仲文。「我已經允許他到關係方面和他談談了，可是仲文，你覺得怎樣？」

「可以爲什麼不可以？我覺得他比朱教授之類好得多了。」

「好罷，那麼，我就去接洽去。」何家慶站住了，和仲文他們揮手作別，然後轉進一條橫路去了。

桂卿現在是和仲文並肩走了，不過還是保守了相當的距離的。仲文低着頭，似乎在尋思。桂卿的眼光却時

時掠到仲文臉上，好像在探索仲文爲什麼沉默。

「可是，你到底決定了走那一條路呢？」終於桂卿輕輕地問了。

「那一條路？」仲文惘然抬起頭來，反問着，但隨即省悟過來，微笑着說道，「看那一條化錢少，就走那一

樣。」

「反正都差不了多少，我想還是早走一天好一些。剛才何家慶的神氣，似乎已經知道了我們要走呢！」

「不要緊。他知道了也不要緊。」

「不是他不贊成你往那邊去麼？」

「不贊成是不贊成，可是他不會去告訴別人的。」

「他也許告訴了他爸爸呢？」

「他不至於。不過我們自然是快走好些。遲了，恐怕路不通。」

「這就好了，我不是早就說過，路費是不用担心的，我還有些——」

桂蘭說着，忽然笑了笑，靠近一點仲文身旁，兩個人在轉角處消失了。

正午時光，馬路上賣花的舞女漸見少去。軍砲聲音也不大聽得見了，消息靈通的人士已經知道龍華日軍，也已沒有中國軍隊，雖則在一二小時以前尚謠傳日軍中伏，警察大隊如何奮勇。

——上海戰爭已經告一結束了。這樣的消息很快地傳播開來。在普遍的悲憤中，也會有些人鬆了口氣，潘雪莉的父親是屬於這一類的，但雪莉呢，是興奮的。

束了這本書，帶着一份底稿，取道安南到了昆明，又從昆明到蘭州，在那裏等候至四十餘日之久。所以還帶着底稿，無非因為雖然寫失敗了，但心中不甘就此丟開，而到底也費過一些心血，總想抽工夫大加刪改。誰又知道以後一直就沒有這一段時間！

到今天，整整的六年是過去了。六年中的變化真是又多又大又快。這一本小書，已成時過境遷，自家久已撇開。然而陳鴻壽先生竟保存了全份的剪報，馳書以出版單行本爲請。像撫摸舊傷疤似的我將全稿再讀一遍，當真是感觸萬端。六七年的時光真是白白地過去了。在個人這方面，也還不會寫出比這像樣些的東西，在國家民族方面呢，這本小書所提到的若干問題至今依然存在未得解決。尤其是前些日子貴陽吃緊，重慶人心惶惶之際，萬里播遷而安居有年的江南人士總不免回憶到上海戰爭那時「民氣」的振奮，有不勝今昔之感。然則這一本寫失敗了的小書倘再貢獻于大後方讀者之前，未始沒有一點意義罷？姑以此自解嘲云爾。

校勘既畢，往事如潮，紛集眼底。我懷念着至今仍然蛰居上海或活躍于地下工作的朋友，也回憶着青年同在香港從事文化運動的新知舊交。然而重遠先生沉寃未白，竟已謝世，空了兄幸尙健在，但亦咫尺天涯。興念及此，悲憤交加。我將以此書之出版紀念重遠先生並祝空了兄之終于能得自由平安。茅盾記。三十四年一月，盧布林廣播，華沙業已光復。

3078